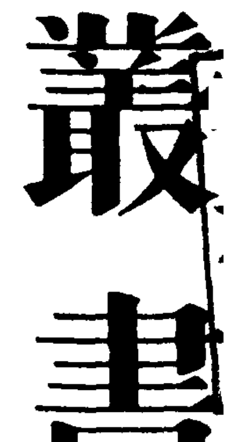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20・



民國叢書

第五編

·20·

社會科學總論類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　馮和法編

中國社會問題之社會學的研究　薩孟武著

現代社會問題評論集　范祥善編

上海書店

現代社會問題評論集

范祥善編

現代新文庫

全十冊定價六元

1. 現代文藝評論集　一冊定價八角
2. 現代哲學評論集　一冊定價九角
3. 現代科學評論集　一冊定價八角
4. 現代社會問題評論集　一冊定價七角
5. 現代政治評論集　一冊定價七角
6. 現代經濟財政評論集　一冊定價七角
7. 現代教育評論集　一冊定價七角
8. 現代外交評論集　一冊定價五角
9. 現代婦女評論集　一冊定價五角
10. 現代藝術評論集　一冊定價九角

編輯者：范祥善
出版者：世界書局
印刷者：世界書局
發行者：世界書局

民國十九年一月出版

編例

一 本書搜集現代名人短篇作品，分類彙輯，計十種，每種一册，即：1.文藝 2.哲學 3.科學 4.社會問題 5.政治 6.財政與經濟 7.教育 8.外交 9.婦女 10.藝術

一 全書材料，完全以最近出版的雜誌報章爲限；學說取其純正，議論求其透闢，以足供專家研究參考爲率。

一 轉載雜誌報章，雖爲法律所許可，但本書在每篇的首尾，更標出作者名銜及某雜誌某報等，以昭公允，而誌謝忱。

一 名人之文，有主張一致的，也有主張相反的；茲爲便於研習及力避編者主觀起見，一併列入，以示公開。

一 書中所選各文，有側重理論的，也有側重方法的；有概說全體的，也有專論

部分的。編者略加整理，把理論的全體的列在前面，方法的部分的列在後面。幷將類似的文題，排在一起，冀便討究。

一　全書對於文言白話，不分界限，一概收入，但標點符號，都取新式，俾便讀者。

一　雜誌報章，往往謬字百出，本書在校對時悉心改正，以期無誤。

目次

何謂社會問題

孫本文

近來國人有一種普通誤解，以為凡講社會問題者便是社會主義，甚或以為講共產主義。著作家著書以宣傳社會主義者，亦輒以社會問題標名。殊不知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並非同物。社會主義是一種改造現代經濟制度之主張或計劃；換言之，社會主義是因社會上發生社會問題而欲從改造經濟制度以解決此種問題之一種主張或計劃。欲實現此種主張或計劃，以期解決社會問題，於是有社會主義運動。故一社會發見社會主義運動，即可以表明社會問題之存在。但決不可謂社會問題便是社會主義。

此種誤解，一由於國人社會科學智識之幼稚，故不知社會問題之眞義。二由於國人素乏科學訓練，對於任何事物，輒抱一不求甚解之態度，故缺乏明瞭之觀念。

然則究竟何謂社會問題？欲明社會問題之眞義，當先明何謂社會。

集多人於一處，能否卽謂之爲社會？社會決非單是多人之集合。聚集亂磚，能成爲磚堆；聚集多人，不能成爲社會。社會不止於個人之機械的集合。社會之主要點，在於各個人間有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與共同生活。共同兩字，包括一切交互作用，便是社會成立之主要原素。

例如：家庭是一個社會。因爲家庭間之各分子——父母、夫婦、子女、兄弟、姊妹——都有交互關係，交互行爲而營共同生活。父母對於子女，子女對於父母，均有極顯明之尊卑關係。至於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便是家庭中之交互行爲。此種交互關係與交互行爲成爲一種共同現象。而在家庭之中，由種種共同關係與共同行爲而爲種種方面之活動，於是全家之人營共同之生活。

又如學校亦是一個社會。因爲學校中之各分子——教職員、學生——均有交互關係與交互行爲。而全校之人，營一種教學相長之共同生活。

他如政黨是一個社會；工會是一個社會；鄉村、都市等等皆是社會。

要之，社會之範圍，雖有大小；但其同具有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與共同生活之要素則一。蓋此等要素，在實際上僅有程度上之差異，初無性質上之區別也。大概一社會之人數少時，則共同之程度深；人數漸多，則共同之程度亦漸淺；但其同爲社會則一也。

所以可說：

凡具有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而營共同生活之一羣人，皆得謂之社會。

但是此種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與共同生活，究竟何由而表現之乎？簡單說：均表現於一個社會中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等。凡一個社會，必具有特性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因之，凡生長於此特種社會之人，皆具有此特性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換言之，凡生長於此特性社會之人，皆具有共同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而凡社會中之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與共同生活，卽由此等共同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而表現之。

此等共同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得統名之曰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之效用，在建立社會上個人行爲之標準。無論何人，皆視社會制度爲行爲之標準。譬如兩客相見，在中國舊俗，以「作揖」爲禮，在歐美以「握手」爲禮。如是，「作揖」爲中土會客之行爲標準，「握手」爲歐美會客之行爲標準。故「作揖」爲中土之制度，「握手」爲歐美之制度；而其同爲社會制度與社會標準則一。

故一切社會制度，皆爲社會標準。社會制度或社會標準，非一成不變：因時而變，因地而變者也。凡在社會制度或社會標準變遷之時，社會上便發生問題。故簡單說：

社會問題，就是社會制度或社會標準變遷時社會上發生之問題。因爲社會制度或社會標準，不時變遷，故社會上不時發生問題。但其變遷之主要原因，則不在社會制度之本身，而在執行此社會制度之一羣人對此制度之態度。

大概一種社會問題，必包含兩種要素，卽：

一、客觀的社會狀況，——社會制度變遷前或變遷時社會上之狀況。

二、主觀的社會態度，——社會制度變遷時，社會上各個人對於社會狀況之態度。

而此二要素中尤以社會態度爲社會問題發生之必要條件。故我人可說：

凡社會上許多人認爲必須調整之任何社會狀況，皆成爲社會問題。換言之，凡社會上許多人對於任何社會制度或標準，認爲必須變革時，則該社會卽發生社會問題。

如是，社會問題之產生，其關鍵全在社會態度。換言之，卽使社會狀況如何不良，社會制度如何不適用，如其社會上多人不注意、不領會、不承認、則社會上亦自無問題。所以可說：

社會問題之有無，全視社會上多人態度爲轉移。

例如：舊式婚姻，在二三十年前，卽使女子如何無智識、不識字、纏足、迷信、不開通等等，在爲丈夫者並不認爲不滿意。換言之，爲丈夫者之態度未變，故不成爲問題。到如今，歐風傳來，情形大變。爲丈夫者對於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娶之婦，爲不自由；故對於舊式女子爲不滿意。舉凡從前不成問題之條件，到現在都成問題。換言之，爲丈夫者對於舊式婚姻之態度既變，故產生此類舊式婚姻問題。

又例如：勞工問題，如工作時間之長，工資之低，待遇之苛等等，在二三十年前，我國各工廠、各作場、各大商店內之工人店夥，常常如此。大家視爲固然，所以並無問題。到如今，情形不同。勞工方面及社會民衆，漸漸注意勞動生活狀況；覺得工作不應太長，工資不應太低，待遇不應太苛等等，於是就成爲社會問題。換言之，從前社會態度未變，所以卽使勞工生活如何貧苦，並不成爲問題。現在社會態度既變，此種狀況便成爲問題。

如是，同是一事，在一時代不成爲社會問題；在他時代便成爲社會問題。以同理推之，同是一事，在一國或一地成爲問題；在他國或他地，不成爲問題。例如：美國有兩大社會問題，卽禁酒與移民是也。而在中國則二者並不成爲問題。

所以單有不良之社會狀況，不能產生社會問題。問題之有無，全視社會上多人對此狀況之態度變遷與否。社會態度未變，則任何社會制度，全社會之人，奉之爲行爲標準而莫敢違背，故不發生問題；社會態度一經變遷，則任何社會制度，卽難保其固有之標準價值；而社會問題，因此發生。

要之，社會問題之成立與否，全視社會多人態度爲轉移。

或謂此所謂多人之態度，就分量言，究以何爲準則乎？最大多數歟？過半數歟？抑僅僅多人而不必半數歟？著者意見，此所謂多人之態度，不必拘定最大多數，過半數，抑不及半數。或者卽係最大多數，過半數，或不及半數，均未可知；其關鍵

在足以代表一社會之主要勢力。此種人之言論態度，常足以引起社會公衆之注意，啓迪社會公衆之蒙昧，轉移社會公衆之態度。此種人常常居先知先覺社會領袖之地位。所以社會問題，常視此種先知先覺勢力圈之態度爲轉移。

大概此種先知先覺的領袖，常居少數或最少數；但亦視社會之大小性質而有不同。大社會如國家，則此輩或係最少數，但小社會如家庭，學術團體等，則此輩或爲大多數，或竟屬全體。

要之，社會態度之變遷常由最少數人開其端，而後由此最少數人之倡導鼓吹，漸漸轉移餘人之態度。從理論方面言，社會態度之變遷，如無他種勢力之阻撓，常由最少數，而少數，而多數，而大多數，而最大多數，而全體。猶之投石水中，其波紋漸漸擴大終至於佈滿水面而後止。但從實際方面言，社會態度之變遷，常不能由直線進行，往往曲折委迂，旅進旅退；至其後則社會態度必於不知不覺間，漸漸轉變。換言之，如無他種勢力之永久阻撓，社會態度轉變之範圍，亦必漸漸擴大。

由科學的眼光觀之，此種態度轉變漸漸擴大之趨勢，乃為自然之結果。由倫理的眼光觀之，則此種趨勢，非常危險；蓋任何人皆得利用之也。賢良者固得利用以改造社會制度以造福於社會；而狡黠者則往往因以破壞善良制度以逞其私謀。此則國家社會之所不可不防制者也。

總括言之，通常社會上對於一種社會制度的態度發生變遷時，則此種制度，卽發生問題。此種態度變遷，常由少數而及於多數；一至社會上最大多數或全體之態度既變，則此社會制度卽失其效用，而將代以新制度；而此社會問題，便從此解決。由是以談，社會問題之發生，完全由於社會態度之變遷。但是社會態度，又何由而發生變遷？

社會態度之變遷，概起於與異種社會制度或文化之接觸。故社會接觸，常為社會變遷之主要原素。

通常在閉關自守之社會，呈一種承平無事之氣象；（換言之，在不與異種文化接

觸，社會上絕無問題之時。實際上此種社會極爲稀有。）則此時社會態度，對於社會制度或文化，常表示滿意服從。一旦與異種社會制度或文化接觸，新制度或新文化漸漸輸入；於是固有之社會態度，因接觸既多，於不知不覺中，漸漸變遷；而新態度由是產生。

但是於此必須注意者，卽新制度或新文化，不必限於由外輸入。有時一種制度積久弊生；社會上先知先覺之優秀分子，能自動發明，創造新制度以改革舊制度。但此種新制度之能否引起社會之注意；或改變社會態度，須視創造者在常時社會上之地位何如以爲斷。加其創造者而出於社會上所謂「德高望重」之輩，則其對於社會之影響極大。否則所謂「人微言輕」，無人能注意及之也。

要之，社會上固有之態度，亦往往因內部之新發明而發生變遷，由是以產生社會問題。但在人類歷史上觀之，社會變遷，大都起於此外界新制度之接觸，此則人類學家言之鑿鑿者也。

總而言之，凡一種社會新態度之發生，必由於二要素交互作用之結果。卽：

一、舊態度——社會上固有對於舊制度之態度。

二、新制度——外界傳來或內部發明之制度。

由此舊態度與新制度之交互作用，乃產出一種新態度。此種新態度與舊制度之交互作用，乃產出一種社會問題。由是而產出一種新運動，因以造成一種新制度。其關係可由下圖表示之：

新制度↙
舊態度↘ ＞新態度
新態度↙
舊制度↘ ＞社會問題→社會運動→新制度

由是以談，無論何種社會態度之變遷，無論何種社會問題之發生，無論何種社會制度之變革，其始皆由與異種制度或文化之接觸。不論社會之大小性質何如，其變遷之歷程大率如此。

但是，就社會問題而言，其發生之樞紐，還在社會態度之是否變遷。我人固知社會態度之變遷，是由於與新制度之接觸。但反言之，社會接觸，不一定能改變社會態度。譬如中西文化之接觸，爲日已久。我國近年社會制度之變遷，固大率由於歐化輸入之故。但何以歐美各國未嘗因與我國文化接觸而發生變遷。又如非洲黑人之在美國者幾已完全爲美國文化所同化；但在美國人民方面，則未嘗與黑人接觸，而發生何種變遷。

由是言之，社會態度之變遷，固由於異種制度接觸；但社會問題成立與否，畢竟還視態度之變遷與否以爲斷。故欲解决社會問題，全在轉移社會態度。社會態度若能轉移，則社會標準卽變遷；社會標準旣變，則社會問題卽已解决矣。

例如：當胡適之輩提倡新文學時，不知有多少人出而反對；可見當時之社會態度，贊成舊文學反對新文學。但到如今，社會上對於文學之態度已轉移，多數人贊助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到此，可謂社會標準已變遷，而此問題亦已解决矣。

又如女子纏足之風俗，在從前卽智識階級之人，多視纏足爲女子美觀要素之一。擇娶者以此爲選擇標準；可見纏足爲當時社會標準。而其時社會態度對於此纏足風俗極端贊成。但自與歐化接觸後，知纏足之種種弊害；提倡放足，鼓勵天足；到如今，社會態度已變，少年擇配不但不以纏足爲美觀要素，而且視爲唯一之反對條件。到此，社會態度已轉移，社會標準亦變遷，可說此問題已解决矣。於此，可見社會制度之變遷，全視對此制度之社會態度爲轉移。所以欲解决社會問題卽在轉移社會態度。

轉移社會態度之途徑有三：（一）教育，（二）宣傳，（三）立法。教育爲人羣根本之改革；宣傳所以啓牖民衆；立法所以範圍民行。而此三者尤賴有領袖人才與緻密組織以執行而實現之也。（東方雜誌）

一種社會觀

郭大力

社會的本質只是慾的衝動，社會的形式只是慾的表現。怎樣是一個好社會，就看社會形式是否適應於社會的本質，換句話說，就看慾的表現是否與慾的衝動一致。

本文的上篇，便只要答覆三個問題：

(一)什麼是社會的本質；

(二)什麼是社會的形式；

(三)什麼是好社會。

一切動物與人類的世界，只是一個慾的世界，一切動物與人類的問題，只是一個慾的問題。因此，我們對於這個『慾』應該怎樣地做一個詳細的分析。

『慾！』宗教家聽了發起抖來了，一切當權的紳士們，趕快拿了法律來制裁，啊，一般正人君子們聽了都掩耳疾走。

等他們都跑乾盡了以後，我才走上前去拿到這個『慾』來考察一下！，啊，原來便是人類理性以上的理性，啊，原來就是人類神性以上的神性。

從人類一直數到蛆，從凡人一直數到聖人，等我們歸到研究室的時候，剩在我們腦子裏面的只是一個『慾』字。

『慾』是一切人類與動物活動的基礎。你的心臟爲什麼總那樣不停的跳着，你的血液爲什麼總那樣不停的流着，你的肺葉爲什麼總那樣不停的呼吸着。一個字，『慾』就是了。你的四肢動久了以後，便要靜，靜久了以後，又要動；你的耳目用多了，你會覺得厭倦，總那樣地閒着，又會覺得無聊。爲什麼？『慾』的神通。

慾卽是生，無慾卽是死。慾的衝動便是生的衝動。生的衝動便是社會的由來，便是社會的本質。

慾有兩種：一種是基本慾，卽食慾性慾；一種是輔助慾，如好名、愛美等。何謂基本慾？是人類以及一切動物的自然慾望，且爲一切人類以及一切動物生活的目的

。何謂輔助慾？是人類以及少數動物習得的慾望，用以輔助人類及動物，做滿足基本慾的一種工具。

性慾食慾普遍於一切動物與人類。此二種慾望實爲生活的本質，我們，縱管你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你縱離不開這二者的圈套，你可以不做任何人任何事物的奴隸，但是你可不能不做這二者的奴隸。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主人，但是做你的主人的，便是你的性慾與食慾。

但是你要反駁我了，你第一個抗議，便是人類可以節慾和禁慾。第二個抗議，是人類的活動是多方面的。第三個抗議是人類的理想總是超於慾望之上的。

那是很顯然的，你相信理性，你以爲理性可以裁制慾望，至少亦可以指導慾望。我却說，指導你的理性的便是你的慾望，啊，錯了；滿足慾望是你的目的，運用理性是你的手段。

理性是慾望的一個屬性，（或者不如說是滿足慾望的一種工具。）理性顯然是後

天的，因爲人類的慾望，每每有一種衝突的趨勢，所以一個人長大以後，理性才慢慢地發展，用以帮助慾望如何可以得到最大的滿足。如果我們可以說一個比方，那嗎，慾望像是總司令，理性便只是個參謀長。至若禁慾節慾的問題，下面再討論罷。

你還相信人類的活動是多方面的嗎？他以爲人會吃麵包，又會吃米飯，又會吃牛肉嗎？你以爲人會結婚，又會戀愛，又會嫖娼妓，又會同性愛嗎：『不，』你會反對我說：『人類的確是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家庭的、藝術的等等各方面的動物。』啊啊，是了，我再替你加上兩句：『人類的食慾便只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人類的性慾便只是家庭活動的一部分。』你的意思是這樣嗎？那我可以答覆他：『所有一切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家庭的、藝術的活動便都是慾的表現。』這個問題，我們亦留在下面討論吧。

『一個人始終離不開性慾與食慾的圈套，爲什麼人的理想便又往往超於慾望滿足

之上呢？』老實說吧，你是中了一般哲學家科學家什麼什麼家的毒了。一切人類的空想，我們可以把來分作兩大類：一類是弱者用以欺騙自己的；一種是強者用以欺騙人家的。一種是太膽怯了，一種是『太聰明』了，我奉勸你們不要做一個膽怯的人，大家聯合起來打倒那種『太聰明』的階級吧。

因此，我又常常想；現在的學者往往可以分做兩大派：一派雖則表同情於弱者，但是他只說了許多鬼話來安慰他們；一派是強者的走狗，他的唯一的職務，便是造出許多假話來欺騙平民。

我對於那班學者是抱着反對的態度的。我願意和一般人類住在這個地上，足踏實地的過我們人類的生活。上面是我答覆別人的抗議。

『輔助慾』這三個字，怕最難於得到人家的贊同，當着一般心理學家正在說他們的『天賦的』『好名心』『愛美心』什麼心、什麼心的時候，我便拿起一柄大斧頭亂砍了一陣，大聲地喊：『『這種習得的慾望是用以輔助人類滿足性慾與食慾的工具，』

至少一般人會免不了懷疑一障。

最可惜的是現代的植物學動物學人類學都像忽略了一件事體，他們沒有詳細地解釋這種現象，所以我現在要說明這個道理，便不能不多說許多話。

從植物說起吧，我們因爲和植物隔膜得太遠了，所以只能夠觀察一個表面。一顆隱花植物大約都是不分雌雄的，正因爲他不分雌雄，所以不必開花。一顆有雌雄性分別的植物，便不得不開放美麗香艶的花了。這正因爲牠們要求性的滿足，才有美麗的花。再看吧，一顆樹在春天正需要滋養料的時候，便不得不長出青青的葉，一到冬季，他們都「冬眠」了，於是落葉紛飛，剩在樹上的只是幾枝嶙峋的樹幹，這正因爲他們要求食，才有美麗的樹葉。

說到動物，便有趣味得多了。一隻雄的孔雀，在向一個雌孔雀求愛之前，定然會整整他的美麗的羽毛。一隻雌犬在一個『性衝動期』間，便自然而然地會發出一種勾引雄犬的香液。你再可以看到一種現象，當着一隻雌動物，將近生育及生育以後

的最近一個時期，身上的毛總是看了就嚇人，爲什麽呢，這顯然是表示拒絕雄動物的性的要求，不過她們不能夠像人會說話，才不得不裝出難看的樣子來表示吧了。

上面說的是關於性慾的。我們再看看動物的食慾。一頭耕田的牛總是難看的，因爲他吃飯是靠了他的力。一頭睡在欄裏的猪總是難看的，因爲他吃飯是靠的他的肉。一頭家狗便不是這樣的難看了，他見着主人就會伸一伸腰，尾巴搖一搖地覺得可愛。同時，一隻野狗見着了你，也許會咬你幾口。爲什麽呢，就因爲家狗是靠着主人的憐愛吃飯，野狗吃飯却靠着自己的力氣。這樣的現象非常的多，只要你留心看。

最後，我們講到人類了。我們亦從性慾講起。

你以爲愛美好名是人的天性嗎？啊啊，我請你留心一種事體。爲什麽青年總喜歡裝飾，老人大多數總不喜歡裝飾呢？我還問你，我們和一個同性的朋友在一塊時，做起事來，總好像有一種義務的觀念在那裏迫逼我們，但是和一個異性的朋友在一

塊，便事事都勇敢，事事都要顯出自己的能幹，這又是爲什麼呢？我請你注意一件事：一個人正在尋求愛侶的時候，他的美的裝飾是爲自己的愛侶的，但是一天他們正式結婚了，他們出門的裝飾，却就爲的社會了。因爲前者尙在尋求中，後者却已經求得了。前者還需要愛美心的幫助，後者便不需要了。

一個人的性慾衝動一經衰頹了，他的生命力便亦會跟着衰頹。所以一個戀愛的人是不老的，就因爲他的性慾衝動是沒有停止的。老人之所以爲老人，怕還不是因爲性慾衰頹的原故。

我更可以舉幾個實例。我有一位朋友，他顯然是個很聰明的青年。他在中學時的成績總在最優等以上，正課以外，還主編一個學校旬刊。所以他在這個學校裏，便成了全校的模範生，他的聲名亦漸漸地大起來了。後來他考入了大學，成績便常常落後，並且一切課外的活動都停止了。當時，我們都不解這個原故。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在中學畢業時已經和一個戀愛的女子訂婚了，並且同到了上海來過他們同居的

生活。

還有一個朋友，便是一個女子了。他本來是一點亦不講究裝飾的，後來因爲認識了一個男友，便亦學着時髦的女學生一樣地紅紅綠綠起來。

看看舊家庭的情形。正房太太大都是很樸素的，但是姨太太便不得不裝飾了。爲什麼呢，因爲前者是有法律輿論保障她們的愛情；後者的愛情便全靠自己的姿色來做一個保障。

上面的例子是證明一切愛美心好名心都是爲的性慾的滿足。其次我們再論到食慾。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人總是食慾的奴隸。我們折穿人類的西洋鏡，我們才看得見人類的本色。什麼什麼，聽是好聽得很，但是老實說一句吧，他們爲的還不是一張口。爲的一張口！

這本不是善惡的問題。人類本色是怎樣便是怎樣，本不容許我們加上一點或者減

少一點。實則呢，現代的我們，正需要一種『爲了一張口』的新哲學呢！

一個娼妓般的女子，大都是很長於媚人的，因爲她吃飯便靠了這種媚人的手段。但是在我出世的那個鄉間，女子做的工作，也許竟比一般男子更多，所以她們就使得不着丈夫的寵愛，也還能夠在家庭中佔得很重要的地位。一個舞女如果不願意和男子偎抱着跳舞，那她是會沒有飯吃的，但是一個討飯的女郎，假使你無原無故地要抱她，一定會遭她的白眼，因爲她所要的只是你丟一個銅板到她的討飯籮裏。如果你說前者是富有藝術美的，後者却天然生就一副醜像，不要給人家聽了笑脫牙齒嗎？

的確的，人類便是這樣。不是爲了食，便是爲了性。至若其他的慾望，如好名愛美等等，便都是輔助我們滿足食慾性慾的手段。好了，爲了討論一個輔助慾的問題，便耽擱了不少的工夫。還是趕快拉住了馬韁，言歸正傳吧！

一個人爲了要滿足他的性慾與食慾起見，便不得不學習許多這麼樣的輔助的慾望

。好名是，愛美是，好羣也是。

如果一個人的慾望，要得到最大的滿足，他至少都要聯合幾個同利害的朋友。因爲有了這種必要的原故，一個人才學習到了一種好羣的慾望。這種好羣的慾望便是一種輔助慾，便是一種輔助人類（甚至於少數動物）滿足性慾食慾的工具。

社會便從這裏出來了，因爲人類有了好羣的慾望。因此，社會便亦是一種幫助人類滿足性慾食慾的工具。而社會的本質，便是食慾與性慾的衝動。

克魯泡特金說得好：『衝突就是生活。』我加上一句罷：『生活就是慾望。』慾望的確是互相衝突的，這種慾望和那種慾望衝突，這個人的慾望和那個人的慾望衝突。爲了調和這種慾望和那種慾望間的衝突，我們才有好名慾愛美慾等等；爲了調和這個人和那個人間慾望的衝突，我們才有好羣慾、互助慾同情慾等等。

一個人有了好羣慾，他便自然而然地會趨向於大家的團結，後來因爲人類團結果

然能夠輔助我們滿足性慾與食慾，所以就漸漸成了一種習慣，社會才由遊移的狀態漸漸變爲明確的形式。

好，現在我們討論社會的形式了。

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應該先講講社會形式與社會制態的異點和關係。

我所說的社會形式和社會制度，顯然是兩項東西。社會形式是人類慾望的表現，社會制度是社會公認的一種活動。政治是一種社會形式，封建國家、無政府是一種制度；經濟是一種社會形式，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制度；宗教是一種社會形式，教會、祭祀是一種制度；教育是一種社會形式，科舉學校是一種制度。制度是在某一時期某一地方全社會的活動，恰好成了一種平衡的狀態，於是全社會的人便公認這是一種合理的，或者合法的活動，這種活動便是我們的制度。

從上面這段話，我們知道，社會形式是慾的表現，社會制度乃是全社會所公認的一種活動。換句話說，社會形式是慾的表現，制度却是一種大家公認的表現法而已

。但是，一般觀念的錯誤，便亦在這個地方開始。

當然喲，社會形式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在這一時間這一地方，社會各個人的活動成了平衡的狀態，所以在這時候，在這地方，社會形式與社會制度便全然是一致的。但是時間改變了，地方改變了，各個人活動的平衡狀態亦便改變了。於是舊平衡狀態破壞了換上一種新平衡狀態。於是舊制度便不得不和社會形式發生了一種歧異，甚至於衝突。

人們對付這種現象，是有三條可能的路。第一、是保守派，反對新制度的發生；第二、是革命派，贊助新制度的發生；第三、是改良派，換言之，即折衷派或調和派。保守派是全然阻抗社會進步的；改良派亦足以延遲社會進步的速度；我是贊助革命派的，因爲我認清楚了社會形式與社會制度的關係，他們沒有認清楚，所以便會落到錯誤的觀念上。

保守派最大的錯誤，在於認社會形式便是社會制度。不知道宗教是一事，教會又

是一事；政治是一事，國家又是一事。他們把教會看作是宗教，所以他們以爲打倒教會，便是廢除宗教；他們把國家看作是政治，所以他們以爲廢除國家便是推翻政治。這是保守派的謬點。

改良派顯然是一種制度，將近瓦解時一種可悲可痛的呼聲。一個社會內的改良派愈多，則此種呼聲愈延長。此種呼聲的延長，便是社會進步的延期了。此種改良派在兩種制度的交卸期中，差不多是種極平常的現象。

一種制度已經失去了平衡，必定有一種新平衡的狀態來代替。所以我們是跟着這種趨勢走，我們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革命。現在各國大革命的慘狀是誰造出的，便是那保守派改良派的阻撓所激成。革命家是一個跟着趨勢走的平常人，如果社會上沒有保守派與改良派，革命家便是我們在馬路上、公園裏逢得着的兩手兩足穿了衣裳的極平常的動物。

現在我們再回到我們的本題。

我說人類一切活動都是慾的表現，你總使不駡我糊塗，怕亦不能夠贊成我的意見吧。當着一般正人君子們正在講究怎樣怎樣節慾甚至於禁慾，我偏偏不識時務，要抬起一個「慾」字來做一切活動的注解，不是『獃子』亦至少是一個『怪物。』

但是人類本來是這樣，我又有什麼方法避免了不說呢？人類本來就只有這兩種天生的慾望，——食慾與性慾，我又怎樣可以故意說謊呢？因此，我情願給人家駡，我不情願說謊。

我們現在就拿幾種很普通的社會形式來說明我的意見。不過我要申明一句晌，下面舉的只是幾個例子。

經濟與家庭是比較容易明瞭的。因爲經濟活動之出於食慾，家庭活動之出於性慾，只要稍爲有點頭腦的人，便能夠懂得的。不過裏面亦有幾個問題：第一、吃飯只是經濟活動的一種，其他衣住等等甚至於各種消費生產交易和分配的經濟現象到底從什麼地方來呢？第二、性生活只是家庭的一面，此外還有父子兄弟姊妹等等生活

，到底怎樣解釋呢？這兩個問題我們亦留在後面解釋。

現在我擬拿政治教育和宗敎藝術四種社會形式做例子，說明我的意見。

在說明這三種社會形式之前，我們還要留意一點，就是慾的表現，大約可以分做三種：第一、是直接的表現，如吃飯及性的活動是；第二，是準備的表現，如政治教育等等是；第三、是變形的表現，如藝術宗教等是。

第一種的範圍，當然是很狹很狹的，第二種第三種却非常的普遍。第一種我們用不着解釋。第二種第三種却就是我們現在要解釋的。

我們要滿足我們的食慾與性慾，當然是要有相當的準備工作。第一、要求得我們滿足慾望的工具；第二、要防止我們彼此間的衝突。教育是屬於前者；政治便屬於後者。所謂教育，當然不專指學校教育，因爲學校教育只是一種制度，我所說的教育包括一切社會的我們的教育如學校、戲劇書籍等；及一切自己經驗所得的教訓。換句話說，教育是教我們怎樣生活在這個社會，教我們怎樣去滿足我們的慾望。教

我們許多做工的技藝，謀生的方法。如何吃飯？如何經營性的活動？所以教育是一種準備的表現。政治呢，政治是一種使我們彼此互相調和互相適應的準備工作，不然，一盌飯在這裏，許多人都想吃，一個男的或女的在那裏，許多女的和男的都想要，到底怎麼樣辦呢？武力解決是一個辦法，抽籤是一個辦法，推出一個人來判斷也是一個辦法。這都是政治呀。（許多誤解政治的人，以為最後一種才是政治，我可不這麼樣想。在我看到的政治，就是處理人與人間關係的一種活動。）所以我以為政治亦是一種準備的表現。至若經濟上的衣住等等活與家庭內父子姊妹兄弟等等關係，當然亦是屬於這一種的。

我們再討論第三種。我自己覺得非常的有興趣，當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擬拿了藝術和宗教來做例子，我的確很願意詳細地討論一番，但恐怕說得太遠了，反而覺得麻煩。

我說宗教和藝術只是一種慾的表現，定會有許多人咒咀我的無聊。我亦舉不出許

多例子來證明我的主張。因爲慾望已經改換了形式，說出來怕人家都不肯相信吧。

我首先要說的是宗教。神！上帝！但是一到我手裏便只是一個慾字。我現今剛好住在一個寺裏，比較對於佛教是有相當的瞭解的。我不願意說釋迦牟尼佛的頭，是一個生殖器的象徵。但是我却敢說，爲什麼觀世音菩薩在佛教內是一個最通俗的菩薩，還不是爲了在許多菩薩羅漢中，她是唯一的女性。任何宗教都有一種敬禮的儀式，僧徒奏着音樂，口裏唱着贊美歌，對於一個想像中的神，伏在地下儘管地誠求，亦只是性愛的一種變形。基督教一方面不禁僧徒結婚，但是他們仍舊有許多儀式來改變慾的表現的形式。耶穌復活節是不用說了，其他種種儀式亦正多着呢。這正因爲一切宗教的教主，都覺得坦坦白白地把慾望表現出來，要增加人生世界的苦悶與罪惡，所以纔用一種這樣的方法。把慾望改一個頭面來表現。

藝術，啊啊，多麼值到讚美的藝術。我們聽了一曲歌，我們看了一幅畫，可以使我們忘記一切。藝術亦是一種慾的表現，這種說法，當然不是新創的。一首詩，一

篇文，一曲樂歌，一幅圖畫，啊，一切藝術的作品，都是被壓迫的慾望的呼聲，因爲慾望受着各種力量的壓迫，不得施展出來，才變一個藝術的形式來表現。所以一切偉大的藝術作者，生活是沒有幾個不受強烈的壓迫；一切偉大藝術的表現，都是生活苦悶的呼聲。

好，我們不再舉例了，我重複的說一句吧，一切社會的形式，都是慾的表現。我還說一句，一切社會制度都是在某一時間某一空間各種活動的平衡，或者是一個社會內公認的活動。

於是，我們第三個問題又來了。什麼是好社會？

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有四個可能的答案：第一、是禁慾的社會：第二、是節慾的社會；第三、是導慾的社會；第四、是縱慾的社會。

一般人以爲宗教生活是禁慾的，這顯然是一種誤解。我們不能夠消滅慾望，只能夠改變慾望表現的方法。所以禁慾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不要管牠。

節慾，現在便有一個節慾的世界。人家說東方與西方的人生觀是不相同的，我雖則不是哲學家，我可敢說一句：東方與西方的人生觀在這一點却是一致。容許你表現一部分，不容許你表現別一部分，這便是全世界的倫理、法律、風俗、輿論、等等的一個共同點。但是這種社會的好不好，你便可以實際地去觀察一下，在這裏空討論是沒有什麼用處。

導慾，如果我所知道的不錯，大概主張導慾的人，大都贊成慾望的變形的表現。藝術喲，宗教喲，便是他們的寶貝，尤其是前者。你求食嗎，那是應當的，但是吃飯有吃飯的藝術。你求性的滿足嗎，亦是應當的，但是性亦有性的藝術。啊，他們的主張是好的，但是有兩種困難：第一、個人的全部慾望，是否都能完全變形的表現；第二、在個人的食慾與性慾沒有相當的滿足以前，所謂藝術化是否可能。這兩個問題，在我是完全否認定的，所以我對於導慾的見解，未免覺得有一點缺陷。

最後我們講到縱慾了。縱慾，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名詞，但是我便大膽地喊出來：

『縱慾的社會，才是我們的理想社會。』我準備着接受一切人的攻擊。朋友，我告訴你們，在我們的慾望中已經包藏了一個極大的理性。你不去妨礙他，他是絕對不會妨礙你的。我敢說，現在我們的慾望爲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妨礙，一句話，就是社會的形式不能適應於社會的本質，慾的表現不能與慾的衝動一致。現在的社會是一個顚倒的社會。現在是削了自己的足跟，去就一雙鞋子；不是爲了合足才定出鞋子的長短廣狹，這種現象爲什麼會發生？就因爲社會的形式是死板板的保持着固定的制度。

我們所說的縱慾是什麼意思？便是社會的制度，適應着我們的慾望。

第一個責問我的人說：慾望是彼此衝突的。我說：衝突就是生活。第二個責問我的人說：衝突的生活是苦痛的。我說：苦痛就是生活。第三個責問我的人說：苦痛的生活是違反我們的意願。我却說：違反我們的意願便是生活，總歸一句話罷，慾的衝動所得到的結果，就是我們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理想生活。

有許多當權的人着了慌，跪在國家面前說：『我們少不得你！』有許多有錢的人嚇得心驚魄落，連忙跪在資本主義的面前訴禱他的永生。啊喲喲，還有一般御用的科學家，正拿好了墨筆做他們的文章。

我不希望社會革命，但是他們逼得人家去革命。我不希望殺人放火，但是他們迫得人家去殺人放火。

我一方面嫌惡他們的自私，一方面又可憐他們的愚蠢。我再對他們說一句罷，我們的慾望中有一個極大的理性。能夠互相的適應，能夠互相的平衡，正因爲慾望中有一個極大的理性，所以我們才學習到了好名慾、愛美慾、好羣慾、互助慾、同情慾等等來做食慾與性慾的幫手。我們不要去管他，他自然會走上你所要走的路上。朋友，你不要管他●

慾望的自身，就是圖慾望的最大的滿足的。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便是怎樣才可以解放我們的慾望。這個重要點。我們留在下次討論。

（民鐸雜誌）

社會考據

楊幼炯

一

社會考據是用公正的科學方法，考察社會現象，他的範圍很廣，自近年社會學成爲一種眞正的科學以後，大家開始用科學的硏究，以避免情感。在近代社會問題的複雜的原因中從事于統系的觀察，一概掃除以前用私見和迷信來觀察社會的謬誤，使近世社會學更得到科學的實證，社會考據雖與自然科學法則一樣，但是在應用上前者要較後者困難的多了。人類社會自然不能如一隻蝦蟆，一個昆蟲，那樣簡單容易實驗。而社會考據則全在以客觀的方法去考察社會中人與人間的關係，所以要硏究這種關係，必須考察社會環境的變化，收集社會發生的各種事實。同時並須敍述這些事實，用比較的方法，求出一個普通的結論來，所以他是綜合而無偏見的尋求

社會眞理的法則。

現代社會學所以能成爲科學，也是因爲現代社會已有解決社會問題的物質基礎。根據科學的客觀性，對於一切人類社會關係，作基本上的研究，綜觀社會現象的公律而求結論，所以社會學便自然而然的戴上了「科學」的王冠了。

但是社會學不過是關於社會間現象，作科學的敍述，是一種由經練而得到的原則。若是要使此原則得到實證，則社會考據，卽成爲社會學重要的工具。我們知道科學的歸納原則，是由事實的比較中抽出來的。社會學的歸納原則也是如此，所以社會考據是與社會學原則相輔而行的。前者供給材料事實，後者供給原則定律，變更科學上質的內容，或量的內容，我們明白了這種關係，就可以知道社會考據在社會學上所佔的位置了。

本篇所述多是以科學方法爲基礎，說明社會考據之應用，以求介紹其方法於國人，或許對於我國混亂的思想界有所裨益。

要說明社會考據的科學基礎，常先知道什麼是科學？科學是形體最完善的智識，據一般學者的意見，說是始終有條理的智識，就是科學。我們通常對於一種智識，常懷有眞實、普遍、精深，三種希望，科學能夠用許多方法，使我們所固有或新得的知識，眞僞分明，具有科學形體的智識，都盡量普通的，用科學的方法，我們能夠常常發現新的，眞實的，普遍的智識。

社會考據既是在求發現眞理，若非用科學的方法去考察，則難免不爲感情固執所蒙蔽。因爲科學的職能有三：（一）自然現象原則之發現與歸納法則的應用，（二）原因的發見與假設的推論，（三）結果的證明及演繹法的應用，總括一句說：這三種職能，就是所謂科學方法。科學所以和尋常智識不同，就是因爲牠是普遍的，有條理的，而且經過批評的。我們要得着這些智識，就必須照科學方法做去。

雖然在社會範圍以內，科學方法不能預測其原因，但是這由於目前僅能用歸納方法以研究社會現象的原故，求哲學的概括法，無事實的根據，僅能急遽的以形式說

明，而且這種虛構的概括的歸納，很少能得到結果的。因爲不從事實的搜集，則社會學還是脫不了「玄學」的範圍。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科學家所用的方法，不外類推、歸納、演繹三種。所謂類推是從特例中以尋求特殊的方法；所謂歸納是從許多特例中以尋求通則的方法；所謂演繹就是從通則以推求特例的方法，明乎此，然後才可以研究科學。

社會考據既以科學爲基礎，則應注重客觀的事實，不加主觀的見解。若是徒憑主觀的處構，忽略了客觀的事實，則必發生許多的謬誤。而且因人與人間的關係，有種種的不同，於是發生的社會現象也因之而異。我們若僅限于社會上某種現象的局部研究，則結果仍不能求到一個正確的結論。社會考據所要求得到的事實，是眞實普遍，因爲不眞實的社會事實，不能有正確的結果。而普遍的事實尤爲推求普通律例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們運用智力最經濟的原則。因爲社會間同類或相似的事物很多，我們因此可以得到許多普遍的律條。科學便是使我們發見眞實和普遍事實的重

要法則，社會考據，便不得不拿這種法則來應用。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就人類的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進步而言。學術的進步，就是人類利用物質的及實體方面的進步。所以學術與社會，實際上是息息相關的。所謂社會思想的發生，必以社會環境的刺激爲要素。質言之就是在一定境遇之下，而有一定反應來應付他，這就是學術的起原。從前杜威說得好：社會哲學同政治哲學底發生，是由於社會同政治有病，明乎此，則知一種社會思想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從社會實際生活中產出來的。社會考據要應用系統的，研究的方法於社會思想方面，以求到社會的需要與傾向來。科學是人類思想進化的原動力，社會中各種社會材料的寶藏，也與自然材料一樣的豐富。舉凡一切政治、經濟、宗教、娛樂、交際生活中不少有我們所要求到的材料，社會考據家應發見這些寶藏，以貢獻於學術界，這樣在科學的分工律上，才對得住人類全體。

社會考據家，也和化學家必須化學實驗，地質學家必須測驗地球，及生物學家必

須研究生物形態一樣。去從事探求社會的起原、繁殖、歷程，活動及構造等事實，以應用這些事實於社會改造，也就是說：社會考據家把所要考究的各種制度、風俗、信仰分析清楚；種種現狀條件要和盤托出；種種歷史背境要推演探索；種種關於其他別樣的制度、風俗、習慣、信仰要四週搜索；以求到破壞與建設的實際材料。因爲我們若是沒有實際材料作根據，則改良社會還是隔靴搔癢，依舊是理想的烏托邦，這便是社會考據對於社會最大的效用。

所以社會考據的應用，一方面固在探求社會普通的發展，他方面尤在確定社會變態的情狀，前者是要在社會共同生活中尋求其事實，比如關於工業、宗教、家庭、及其他普通社會生活等。後者則在尋求社會情形的缺憾，比如關於各種工人窮困生活的研究、貧乏、失業原則的推求，以及其他一切公共事業之缺點等。在性質上說起來，後者要較前者重要，我們因此知道社會問題之發生，由於社會有病，要實地探求其病症之所在，余在社會考據之進行。若是不實地觀察，而遽下論斷，這種不

對症下藥的結果，徒使社會之紛擾延長。有志社會事業者，不可不加以注意。因此我們可以歸納社會考據之目的爲二：第一是想求到各種關於社會情形的眞確了解。第二研究社會變態的缺憾，以定改革的方針。社會考據者本此目的，對於社會一切活動及組織，應下手去研究，這是社會考據重大的責任。

二

社會考據無論用任何方法，總須以社會學的目標爲準則，然後能得到完滿的結果。在自然科學中第一步是在實驗室裏尋求某種事實，或試驗某種假設，其次始能得到結果。社會現象，非常複雜，考察的範圍也很廣大，若是我們無一定的目的，去搜求所欲得的事實，則難免不有徒費心力，于事無補的弊病。比如要研究人類心理是否一致，則必考究各種族間不同的心理形態，若是先沒有一種固定的範圍，則研究各種族間的精神現象時，必致毫無結果。又如研究中國勞動問題，必先從工廠的

狀況，工人的生活，以及失業的原因等入手，然後能有一種很好的結果。所以在考察一種問題之先，當先把目的決定，把範圍弄清楚，然後本此目的搜求各種有關的事務，其餘無關本題的，可以拋棄，這樣考據者的時間，精力都能收到經濟的效果。不然複雜的調查，事倍而功半，甚不值得，目的集中的好處，是可以免紛亂，有系統，細目的調查，始有意義。

至於範圍以內各方面的考察，當有一個對象作標準，這種對象或是一種學說或是一種假設，總須拿他來比較，不可忽略下去，要是忽略了反面的觀察，則必失却了全體的眞面目，這種考察所得的結果自必是不十分正確的。比如羅斯Ross所作「改變中的中國」The changing China一書中，就有這種缺點，他僅拿勞動社會代表全體中國人，他把範圍以內的各方面的調查要精密的反面疏略了，所以考察時失了一方面，便把全體的眞相失却，而且他把中國一城一地代表全國，更有以個別代全體疏略的毛病。所以在我們目的已經確定以後，必須注意到範圍內全盤的事實。

我們明白了上面兩個前提，請進而申述社會考據的步驟，社會考據必須經過下列兩大步驟：

一、收集—社會考據第一種步驟是搜集和記載考察所得的事實。收集事實的時候，應是處於客觀的地位；欲求盡力于公正方面，宜免除個人的固執，觀察社會現象時，應當有條理，有統系，有整理的性質。收集了許多事實以後，便應該把他敍列起來，因爲紛亂的社會事實，若是不加整理，還是沒有什麼用處。比如在中國各種檔案、卑言、宗譜中間，不少有我們所要求得到的資料，但是無人整理，也就等于廢紙了，所以敍列是十分重要的。敍列的方法，可以依敍列的目的而異，把所有考察所得的事實，都公公正正的分類敍列起來，以解釋各種事實間之自然關係。

二、觀察—把所有的事實，都細心收集以後，我們再進行第二步的觀察工夫。社會考據者應親到社會裏把事實一件一件看得清楚，記錄下來，這就是所謂直接觀察。考察的結果對不對，全在觀察的報告確不確，所以觀察者應老老實實把見過的事

實寫出來，萬不可亂用意氣成見，情緒。觀察可以分爲普通觀察與特別觀察兩種：普通觀察是觀察社會的普通現象如城市、鄉村、工人、及其他公共生活等類，在求考察其性質及現狀，而如職業、利息、宗教、教育、娛樂、政府及其他各種社會組織，亦須細心的去留意觀察；特別觀察是考察社會上各種變異的現象，如貧乏、犯罪、失業等實地觀察。總之無論普通或特別觀察，總須要把由社會事實中推出來的設想，經過嚴密的批評，而實地觀察，就是考證設想的最好方法。因爲設想經過嚴密的觀察之後，倘若能切合事實，絲毫無誤，便可以用最清楚最簡潔的說話，總括起來，這就成功了社會科學的律例。所以觀察是尋求眞理，推出結論的重要途徑。

至于說到社會考據的方法，通常約有三種，今介紹如下：

(一)歷史法是一種間接的觀察法，用來觀察各種文件的來源。也就是說：前人在同樣的範圍內，已經做過的事實，我們要在文件或圖書的記載中求出。歷史法可以分爲關於文件的客觀考據及關於文件的主觀考據兩種：前者包括作者的甄別審定，

來源的甄別區分，及文件原文或形式的鑒定；後者包括考據作者敘述的眞實與精確。文件與直接的智識相反，是應用於間接的，文件是過去現在兩種人們思想行動的記載，這些文件僅是過去心理的作用，現在的事實，我們或是由事實進行中的直接觀察（這是實習的範圍）或是間接研究其曾經過去的事實。所以文件是觀察所得事實的記載，用時事書面報告或情形的敘述。我們本不能觀察自己，但是我們可以由旁的觀察推演而出，因此文件的來，僅是一個起點，而事實則是一種標的，反之，實習就是直接觀察的開始。

（二）實習（Field work）當社會考據家在各種文件或記錄中取集了許多關於此問題有用的報告以後，他還要實習，專供給這報告中未能詳盡的材料，實習是一種直接或實地研究社會情形的方法，統系的實習是在客觀方面，應用於社會現象的研究。實習有三種方式，可以作為觀察社會情形時實習之用，每種是專為研究一種特殊問題或特種資料之用。學者必須決定何種實習方法，可以適合其所研究的問題，或者

把兩種方法來對照比較，而斷定何者爲有益，這種理想可以應用到實地觀察上面去。所謂三種實習的方式，就是：

1，特殊的研究（Case work）對于家庭或社會爲專門的研究，以個人爲研究的中心。

2，部分的研究（Sampling）以一種爲模型而研究其全體，即所謂部分的討論（Partial cavass），以團體或某種小于全體的部分爲研究的中心。

3，全部的研究（Camplete enumeration）所謂全部的討論，比如政府關於戶口的調查，就是一例。

（三）統計法是關于社會現象或羣衆現象中間的社會資料爲科學的分類（製表法）或解釋（繪圖說明法，比例，指數等）的極有力工具，所以他是應用於社會科學及其特別方法，以求類別，或解釋社會的資料。因此實習在社會考據程序中的地位，是介於歷史法與統計法之間的。而統計法中的圖表，尤爲社會考據家的主要工具，

社會考據家的圖表等於天文學中的望遠鏡、攝影器及分光器等。後者觀察所用的工具，是擴大人類的意識的力量，而不需用客觀的形式去紀載其觀察。圖表應用於實習方面，在某種範圍內，也有同樣的作用。所以統計法的長處第一是確定單位，第二是以固定形式說明某時間或某空間內的社會，我們可以依照統計法所指示的社會情形，而觀察社會現象變更的過程，同時又可以看出在某種情形之下的社會關係來。

我已經把社會考據的要點及方法介紹之後，我以爲目前一方面固然要把各種社會考據的方法，介紹於國內學術界，使如亂絲的中國社會現象，清出一個系統來；同時社會考據者的訓練，尤爲刻不容緩之圖，有志於社會事業者，其各勉之。

十月三十一日，寄自上海　　（現代評論）

策略與主義

——『革命與權術』之三——

洪瑞釗

歷史上的權謀主義和共產黨的策略思想交流的結果，使一部分歧路的青年，憧憬於理慾交戰情態之下，而不知所決；這重陰影，經過外界的種種誘惑，逐漸形成民族前途的危機。但是我深信個危機不久便可消熄，只要我們青年能夠養成堅定的識力，如瑩澈的心境。從上面幾節，讀者當已明瞭智慧的正當出路，和革命青年所應取的方向了；現在要進一步研究策略在革命運動中，到底佔什麼地位。

我們既知任何有意識的行爲，都有其目的與方法，在神聖偉大的革命事業中，自有運用相當方略之必要。不過我們的方略是純然以主義爲目的，質言之，在民族的立場上，我們對於自身的敵人，爲求全民的幸福利益計，當然要採奮鬥爲形式推倒他，使主義得以實現；不然，反動勢力便會來壓迫我們，直到中華民族根本衰落才

止。因此之故，我們的革命纔是最有意義的民族生存運動。而革命本身便是以民族獨立自由平等爲目的之唯一手段。我們在革命過程中所取的一切手段和政策，都要以上述的動機爲指歸；其中最要緊的，便是總理遺囑所云『喚起民衆』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兩條大路——這樣才是最正大光明的革命手段。我們謂之『方略』也可；謂之『策略』亦無不可！

不過自從共產黨橫行以來，『策略』一語，已被他們用得卑汚不堪了。無論何人，一聽到『策略』二字，馬上要打個寒噤。好像它是一切搗亂破壞的手段的代名詞，至少是與陰謀有關的。我們如要洗滌他的汚點，或是用『正名』工夫追尋『策』和『略』兩個字的原義，都不免有人要說你『勞而無功』。我們就依一般人心目中『策略』的印象，而解作含有消極意義的革命手段，並且單是對付敵人用的，那大概沒有什麼謬誤罷。

主義與策略的區別，本來很明顯的。自經過共產黨鬼混以後，大家又糊塗起來了

。因共產黨是只講究手段的，所以竟有人以爲革命就是北伐，甚且說什麼『三大政策』是革命的目的，說些可怕的誤解，都在不明二者的分別所致。現在簡單說明一下：就是主義以『常』爲原則，有中心主張而求其達之之道；策略以『變』爲原則，根本無所謂主張，只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有時雖放棄其所標榜的學說而認敵爲友，亦無不可。所以每『變』一次，民衆的苦厄亦隨之增加一次。像上次張黃伴追賀葉，荼毒廣東無辜的人民，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現在確乎有人顚倒於共產黨策略之高妙（？），而悠然神往的。我們從各方面搜到的共產黨宣傳品和秘密文件裏，可以明瞭他們已經完全拋開了原始的馬克思主義，而以玩策略爲唯一特長。其實他們的策略，完全是抄襲歷史上政客官僚強盜土匪的老法子，不過多了一副主義的面具。現在把它歸納起來，我們更要明瞭，共產黨無主義，他們的眞主義，只有三個：

第一是工具主義。共產黨的工具主義，與杜威一派文人學士所倡導的完全不同，

因爲共產黨單是對『人』而施的。他們因要達到主觀的卑劣的目的，但又爲客觀的事實所不容，所以不得不採取最狠毒的戰略——一種鎔冶政客痞子地棍訟師強盜土匪於一爐的戰略。在他們的戰略之下，什麼人都是工具，要的時候來利用你；不要的時候馬上把你丟開。可憐有許多聰明人竟活活的上了惡當！

第二是招牌主義。共產黨因要利用人家，不得不用欺騙的手段，在他們的戲法底下，主義只是一塊招牌；又像是一張永不兌現的支票，只好拿去騙騙瞎子。吳稚暉先生說：『何以辨其爲共產黨人，卽其人第一先要終身沒有一句眞話；第二以能騙人爲第一種道德。』他們欺騙人也有一定的程序的，劉蘆隱同志說：『他們的方法只是，第一步借列寧主義去騙取國民黨做幌子；第二步，借國民黨招牌去騙取戴左派高帽的人做幌子；第三步，借戴左派高帽的人去騙取汪精衛徐謙這一流人做幌子；第四步，借了這種種幌子，才騙到一些民衆。』總之，『招牌主義』乃是共產黨自命最得意的一種秘訣。

第三是縱慾主義。共產黨之所以猖獗，就在他們善於利用人類的獸性，聽他橫行。他們利用支配慾去『取得』所謂農工運動的領導權，利用佔有慾去榨取農工的血汗以自肥；利用性慾去實行『性交自由』；利用名譽慾來騙人戴紙帽子遊街。凡此種種，無一不以獸性爲出發點，亦以獸性爲歸宿點。這一層胡展堂先生已經說得極透闢了。不但如此，他們無論什麼事，都要做得自己痛快；所以殺人放火以及一切硬幹的手段，都說得出，做得到。他們因要硬幹，所以人類應有同情和互助心，一概撇在茅廁裏。且看他們的首領布哈林說：勞動者對於有產階級，只有一種義務，就是要推到他，直到他不能動彈爲止。汪精衛也有一句名言，『對敵人慈悲，就是對同志殘忍，』都是根本不要同情心的表示。固然資本家應該打倒，但以衰頹的中國實業，這樣無辦法的硬幹，非到工商業根本衰歇，大家關店不止。現在中國共產黨要把俄國的梅毒針，打到中國人的血管裏，如果及今不除，將來必有全身腐爛之一日！總之，他們簡直是要把原始的獸性，發個十足。有人說，他們的方法，乃是秦

始皇的愚民政策和黃巢李自成的殺人主義的總結晶，於古今中外的民族劣根性，兼而有之，無怪其貽禍之酷了。

除此以外，他們更無所謂主義了。共產黨的破壞手段，到了最近，已臻人類智術墮落之極軌；一切人間最卑汚最辣毒的策略，都在他們的行爲裏充分暴露出來。吳稚暉先生說，他們是『亂世降下來的惡魔』；他們的革命是『在叫化子身上打出冷飯團的革命』，眞正一點不錯。因爲他們並無眞正的主義，只要紅色恐怖成功，少數痞棍能夠『專政』，什麽都可以的。所以列寧的策略，可以『退守』，可以『與敵人合作』，只要達到目的。他們最得意的一句話，就是『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爲道德』。我們回頭想想：如果作惡都會成功，那麽我們弱者便早已絕跡於世界，共產黨一定也可以得意無疑。從前我嘗聽人說：共產黨的策略這樣狠毒；國民黨又太忠厚，恐怕總有一天要被共產黨戰敗的，這眞未免太可笑了。歷史告訴我們，凡以權術服人者，其事速而易敗；惟以主義化人者，其事乃緩而可久。這話或者有人要以

爲迂闊，待我來申明一下：

大概好弄策略的人，對人根本就沒有半點誠意。所以他們的利用和欺騙，都只能得意一時，遲早總要露出破綻的，他們不知道政治的永久生命在乎信仰；却處處以賺人上當的爲得計，在這一點上，就可以證明共產黨決不會成功！

反之，一種偉大的主義，產生之初，每要受反對者的破壞和攻擊，所以其在當時往往有被壓迫的傾向，但是只要眼光遠些，無不獲得最後的永久的勝利。就以宗教來說：耶穌起初的信徒，只有十二人，而且還爲猶大所賣；穆罕默德之興，也不過四十八人，其後教義所播，漸及下層，所以耶穌的信徒，全世界竟達四百九十四兆之多；穆罕默德勢力所及，亦奄有亞洲西部，波及南歐。試想宗教的魔力尚且如此，今後文化日進，智慧日開，則以純正偉大的三民主義，和已有百萬信徒的國民黨，那有不深入人心之理呢？就如總理生前，無人不笑他太不肯用手段；其實他豈是不能，竟是不屑能了！到了今日，總理的人格和精神，誰不欽敬；較之列寧之以手段

毒辣，爲世人唾罵，只落得一個『狠』字的考語者，又孰得孰失呢？所以有主義雖不尙策略亦勝；輕主義雖有策略亦敗，這已是萬古不磨的公理了。

試再從歷史上看看：一切暴動手段，又作怎樣的結局：黃巢張獻忠一班流寇，不必說他；就如當日法國革命的時候，山岳黨總可謂『極一時之盛』了。這班黨人，以極兇酷的手段，破壞一切，殺人如麻，簡直可與共產黨後先輝映。但不到幾年，一個個延首就戮。所以歷史家說：

『法國革命，山岳黨之所以猖獗者，其目的不過在取得政權，而借革命作一種策略而已。所以他們的革命都是因個人的利害，而把國家的安危來作犧牲。』

從此可見，有個人而無國家的強盜式的暴動手段，終不過曇花一現而已！

我再來說一句迂話罷：從前『王道』與『覇術』之分，便在前者是『天下爲公』，而後者只會損人利己。這可以拿三民主義和國家主義來對照。至於共產匪徒，不過是吳稚暉先生說的『殺人放火敎』，只能與黃巢張獻忠白狼孫美瑤並駕齊驅，其

去霸術也還有十萬里之遠！

我們要知道，一個黨如其失了民衆的信心，便永遠不會成功。像一年來兩湖人民所受的慘刼，和廣東的兩次變亂，一般人聽到『共產黨』三個字，誰不毛髮直豎？現在我們既已『堅壁淸野』，歐洲也貼出『謹防扒手』的警告。姬采林鄲利害，也弄得落荒而走。他們自己一年到頭，鬧着內爭。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策略的結果，便是『無產階級數千百的睡在莫司科火車站待合室的內外』成績也很可觀了。所以儘管他們破壞的本領高强，總有惡貫滿盈之一日，我們正不必過慮。所以怕者，乃是我們同志不爭氣，學了一些玄虛，把主義丢在腦後，那倒是本黨前途最大的危機，非根本消弭他不可。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考慮，到底怎麼可以消『權術主義』的隱憂呢？簡單一句話，便是以我們總理的言行爲言行。

總理生平以『親愛精誠』待人，所以最看不起權術。他屢次上了人家的當，也絲

毫不記在心裏，像那樣寬大的胸襟，後進同志能夠學得到的，已絕無僅有了！

不但如此，總理一生，只把破壞當作革命的暫時手段，其目的完全在積極方面的建設。他曾說過一段很沉痛的話：

『革命有非常之破壞，如帝統爲之斬絕，專制爲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壞，不可無非常之建設。是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而行，猶人之兩足，烏之雙翼也。惟民國開創以來，既經非常之破壞，又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此所以禍亂相尋，江河日下；武人專橫，政客搗亂，而無法收拾也。蓋際此非常之時，必須非常之建設，乃足以使人民耳目一新，與國更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

總理所說的『方略』，單指含有積極意義的建設計劃和政策而言：譬如爲實現民生主義，而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達實業種種方法；又因爲適應革命各時期的積極設施，爲釐定『建國大綱』，使後人知所遵循。這個又豈以殺人放火造成紅色

恐怖爲唯一手段的列寧黨徒所夢想得到的？

不幸自總理歿後，黨內分子逐漸染了壞脾氣，利令智昏，往往墮入魔道；甚且流於歷來軍閥政客劣紳痞棍使詐用術之一途。上行下傚，正氣蕩然。我早說過，這一半是共產黨的流毒未淨所致；此後非打淸血針，把這種壞念改一改，簡直不配稱爲總理的信徒！然而風靡草掩，更令我們從何處下手呢？

記得陳英士寄給黃克強的信裏，有幾句話，眞不啻爲目下的黨風寫照：

『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徵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薰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旣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復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誰尸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羣，必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澹經營之苦心否耶？』

這封信還是民國四年春寫的；不知同志們讀了他後面的幾句話，也覺得有些痛心

麼？

上面所說，都不是題外橫生的枝節，而爲本黨同志所應當積極注意的。我所以絮聒如此者，實在因爲同志們太不把總理的遺教放在心裏而獨行其是。我大胆說一句，現在有些人雖是開口總理，閉口總理，大有自今以後，『舍我其誰』之概，推其居心，亦不過是拿總理做幌子；去騙取一部分民衆，作發展野心的工具而已。這話固是太激烈了一些，然而確有些野心家以此爲最得意的策便的，黨紀日壞，亦無怪其然了。

最近吳稚暉先生舌敝唇焦，力言權謀之爲害；並且主張從速建設『賢明政府』，化除機詐，以總理的言行爲法，共同担起國民革命的責任，這確是救黨的不二法門。我因此想到羅素的一句話：

『賢明的政治，是要減弱其對內的有武力傾向的種種衝動，而在下面兩個過程中進展：第一、爲創造的衝動增加機會，並用教育的方法，增強這類衝動：第二、減

少佔有本能的出路。」

照此引申起來，可以說：

第一、為增加創造衝動，我希望大家把智慧向積極的建設方面發展，最低限度是要能夠發揮總理的『物質建設』和『心理建設』的真精神，以求主義的徹底實現。

第二、為減少佔有衝動，我希望大家要運用理智力，來制御一切原於地盤勢力利益的思想的佔有行為，最低限度要明瞭公私義利之界，以期策略之歸於正軌。

這樣，國民黨這個嬰兒纔會從荊棘榛蕪的歧路，走上平坦康莊的大道；一切卑鄙齷齪的權謀思想，更不會來賊害我們了。

（中央半月刊）

中國之革命

天一

(一)社會革命與中國

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案——什麼叫做社會革命——什麼叫做階級——中國有沒有這種階級——中國能否行社會革命

(二)革命的定義

革命的定義——是否社會完全是隨經濟變更而變更

(三)中國革命的方式

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聯絡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共產黨聯絡小資產階級的不誠意——中國革命的方法

一　社會革命與中國

這篇文章的中心問題是：一、什麼是革命；二、中國現在是那一種的革命。本來這兩個問題，在革命沒有發動以前，已經要有很確實很明瞭的認識，而不能在現在提出來討論，一方面固然不適時宜，而另一方面反覺得有些委曲了革命的同志和革命的民衆。但是事實是不可否認的，我們假使是個革命的，甚而至於除了瘋子而外，總不能夠閉着眼睛否認事實。在中國的革命過程中，的確發現了這種不明瞭的事實。但是我們也要知道，這並不是革命者的認識不清楚，也不是民衆的不了解，實在是共產黨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的抹殺了理智瞎宣傳的必然結果。

這個革命的認識，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共產黨這個陰險的手段，比一切的後方搗亂後方破壞還要利害。假使現在不解決，將來定要發生一個嚴重的問題，即使革命的軍事行動能夠收全盤效力，在事實上也萬萬的不能保着這個嚴重問題的不發生，而對於革命的前途和結果，要受一個很大的打擊。

關於這個革命的認識，共產黨又如何說法呢？

今年共產黨在漢口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案中，關於中國革命的方式上說，（這個議決案並不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乃是第三國際的議決案，他們在俄國議決了——不根據中國一點事實的——拿到中國來，而中國共產黨便好像得了皇帝的聖旨，在代表大會中，全體的表示絕對遵從：）『第一條，中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第二條，中國是無產階級連絡中小資產階級的一個社會革命；第三條，中國是俄國式的革命。』（完全是寫意的。）

這三條裏頭只要把第一第二兩條弄清楚了，第三條便自然解決，所以我只集中頭兩條來討論。關於第一條，假使更明瞭更實際的講起來，就是中國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連合起來打倒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的一個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份。根據了以上三條無論何人至低限度要問一聲什麼是社會革命，等到社會革命的意義弄清楚了，然後再看中國是不是社會革命。在未正式討論以前，我們要知道第一條和第二條是衝突的，第一條是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第二條又要聯絡中小資產階級，這不是明

明自相矛盾麼？但是，我們要更進一步的知道，這正是共產黨的手段，在表面上看來是絕對的矛盾，然而這正是共產黨狡滑的地方，關於這個理由容後再說。現在正式來討論這個社會革命的問題。

站在共產黨主義觀點上來說，社會革命就是經濟組織的革命。更詳細一點來說，就是舊的經濟組織破壞，新的經濟組織產生的過程，叫做社會革命。關於這點，我們應該比較的詳細說一下。

馬克斯說：『社會組織是隨經濟組織變更而變更的。』而經濟組織，就是生產關係。並且馬克斯說：『……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成爲社會之經濟的構造；就是法律上、政治上的上層建築所據以的眞實基礎。就是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所適應的眞實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過程。人類的意識，不能決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這些關係原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這時候遂變成他的障礙物。於是社會革

命的時代開始到了。經濟的基礎一變更，巨大的上層建築物，也要或緩慢或劇烈的變革起來。」

陳獨秀還有一個表在科學與人生觀胡序第三十七頁。

經濟｛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

根據以上幾點，可以看出三個中心觀念：(一)社會的下層基礎是經濟組織，其餘的——如制度思想等，統都是上層建築；(二)社會下層基礎一爆裂，則社會上各種

上層建築完全隨之而變更；(三)只有經濟組織的爆裂才是社會革命。所以共產主義者認爲從野蠻社會到封建社會，也是經過了社會革命，從封建社會到資本制度社會，也經過了社會革命，而現在便是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打倒資本制度社會的社會革命。它的社會革命的意義，是普遍的代表一種舊經濟組織到新經濟組織的過程。

共產主義者說，中國現在的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打倒現代資本制度的一種方式。於是現在就應該研究(一)什麼是階級？(二)中國階級的形式如何？(三)社會革命是否可能？

階級兩字是對待的，比較的。譬如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兩個名字，如何的確定，究竟在什麼程度以上，才是大資產階級，什麼程度以下，便是小資產階級，却沒有一定的標準。至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也有許多的說法。據一般人說來有：(一)經濟利害關係相同者是一階級；(二)生產方法相同者是一階級；(三)領有

生產機關者是一階級和沒有生產機關者是一階級。

先講第一個。假使完全是依照經濟利害關係而定爲一個階級，那末太空泛，并且這個階級的意義，根本不明瞭，因爲利害的關係是沒有一定的。現在甲乙利害相同，或者再過一小時甲丙利害由衝突而進於相同，反與乙衝突起來，這種事實是很多的。今天農工因利害相同而聯合起來——無產階級，打倒資本家地主——有產階級，明天工農本身經濟關係衝突起來，又分成階級而行階級爭鬥，甚而至於一個工廠內，生工熟工也會階級爭鬥起去了。照這樣看來，一個社會以內至少要分成一二打的階級了。

根據第二個定義，比較上是適合於大生產發達的工業國，因爲工業發達的國家，除了剝削生利勞動生產而外，從事旁的生產方法的，簡直是社會上的最少數。但是在大生產沒有發達時，尤其是農業國，便不能像這樣的分法，即使要分，恐怕也要分成一二打的階級。如資本家、工廠勞動者、地主、耕農、自耕農、手工業生產中

的師傅——普通一般人叫小工業的主人，和徒弟等等，生產方法都是不相同的，假使要行起階級爭鬥起來，那麽好像鄉下人看走馬燈，只叫着「又來了」！

共產黨在宣傳階級爭鬥鼓吹階級爭鬥的時候，常常運用它鼻祖所說的話，說人類是自有歷史以來，就有階級爭鬥，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爭鬥史。在這次階級爭鬥以後，便消滅了階級，在以後人類社會的進程中，便沒有階級爭鬥的事實發現。但是從這一個定義中，可以證明它們的說謊，可以尋出它們觀點的錯誤，因爲這個定義中的階級爭鬥是連滾的，是繼續不斷的，那裏是如它們口中所說的沒有階級。從這一點看來，又可證明它們完全以人民爲試驗品爲犧牲品，不是爲了人類的痛苦，而想一個補救的主義，乃是爲得要證明它的理想，而將人類充當試驗品。這麽一來，非特不合於革命的原理，而且有違了人類的天性。

第三個定義，那麽比較的圓滿，不過還是太空泛，若說顯有生產機關者便是資產階級，那麽有一架機器的也是資產階級。手工業生產的主人也是資產階級，甚至木

匠師傅也是資產階級之一了！有許多沒有領有生產機關的，如在鐵路郵務海關等處勞動者，反比小的領有生產機關者的經濟收入爲豐，而所處地位，也比較的高，這樣一來，階級的定義是確定了，但是實際上反而感覺得紊亂了。

這三個階級的定義，都沒有使我們心服，比較上還是第三個圓滿一些。我們現在便退一萬步來講，不問他這個定義的適當與否，普遍與否，及理論上事實上能夠通過與否，我們暫時只根據了他們的定義來看看中國階級的分化如何，是否有實行階級爭鬥——社會革命的可能？

要討論這問題，先要知道階級爭鬥的客觀環境，就是在什麼客觀的物質條件之下，才可以實行階級爭鬥？

馬克斯唯物史觀公式第四段上說：『一種社會組織，當一切生產力在其中尚有發展之餘地時，換句話說，就是非在一切生產力都盡量發展之後，決不會顛覆；更爲高度的新生產關係，在他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內尚未成熟時，決不會發生。……

…」

這就是指示它們的信徒，階級爭鬥——社會革命當生產力在舊社會內不能更發展時方能實現，否則便不可能。但是我們根據了現在的事實至少要問一聲：「生產力在舊社會內尙能發展，與新生產關係成立的物質條件尙未成熟時，而強行社會革命，其結果如何？」

這問題的答案，最好的還是出於馬克斯的信徒日本河上肇博士的口中，他說：「時機尙早的社會革命的企圖徒招社會之退步與滅亡，終歸於失敗而已；又云：縱令政治革命偶然的成功，然此僅止於政治革命交代政治之行使者而已。」這明明是告訴他們，社會革命假使在它的物質條件沒有完備以前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要失敗，無論如何，總不能照他們的理想和預言一般的實現成功事實。那麼物質的條件又是什麼呢？據馬克斯言來，就是生產力在舊社會內無再發展之餘地。將這句話更實際的分析起來，可寫成兩點。

(一)勞資階級的對立　大生產發達後，一方面資本是集中，而另一方面便是勞動的集中。資本愈集中，則資本家組織托拉司以壟斷全球的工商業，而整個的對付勞動者；勞動者愈集中，則愈易團結，於是組織工會整個的對付資本家。雙方的對立因之愈顯，對立愈顯，則懸隔愈遠，懸隔愈遠，則事實上形成兩個不共戴天的營盤，一方面有了階級的意識，另一方面經濟理智發達了，於是階級爭鬥起，社會革命的砲聲便振動全球的爆發了。

(二)恐慌的發現　資本制度的生產有兩個特點：一是完全為了個人利益而生產，不是為了社會的需要而生產；二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這兩種生產狀況在現代資本制度之下，社會的生產，一定超過了社會的需要，其實並不是超過了社會的需要，實在是超過了社會的購買力，於是發生了恐慌。恐慌發生以後的情形又是怎樣呢？日本高畠素之說：『恐慌一來，生產品就堆積如山，一切交易都因之中絕。這個恐慌，決不是因為人人都吃飽了，人人都夠用了，把那喫不盡用不盡的貨物堆積如山

的意思。其實在那堆積如山的商品旁邊，有無數失業的勞動者，舉那瀕於餓死凍死的哀鳴呢。這就是恐慌的眞相！」（馬克斯學說概要第八十八頁）我們知道，恐慌一來，工廠便關門，勞動者便失業，便容易鬧成社會革命了。

這兩個是社會革命至少的物質條件，缺一不可，不過這仍舊是由大生產發達的一條線索連下來的。現在我們就根據了這個理論來與中國目前的國情來實際的合一下，看相符不相符，有沒有程度來談社會革命，究竟中國有沒有資格來行共產黨所謂的社會革命。

既然社會革命完全根據於大生產的發達，那麼我們只要很簡單的看中國大生產發達到什麼田地？是不是有上面兩個物質條件的存在？

中國一來是因爲以農立國的，二來是受帝國主義者各方面的侵略，所以大生產不能發達，並且非等到革命成功維新以後是沒有方法可以發達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大規模的生產，寥寥無幾，所有較大的工廠，還是外國人的。所以還談不到資本集

中，產業發達還未開始，全國只有六千餘里的鐵道，並且還不是私人所有。很簡單的拿中國勞資情形寫來，有下列幾點：

(一)沒有大資本家；

(二)資產階級沒有強大組織；

(三)無多量的新式勞動者；

(四)勞動者無強大的組織；

(五)工人的階級意識不發達；

(六)工人經濟理智不發達，——所謂經濟理智便是一種經濟欲望而用方法去達到的。

從上面六點歸納起來，社會革命的兩個物質條件，半個也不存在。根據了馬克斯的公式河上肇的答案，我們可以做一個結論：

『中國社會革命的時期尚早，是不可能的，假使強使之實現，亦未嘗不可，不過

實現之後，反要失敗，反而有像俄國一樣的無價值的大犧牲。」

二 革命的定義

我們既然知道社會革命在中國是不可能，那麽看中國的革命是什麽形式？什麽是革命？很簡單胆大的答覆一句，革命是大數人民的自覺爲謀本身的利益而打破現有社會制度。這一句可分開來討論：

(一)大多數民衆的自覺　爲什麽革命一定要喚起大多數民衆的自覺？這是因爲：第一，革命不是個人的事，也不是少數人的事，而是大多數民衆的事；第二，革命不是改良，所以要使它自覺。因爲革命假使不是多數人的，不要說不能成功，即使成功，那麽這一般少數者逐漸的要變成特殊階級，在過去的歷史上，也表現過的。假使不喚起大多數民衆的自覺，那麽卽使革命成功，也不過形成一個賢人政治。所以假使不是大多數民衆的自覺，便不算革命。

(二)為本身謀利益　這一點是跟着上半句來的，卽是為大多數人民的本身利益。但是這一點又可分兩方面說，譬如在這次中國國民革命中，農工方面當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就是一般的大多數人比較知識還淺的是為自己利益的；而一部份智識階級便是良心的驅使，人格的發現，所說這個國民革命中，農工羣衆是大本營，智識階級便是參謀部。

(三)打破現有社會制度　本來革命與改良的分別，是在：改良是保存現有社會制度的，而革命是打破現有社會制度的。革命是大多數民衆感覺現社會制度的不安，所以要使大多數民衆得安穩，那麼必須打破現有社會制度。並且大多數民衆自覺其利害關係而所取的行動，在事實上必然是革命的。

我既然胆大的將革命兩字解釋一下，其次我還要將革命與改良的不同寫一下：

改良如生物學上的漸變，革命便其生物學上的突變；

改良是保持現有社會制度的，革命是打破現有社會制度的。

改良是少數人——上層人的改革，革命是大多數人——下層人的行動。

其次我說一個枝節問題。我說社會基礎不完全建築於經濟上面，社會不完全隨着經濟變更而變更。我只承認經濟是社會基礎之一，和經濟是社會變更的一個大原動力。譬如在一個革命行程中，參加革命的當然一部份是爲自身利益的，而另一部份是受良心的驅使的。但是依照共產主義者說來，則完全是爲着本身利益而參加革命的，假使是這樣，那麼爲什麼有許多有產階級還要參加革命呢？列寧爲什麼要做共產黨員呢？

三　中國革命的方式

革命與壓迫是對待的，要知道中國是怎樣的一個革命，先要知道中國人民所受的是那一種的壓迫。中國現在並不完全是地主壓迫耕農，和資本家壓迫勞工，却是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因爲中國農工業都有幾個特點：

在農業方面：

(一)非機器耕種，還是封建社會的耕種法；

(二)無大地主；

(三)無農奴；

(四)因爲土地的分配，使全國大多數是自耕農和耕農；

(五)地主與耕農關係尙好；

(六)農人經濟收入，假使沒有意外事件發生，尙稱可以；

(七)經濟理智不發達。

在工業方面：

(一)大生產不發達，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也不容許它發達。因之發生：

(甲)資本不集中；

(乙)勞動者不集中；

（丙）不致發生恐慌。

（二）手工業勞動者尚多；

（三）勞資關係不十分惡劣；

（四）勞資雙方無強大組織；

（五）工人的階級意識不發達；

（六）經濟理智不發達。

從這兩方面看來，便可知中國現在並不完全是工農對付地主資本家的問題，實在因爲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普及於一般民衆，所以便是一個工農羣衆聯絡小資產階級的對外行民族主義的革命，對內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的革命。

中國共產黨好像也是採取這一個革命方式，譬如它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議决案中中國革命方式第二條上說：『中國是無產階級聯絡中小資產階級的一個社會革命。』這句話可用兩點來證用它的不誠意：

（一）共產黨自稱是工人的黨，向來專做工人羣衆方面的工作，就是農人羣衆要加入工人的戰線，是不得已的，並不是歡迎的。共產黨看清了中國的革命，工人是單獨担任不了的，必須要小資產階級參加，所以纔提出這個口號，等到革命成功，共產黨奪到了政權，便反過面來，打倒小資產階級，殺戮小資產階級，那時小資產階級要想抵抗，已經是不可能了。

（二）既然現在的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爲什麽又要聯絡中小資產階級，這明明是來意不誠了。

既然知道了中國革命的方式，那麽如何去實行這個革命呢？換句話說，就是革命的方法如何？

第一是喚起民衆　在前面已經說過，革命一定要喚起民衆的自覺，不然便談不到革命。這一點在我們國民革命的手段上實在是基本政策，尤其在達到將來的目的進程中是個不可少的步驟。至於將來的建設方面，那麽無論民族民權民生都不能不由

多數人的自覺去做。少數人能抵抗外國麼？多數人不知道自己地位能選舉和被選舉嗎？經濟的被壓者不自己起來擁護解放他們的主義，這種平等做得到麼？可以說假使不是大多數人的自覺，必然失敗的。上次辛亥革命的失敗。其最大原因便是沒有大多數人的自覺。少數革命者便變了特殊階級。所以必須喚起民衆的自覺。喚起民衆就是要將革命的理論和對象告訴他們，使他們組織起來，自動的在一個旗幟之下奮鬥，在我們黨的指導之下前進。

第二是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在現今國際局勢孤立的國家主義無論怎樣是不可能的，尤其在四面楚歌的中國，如果還要保着外不親善的面孔，樹敵過多，滅亡可待。固然帝國主義者中間也有暗潮，也有爭鬥，但是如果侵犯他們共同利益時，他們也就促成了聯合的戰線。這個『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口號應有兩點的認識。第一是同被壓迫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向着敵人進攻表示自身的覺悟和實力，因為與壓迫者的聯合，只不過是利用，而且總要給便宜把他佔，才可以

爲你利用。但是和被壓迫者聯合，那就利害相同，力量也就一致了。第二我們要看平等的意義是不拿我們來做犧牲品，也不是口蜜腹劍的共存共榮的蜜話，而是眞實的合作。所以我們在打倒帝國主義的進程上，這種『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的政策實在含有極大的意義與價值。在這裏我們可以認識打高調喊着『外不親善』的醒獅派，實在是虛矯不切實，同時更可以認識冒着我們的口號而充俄國走狗的共產黨，更是卑鄙淺陋。

這篇小文章已經寫完，大概的結論是：中國的革命是國民革命，不是馬克思式的社會革命。馬克思式的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階級革命，而在生產落後的國家，因爲無產者還佔少數，因爲佔少數而力量不夠，於是就變爲無產階級連絡中小資產階級的一個自相矛盾的革命。階級革命的先決條件，應該是：(一)什麼是階級？(二)客觀上階級的形式如何？(三)社會革命是否可能？但是馬克思並沒有爲階級下定義，所以兩個對壘式的階級革命根本上就失

了確定的基礎。列寧派對於階級的區別，固然補定了三個標準，但是我們的分析，沒有一個是圓滿的。不圓滿的最大原因就是他的標準是破片的，是不適合於經濟的實際情況的。拿這種沒有確定的基礎和不合實際情況的階級革命理論到中國來試驗，結果不但是損失，而且這種失敗必定要犧牲全社會的民衆。所以中國的革命，唯有孫總理的國民革命的方式是對的，是行得通的。國民革命的目的在對外實行民族主義對內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目的是互相連合的不可分開的。所以我們革命的方法是：一，喚起民衆；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中央半月刊）

中國的國家秩序與社會秩序

薰宇

離故鄉（貴州）將近十一年了。初二三年接着家信，都只是些平安話，每年還可從家中得到百元的匯款。到了近八九年，却一年一年地不平安起來；不滿二十行的信中，總有七八行是叫苦的。米每石從三四元漲到四五十元，鹽每斤從一角二三分漲到六七角；收入呢，却反比例地減了去，薪資欠而又欠，折而又折，好容易到手幾張票子，市價每元還只四五角。在外面讀書的弟弟，一年兩年不能定哪時可以得到一點匯款，匯費每百元從一三元升到五六十元還沒匯處。本來「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的地方，現在却遍處閒田都被蔓草佔領了。不開的田也大半爲了間接供給軍餉，而在保護之下種着雅片。小孩子幾個銅板一斤地稱了賣活的。一次一次的家信都有這類的話在上面很顯明的地寫着，看家信比看逼討高利債的信還苦。

在這樣情況下面得讀長谷川如是閑的中國的國家秩序與社會秩序（本刊前一號）

正和患了重傷風，拚命嗅了鼻煙剛打幾個噴嚏一般；清快是清快了，但鼻孔裏總是辣辣的，嘴巴大大地張着幾乎換不過氣，眼睛裏也不斷地流下淚來。所謂中國的社會秩序者原有冷暖的差別嗎？恐怕只是早遲的問題吧！

信賴國家秩序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夢原應當早醒的。但社會秩序能因了國家的紊亂而失調，就算不是本身的病態，也是體氣不健全的表徵。從都會的膨脹來看中國的社會秩序，正是病態啊！恰如，肚裏有了寄生蟲的人食量增加一樣，這樣的人的面皮不總是帶着青黃色的嗎？上海電影公司的發達不是正當附近起了戰爭的時候嗎？耳朵裏聽着隆隆的戰炮聲，眼裏却正看着採茶女的國產影片，這是何等的高雅安閒！所以有這樣的厚顏者何故？交易所也會旺盛過，到了現在却只殘留幾所高樓供人憑弔，這一興一衰的緣由在哪裏？所謂都會的繁榮只是外力壓迫中的掙扎，能掙扎到怎樣的程度，誰敢寫這張包票？中國的國家秩序的破壞，正是中國的社會秩序動搖的表徵。

有人說，中國無所謂國家，只有天下；這話很有點意思。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但皇帝本是「天子」，而作民「父母」的。所以由集團方面說，是天下，由個體方面說却只有家族。所謂中國者就是若干家族以家族形式結合的大團體。試一比較中國的國家和家族，很容易看出形式相同來。家族以家長爲首領，大權獨攬，其餘助理家務的，只能奉行故事，而無實權，即或偶有例外，也必是家長所默許的。國家以皇帝爲首領，大權獨攬，其餘臣僚，只是遵旨辦理庶政，而不能自主，即或偶有例外，若不經了皇帝的默許，就是叛徒，——叛徒當然不是正當的。其次所謂家長和皇帝都是命運和名分的產物；所謂改朝換國的開國皇帝正如暴發戶的家長。

不但國家和家族是同一形式，就是社會也是這樣。一般人的尊重長老的習慣，就是這種表徵。原來鄉村的基礎就建築在家族上面；一村數百家只有一姓或兩姓的，在中國是很容易找到。如廣東福建等省的械鬬固很顯然是家族中心，而中國人對於

同鄉會這件東西的熱心，以及同鄉會的最大任務只是安排義地和厝室，都是同一精神。中國雖號有四千餘年的歷史，直到現在還一宗法社會的形式。

試先看中國的家族。家族所以能維持，固有經濟的原因，而人力所可盡的却不在這方面，只是一個「忍」字。張公藝能維持到九世同居，傳爲中國人的美談；原靠百忍的精神。「忍」本是對於不安狀態的消極手段。經過這種訓練的中國人，就產生兩個特點，自私和苟安——這是維持家族最需要的。

爲了要忍，所以對於公衆事業的奮鬬非但不必要而且不容許。因爲，大多人惰性總比較地深，要爲公衆事業有所奮鬬，常不免有所更張，這就大違反「忍」的精神。於是最初不過是不敢爲公衆事業奮鬬，久而久之，便倂公衆事業也忘却，而成爲純然的自私。

因爲要忍，所以不得不保守。以保守爲目的，最好的，自然只是使已有的一切不中落。但這也是大不容易，久而久之，便欲保守而不能，久而久之，只得歸於苟安

家族的特點是自私和苟安，以家族爲雛型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也是自私和苟安。一切社會事業，都只敷衍了事；賄賂成爲公開的祕密，也就是同一來源。旅館、酒館，用了加一的小賬或堂彩來代替私索的小費而小小賬的不成文法同時就產生；輪船上茶房的小賬有時和船資相等；乳母要求僱主供給衣服、首飾。這些都是自私和苟安的產物。在施的方面，最初不過一二個人想用了分外的給與以取得優越的利益，在受的方面却變成了權利。好在兩方面的關係很少有永續性，所以無妨忍耐過去。所謂中國的社會秩序者，除了名分和命運，就是這種力支持着。

本了這種精神構成的中國社會，對於一切危害的壓逼都用很巧妙的態度去應付。鄭莊公對叔段的「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以及「無庸，將自及，」「不義不暱，厚將崩，」的陰狠手段，成爲中國人唯一的反抗方式。一般人認爲誨盜的水滸傳中所描寫的打家刦舍的宋江等，原也只以自保於水泊等候招安爲目的。李逵雖痛

痛快快地說：「放着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但梁山泊的好漢們並不同意。

就是很發達的以桃園結義和梁山泊爲榜樣的祕密結社，根本上既有從家族思想發展的種族革命的色彩；而組織也是家族的形式；維繫團體的根本的力量也是家族道德。所以，無論政治如何紊亂，中國人唯一的希望「眞命天子」出世。如抗稅、罷市、罷工、等行動，用來作擁護社會利益的戰術的事，實在不曾有過。這幾年雖不成熟地偶然出現，但都是在有關於外交的事件上；而且多半是受動的。

但是，現在畢竟是二十世紀了。中國幾千年關閉得很嚴密的門戶早被衝破。以農業時代的戰術去應付工業時代的新侵略當然力量不夠。於是家族的存在根本動搖。而歷來以家族爲中心的道德也動搖，維持社會秩序的主力頓形減縮，因而所謂國家秩序也就不可收拾。

中國這十幾年來所產生的內戰，名義上雖有護國、護法……等等，但不過名義而

已。「眞命天子」的想望旣消失，就如家族中父親亡故兄弟併立一樣，强有力的都想擴張其自私的範圍，因而爭奪不休。只要看屢次的戰爭以妥協爲終結，就可知道兩方都無主義。只要看屢次戰爭都以買通對方作內應而取勝，就可知道除了權利再沒有別的目的。

從古以來，中國的名將，大都以子弟兵取勝，這就是軍隊的團結也全仗家族道德維繫的明證。近來家族道德根本搖動，所以軍隊中倒戈的事實，無一能幸免。

在從前全體社會都以家族的形式支撑着，擾亂久了，無論甲方或乙方同一受害，只有程度的差別。所以消極的態度終有見天的一日，樹倒自然猢猻散。現在却有些猢猻是站在別一樹上的，不但散不了，且能將那要散的猢猻援引去。這就是武力與資本主義勾結的結果。於是老式的應戰法全不適用了。

總結來說，中國的國家秩序、社會秩序都和家族秩序用同一形式存在，而用同一方法維持的。到了最近這賴以維持的方法旣失掉了能力，國家和社會的混亂固不必

說，即家族生活也正無以善其後。中國人現在有多少不感受聚族而居的苦痛的呢？這中間雖有經濟的原因，但這種原因旣無法避，適應的相當的方法不得不急於創與。最使人失望的，就是這根本的創傷還不曾很瞭然地被中國人認識。因此，有的人極想囘復到舊的狀態，而有的又只歸咎於政治或社會。哪知主要的原因却在構成中國社會的各分子間的相互關係上？

讀了長谷川如是閑的中國的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以後最使我感着不安的，就是他以爲中國國民正用了猛烈的勢焰把生存擴張着，而中國人的生活愈趨繁榮。不知這正是中國外強中乾的狀態，長此以往，眞不堪救藥！

至於他認爲「中國生產階級的行動、組織、秩序將如支持過去的中國的樣子，把現在的中國來支持；」我是中國人，實不敢有這樣的自信。「軍國的統一和政治的統一，或有或無，都不是中國人民生活上的死活問題；」這我也有同樣的感知。但以現狀而論，倘使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和秩序依然強固地存在，最少政治的統一絕

不如現在一般地無法想望。

一方面軍閥的掠奪方法，雖有變化，軍國的勢力以及政治的勢力雖在經濟勢力之前失其優越；都含有退縮的意味。但果因此而消滅了由甲軍閥移到乙軍閥，由這政黨移到他政黨的狀態，則頑強的資產階級必然相應而生。他方面現在被軍閥蹂躪着的人們，大多數却仍保着小農生活，對於一切壓迫仍抱了聽天由命，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說不定還要產生大地主操縱的大農制度。而因了外國的工商侵略同時襲來，一面既是落伍者，一面又多有一層的壓迫，那時中國人眞要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

所以職業的組織雖或是支持中國的一法。但要中國人從缺乏文明科學的生產社會解放出來，在行動組織和秩序上加以科學，而完成了支持文明的中國的生活過程的創造，實是難能。

中國當前的問題，就是如何使生產者，從已搖動的老式的維持秩序的方式中，脫

身出來，立牢了重行創造新生命。更根本一點，就是如何使他們知道這是他們的義務，也是他們的權利。其次，就是怎樣可以越過經濟生活上勞資對抗的嚴酷的過程而踏入更進一步的進展程序。這問題倘沒有適當的解決，中國人將永如今日受世界大潮流的激盪，弄得頭昏眼花，精疲力竭，無以自拔。現在中國已到了左右做人難的地步，怎樣可以立定脚跟呢？這實在應當想想的！豈特應當想想而已，簡直非開特別快車不可了！然而一回看中國人，依然在發揮自私和苟安的習性，所謂「蓬蓬地把生活發展」者，只是禁當不起的虛譽！

（一般）

革命與進化之關係

范錡

國人天天講革命，革命究竟是什麼？想人們必以爲革命是武力的破壞，或以爲是流血的悲劇，故一言革命，人多驚心動魄，以爲是社會不幸的現象。其實，革命常伴改善及進步而來，人類社會有進化，實因人類能自革故而求新。革命二字，起自周易，謂：『天地革而四時成，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疏釋之曰：『革其王命，改其惡俗。』蓋古者謂天子受命於天，故王者易姓，叫做革命，言天命已改。卽此而觀，革命二字，原來帶有改善、進步、及建設等意思。英語革命文字，叫做 Revolution，而進化則叫做 Evolution，Re 的語意，就是『再』字，『復』字，或『復歸』的意思，加之於Evolution，可謂之曰，再開展，再發達，或再進化。而Evolution 之頭一個E 的字母，則因字同音同，而略了的。故以英語來解釋革命二字，也含有進步發展的意思。可知道革命，是多數民衆奮起而打破不平壓迫再謀合

理的社會之建設的一種強烈的急進的運動。

但是進化又是什麼東西？是生物的進化呢？還是社會的進化呢？這不消說，是社會的進化。可是社會的進化，又是怎麼樣？據一般的見解來說：社會進化，就是社會上同質的東西，變爲異質的，換一句說，就是未分化的東西，進而爲分化的，或簡單的東西，變而爲複雜的，此一也。疎漫無組織的東西，變而爲緊密有組織的，此二也。不定形東西，變而爲定形，此三也。但只此，猶不足以明社會進化之觀念。茲再將社會進化，分爲社會組織的進化與社會現象的進化而言之。社會組織之進化，是由無階級、無分業，彼此相互差異甚缺乏的集羣，漸次增加其分子、階級、分功、進化而爲複雜的大團體之謂。社會現象的進化，就是社會文化之發展，單一性的道德、宗教、習慣、法律，漸次分化而爲複雜的種種之現象，並且增加其種類或數目；例如古者約法三章，可以規定一切的行動，及後來法令益多，律例益繁，即專門家亦莫能枚舉了。又如語言文字，古者措詞單簡，含意衆多，類皆佶屈聱牙

，不可卒讀，後來新語增加，字彙繁益，人都能描寫事物盡致。這也是由單純而至於複雜，由同質而至於分化，一個好例呢。

觀上所說，社會進化的觀念，固然是明白了，但是社會何以能進化呢？牠的進化原因，又在什麼地方呢？這答案，雖然是可有種種，然不外人類情感、欲求、理知，或思想之使然。斯四者，可稱爲社會進化之原動力，使社會不能不向一定方向而進行。但情感欲求，雖可稱爲社會原動力，然其自身，也含有破壞的性質，設使不拘束其行動，而善爲統制之，則社會決不致於進化。譬如吾人利用國民情感，固能鼓起他們的熱血，使之蹈火投湯而不辭，然此僅足爲破壞的行動，與之言建設進步，則不行了。故訴諸情感欲求的行動，爲無意識的，自然的趨勢，社會有無進步，殊難斷定，即由此生出種種社會的現象，也是自然的產物。因此可知道徒然訴諸情感欲求的革命，亦爲無意識的，自然的過程，或成功或失敗，也難逆料了。所以我們要用理知來統馭情感欲求，要用教育宣傳以統一國民思想。至於社會人口之增加

，外界之環境，競爭之激烈，分業之發達，都市之集中，文化之發達，經濟組織之變化，生產技術之發展等，皆爲社會進化之條件，可與社會進化之動因，表裏爲緣了。

這樣看起來，社會進化與不進化，固與革命無直接之關係，革命以外，尙有種種的原因，何以單獨說，革命與進化有關係呢，這豈不是舉其一而廢其百嗎？殊不知，革命不限於武力征伐，武力征伐，不過顯而易見之一事，此外如比較的平和的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宗教革命、產業革命、學術革命，以及家庭革命等，都可叫做革命。革命所包範圍極廣，大概打破陳舊的、腐敗的、惡劣的現狀，急劇而求新穎的、進步的、合理的目的，皆可叫做革命，而革命，卽爲社會進化最大之原因。自有史以來，無論如何革命，其結果，都帶有進步的要素，不過不加以理知的指導，組織的行動，則牠的進化，有疾有徐，有遲有速耳。

至於世界學者，所發表的革命的理論，都帶有時代的性質，應時勢之要求，而爲

革命的主張。例如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論，洛克盧梭天賦人權說，馬克斯階級戰爭論等，皆適應一時代一社會之要求而發的，在其當時，確爲嶄新的，進步的主張，不過時過境遷，則他的價值効力，也就隨之而滅却，或竟至於消滅。故我們不能以一時代之主張，一社會之要求，硬來強合於己國，是很明白的。可是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實將有史以來人類社會一切重要之革命都包攝在其中，苟能適應時代環境之要求，而斟酌取捨選擇，或分別緩急先後，可以傳至人類大同而不朽。但在中國現在局面，則有兼行並顧之必要：第一，強權壓迫要打破；第二，驕橫軍閥要剷除；第三，困窮民衆要解脫；斯三者，皆爲全國民衆，急要解决的問題。不怪得胡先生謂三民主義，是連環關係的，有整個解决的必要，眞是切中中國社會的要求！

革命的學說，既然是應時勢要求而發生，那末，革命的運動，也不可不應社會的要求了。設使革命運動，不是多數民衆心理所贊同，革命目的，不是社會生活所要求，則革命不惟不能促進社會之進化，並且也斷不至於成功，社會生活，原有共通

之特質，居其中者，他的思想、感情、意識、興趣、信仰，常趨於共通，而自成一種特別的社會，其表現於外者，則有特殊的傳說、歷史、藝術、哲學、文學、風俗、習慣、語言、政治、法律、制度等，固然是不必盡與人同，但是也不必強之使同。倘外來思想文化，能夠適合牠的要求，則將不翼而飛，風行甚速，如果不適合牠的胃口，縱有一部人極力宣傳鼓吹，也必歸於淘汰，徒增社會上之衝突及紛亂而已。故革命運動，必適應社會的要求，然後能團結大多數力量，而求社會之進步改良。

共產主義，初傳入中國，所以能聳動一時者，固牠的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實合國人心理；因國人受強權壓迫已久，咸欲鋤而去之，故能翕然風從。但是後來中國共產黨，也想將俄國式無產階級專政，來實行於中國，國人始覺得其鹵莽猛烈，皆疾首蹙額而相告曰：「這是不行，」於是羣起而非之，不久，即雪消雲散，至今國人，提也不提，總覺得他們爲搗亂派。可是國家局面，長此紛亂下去，則厭亂之心理

，將變爲自暴自棄之行爲，窮困之情緒，將化爲梃而走險之妄舉。故今日國民革命，不可不順應輿情而肅清內亂，急謀統一，打破壓迫，發揚文化！

夫革命固然是要順應社會的要求，然後能成功，然後有進步，但同時，社會上種種的建設，也不可忽略。社會上所以要革命者，有積極的和消極的二意思：消極的方面，是打破暴力的壓迫，掃除政治的腐敗，改革頑固的惡習，解放無辜的民衆，洗滌社會上種種流毒等，都是破壞的革命；積極的方面，是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增進民智民德，擴大生產工業，振興交通水利，及其他種種爲民生謀幸福等事。中山先生有言，革命與建設，是相因而至，必相輔而行，設革命無補於國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是以暴易暴而已。眞是切中肯綮之言！夫革命已爲社會上急劇之變更，則牠的破壞，當然是急劇之破壞，同時，牠的建設，也當然是急劇之建設，如果有此破壞，而無此建設，難道破壞了的房屋內，還可以住人嗎？故有急劇的破壞，不可無急劇的建設，而急劇的建設，又所以促進社會進化了。

革命要適應社會要求，要與建設並舉，這固然是很要緊的，但是革命之本身，尤貴有組織的行動。組織的行動，就是有計劃、有層次、有先後，向着一定的方向而進行，各分子皆能意識了解，團結其力量，分途工作，以期最後目的之實現。至革命所以要有組織的行動，就是因為有組織的行動，能省時省力，而成功速，而進步快，這是很明白的事實。設革命行動，而無組織，是等於烏合的羣衆之運動，不惟不能成功，並且也决不能使社會有進步發展之希望，這也是很明白的事實。可是世界上各國社會主義者，往往因見解不同，而異其主張，因方法不同，而異其政策，因思想不同，而異其理論，互相傾軋，互相仇視，甚至互相鬥殺，不獨破壞了他們內部的基本的組織，並且引起了無數的派別，使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者，同聲歡呼，手舞足蹈，眞是可悲可痛的事啦！撥其所以致此者，固有種種的原因，但是無經驗，無訓練，無團結力，無嚴密的組織，實是最大的原因，在社會進步上，也就全然失其効力了。所以我們現在革命，不可復蹈各國社會主義者的故轍，應當團結其

力量，取一致的態度，根據中山先生有組織的建國方略，積極進行，而期一一實現於事實，這就是促進社會進步了。

從大體上看起來，社會上無論如何革命，或是法律上的革命，或是政治上的革命，或是宗教上的革命，或是思想上的革命，或是產業上的革命，或是經濟上的革命，都有貢獻於社會的進步，因爲法律、政治、宗教、思想、以及產業、經濟等等方面，會發生革命運動時，其本身必然先腐敗，或陳舊不合時代的要求，所以革命一行，卽能革舊啓新，另陳新的局面。但此局面，繼續已久，又將不適於別的時代的要求，而另發生別的時代的革命，而從前革命，變爲過去的事實，歷史的遺跡：故人類社會愈革命，愈能進化。但人類社會，所以不徐徐改進，而必行激烈革命者，第一、因爲人類思想進步快，社會組織改造難，故不破壞，不易另行建設，此革命所以必帶有破壞的性質。第二、因爲人類常富惰性，喜保守現狀，而惡改革變遷，但少壯分子，必力加批評攻擊，而老成分子，亦必頑強抵抗壓迫，故必致於破裂，

此社會上所以常有急進保守二派之衝突。第三、支配階級，或握有優越的地位者，常欲維持其特權，利用國家權威或機關，以壓迫被支配階級之反動，此革命所以必演流血悲劇也！有此三種重要原因，人類社會，所以不易徐徐改革，逐時勢潮流而進化。

但是社會進化，是如孔德諸人所說，一直線上昇呢？還是如韋柯等（Vico意大利歷史哲學者）所說，環境的演進呢？或者如賴布尼子（Leibniz）所說，螺旋式進步呢？還是如赫格爾正反合的進化呢？抑或是如馬克斯派所說，因階級戰爭而後有進化呢？其實，社會進化，無一定的形式，而形式也不能說明一切社會的進化；社會進化，有時也許一直線的而前進，如現代文明之發達；有時也許是循環的，如中國歷史一治一亂是；有時亦如螺旋形，有盛、有衰、有進步、有退化，如古代希臘然；又赫格爾正反合歷史觀，也足說明社會上種種興亡、戰爭、統一諸現象；不過馬克斯階級戰爭說，尤適合於現代勞資階級之衝突，及中世時，貴族地主與中等階級

之爭鬥；但欲以此爲說明社會進化之法則，則又太牽強了。若曉得人類生活，不止於物質的滿足，人類戰爭，不盡於階級的戰爭，社會進步，不限於階級之爭鬥，自知馬克斯學說，不能爲社會進化法則了。

然無論社會進化形式如何，發展方向如何，社會是不絕前進的，則爲不可掩之事實。苟能以科學的方法，觀察社會內部的要求，社會外部的關係，團結我們的力量，依着一定的計劃，積極的奮勇猛進，以期外的壓迫之打破，內的建設之確立，則社會進步，自可一日千里，如日本之維新然，固不必依照一定的形式，也不必經過自然的趨勢。可知道社會進步之與否，全視人們奮鬥能力之如何，奮鬭方法之如何，以及奮鬭方向之如何，這是我作此文的大意。

（中央半月刊）



道德問題

知

「世風不古，人心澆薄。」一般社會常有這種論調，我們耳聞目見已經不少，直至今日，還有恢復舊道德的聲浪，也可見得謂五千年的舊道德勢力確是不小。

舊道德三字，當然是新道德的反響；但是道德兩字祇有是與不是的問題，不能有新與舊的問題。道德是人在社會上最適當的行爲，所以適當的是道德，不適當的不是道德。人的本質，原有爲人爲己兩種趨向，但是爲己的行爲，未必全是不道德行爲；反之爲人的行爲，也未必全是道德行爲。因爲社會個人是相互生存，不是分離生存的；所以爲己之極，反是爲人，爲人之極，亦可爲己。至於如何可稱道德，即在權衡這爲人爲己兩方面，定奪最適宜之一點的所在。大概道德的原則，是在個人有充分的發展，但不致損壞在社會全體之安全；社會有支配的勢力，而又不致侵害個人生存的目的。因此一來，道德兩字，就極難講。因爲社會狀態，何等複雜；個

人差別，何等顯著；社會有流動性，個人亦有流動性，這最適宜的一點便時時發生疑問和爭執。從古到今，社會不斷的變化，道德也不斷的遷移，沒有一時，沒有一地，道德性質不在那裏更變。今日稱爲最適宜的行爲，明日未必適宜；昨日稱爲最適宜的，今日又未必適宜。換句話說：可以維持此一時代之社會，未必能維持彼一時之社會。道德固是造成社會的要素，但時刻顯露其裂痕，補救方法，就在時時有適用的道德，來代替不適宜的地位，如此社會可以常有進化，個人方面不受壓迫。

歐美有歐美的道德，代表歐美社會最適宜的行爲；宋元明清有宋元明清的道德，代表宋元明清社會最適宜的行爲。在歐美或宋元明清的社會內，我們不能指出他道德的不是。但是社會不是祇有歐美式同宋元明清式兩種，以爲除了歐美式只有宋元明清式的道德的心理，恐怕對於道德兩字的觀念，有些弄錯罷。總之，道德本來是習慣的制度，自然發生，不是有人可以勉強的，與法律不同，法律是行動上的，道德是見解上的，還是道德教育家應該研究的。

（申報）

革命與道德

無遺

俄國自華爾塞一役慘敗以後，列寧派西進的政策，打通地中海，經營歐陸的夢想，完全失敗。於是不得不順風轉舵，改變西進的戰略而轉向東方。

東方與俄國接壤的國家，只有日本和中國。日本自明治到現在，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物質文明，一方面建設國內的一切社會組織，國日以富，民日以強，縱因物質文明過於發達，形成貧富不均的病態，但是日本人總自信其可以醫治這一種病症，而對於外來的丹方，究不敢冒險嘗試，而況是對於有夙仇的俄羅斯所行的主義。

俄國東進的策略，既被拒絕於日本，中國就不得不成爲這個策略的唯一的目標。

中國幅員廣闊人民衆多，又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軍閥武人的推殘，人民只有大貧小貧，國家已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況且俄國東進的時候，正當中國五四運動以後，全國青年，頓因爲一時的現狀，而感覺到中國固有

的老方法，已不足維繫現在的中國。當時的情形，好似病急投醫，不暇選擇，所以對於外來的杜威羅素馬克斯，開的丹方，概行接受，唉，『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有什麽希奇！

俄國乘這個機會，一方面派加拉罕和素以賣國爲能的北京僞政府交涉。外託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美名，內師舊俄侵略政策的故智，實行其赤色帝國主義。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另訂不平等新約的代名詞，另訂新約好讓他承襲舊俄時代在中國所享的權利。觀於中東路至今不還，外蒙古的侵略有加無已，就可以證明俄國當時的用心。而一方面又派越飛鮑羅廷以大宗的羅布，收買無行文人做他們的貓脚爪，爲他們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效忠努力，爲他做準備侵略中國的第一種工作。

無行文人，羅布黨『無功不受祿受祿必有功』於是就造出『非孝』『打倒禮教』『百行淫爲首，萬惡孝爲先』的種種怪謬的言論，以顚倒黑白，淆亂是非，使中國人對於中國固有的道德，失其自信力，好讓孫悟空的金箍棒，到牛魔王的肚子裏來作怪

。道德乃測量是非的功具，毀滅道德，就是毀滅測量是非的工具。要欺侮一國人民，非先使這一國人民愚黯不可，要使這一國人民愚黯非先使其失掉辨別是非能力不可；要使其失掉辨別是非的能力，非先毀滅這測量是非的工具不可。——那就是毀滅固有的道德。

天主教的神父，耶穌教的牧師，在禮拜堂裏，詆毀孔孟譏諷聖賢，何嘗不是同無行文人，羅布黨，有一樣的苦心。却無非爲外國人來毀滅掉中國的道德，好讓他們來欺侮我們的人民，侵佔我們的權利。

鮑羅廷見羅布黨的第一種工作，已做得有相當的基礎，無行的文人，集合得很多，盲目的青年，附和的不少，同時又見中國國民黨是唯一的革命黨，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深得民心的唯一的領袖，歷史有四十年，黨員有數十餘萬，他們遂更進一步進行其跨黨滅黨的策略。使羅布黨黨員加入國民黨，聲稱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要成就世界革命，非先完成國民革命不可；而且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

國家，不能實行共產主義，所以他們應該先加入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孫中山先生以他的偉大的人格，忠厚的心腸，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度量，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就準許他們入黨，但是他們必須要遵守國民黨的紀律服從國民黨領袖的命令。然而俄國人說謊是他們聖經上第一條教訓，他們使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那裏是想帮助中國國民革命，不過是要滅中國，必先要滅革命的中國國民黨，要滅中國國民黨，必先使其走狗鑽進國民黨而漸漸的扶助其潛滋暗長，等其勢力養成，再消滅國民黨，最後再烹其走狗，而滅亡中國之目的，就可達到。孫中山先生在當時，或者未嘗不光燭照到他們的陰謀，不過孫先生對於這一班受了俄人麻醉的青年，總捨不得棄之不顧，總想以其偉大的人格，從困苦艱難中得來的經驗思想，來潛移默化他們，使他們覺悟蔑視中國固有的文化，是最大的錯誤，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更是數典忘祖替外人築侵略中國的基礎，這是滅亡國家種族的先兆。孫先生深希望他們翻然悔悟，集中革命力量，和國民黨共同與一切帝國主義決鬥。看先生在民族主義裏

把中國固有的道德，特別推崇起來，就可以曉得當時孫先生未嘗不曉得俄國人使羅布黨毀滅中國固有道德的陰謀，準許C.P.C.Y.加入的深心了。

不幸未及兩年，孫先生中道逝世，國民黨驟失導師，俄國人更肆無忌憚，鮑羅廷儼然以總理自居，國民黨黨員亦惟有所謂第三國際之命是聽，於是鮑羅廷又威逼利誘勾引國民黨中浮動份子，爲其爪牙，而美名之曰『左派』，對於國民黨中的忠實信徒，則汚衊之曰『右派』，且強歸納之曰『左派』是革命派『右派』是反革命派。『左派』『右派』兩個名詞，本來是歐美各國議會裏指急進派與緩進派的兩個名詞，用在這個地方，何所取義，令人難解，除掉分化作用外還有什麼意義。如其說共產黨是急進，國民黨是緩進，共產黨就不應該加入國民黨，或者國民黨就應該加入共產黨，共產黨在加入國民黨時候，就更不應該說：『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只適宜國民革命不適宜共產革命而要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了。』至於說拿羅布的、騙官做的、想領袖做的、甘心做人家的走狗的，爲『左派』；愛黨、愛國、愛同

胞、眞實信仰三民主義的，反爲『右派』；這眞是黑白混淆，是非倒置了！

俄國人造出『左派』『右派』口號的毒計：一是要分化國民黨，二是要把爲他效忠的走狗的地位抬高，把國民黨黨員的地位壓低，想威脅國民黨黨員去步他的走狗的後程，也去爲他築侵略中國的基礎，也去喝『非孝』『打倒禮教』『百行淫爲首萬惡孝爲先』的口號——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

國民黨如果是整個的黨，國民黨就有勢力，國民黨就可以救國，中國旣可以不亡；國民黨如其分化開來，國民黨的勢力，就要喪失，國民黨就要亡，中國也就要亡。鮑羅廷對於這一點看得非常淸楚，要亡中國必須先亡中國國民黨，要亡中國國民黨，必須先分化中國國民黨，『左派』『右派』兩個名詞，就是分化中國國民黨的秘訣。

國民黨的人多，共產黨的人少，國民黨有孫先生遺留下來的適宜於中國的三民主義，共產黨沒有適宜於中國的主義，照道理講起來，只應該共產黨被國民黨分化，

那有國民黨被共產黨分化的道理？鮑羅廷也曉得這種危險，所以創出『左派』『右派』兩個口號，來提高其走狗共產黨的地位，而壓低國民黨的地位，以顛倒黑白，淆亂是非，逼得國民黨人，走頭無路，要做革命黨，要做『左派』，就要投降；不然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所以在未淸黨以前，立志不堅的同志們，不是投降，便是妥協。

這一班立志不堅的同志們，投降妥協以後，輒自號於衆曰『左派』，且曰『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從此他們就無所不爲了。裸體遊行哪！免恥大會哪！擄人勒賞哪！殺人放火哪！都成了『左派』先生們的家常便飯了。漢口廣東的事實俱在，並不是我信口雌黃啊！這些『左派』先生們，就是戴季陶先生所說的『口裏說的是三民主義，心裏想的是世界主義，手上做的是個人主義』的先生們了。

『左派』『右派』兩個名詞，除掉了這些作用以外，還有一種作用，那就是竊賊易冠的作用。俄國人到中國來好比軟進硬出的大盜，中國的共產黨，好比是爲大盜巡

風做線索的小盜，左派的先生們，好比是大盜和小盜底下，混在人中間，得便就下手的竊賊。俄國人到中國來，打着扶助弱小民族，幫助中國國民革命的旗號，就是大盜欵進硬出的策略。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就是小盜爲大盜巡風做線索的先着，左派右派口號的運用，就是竊盜易冠的方法：

某賊竊人物，惟恐人之識己也。則易人之冠而戴之，而以賊冠加諸甲之首，曰，戴賊冠者賊也，必追之。且呼且走，卒安然而去，衆因疑甲爲賊。甲亦惑於其冠而賊己。衆遂拘甲，而甲莫能辯。

這就是竊賊易冠的方法，也就是「左派」「右派」兩個口號運用的秘訣。

除掉擁護「左派」「打倒右派」兩個口號之外，還有相似的一個口號，其作用與「擁護左派」「打倒右派」相同，其實質與「擁護左派」「打倒右派」也相同，不過因時、因人、因地、因事，之不同，有字句上的殊異——以迷眩本黨同志之耳目。我們且略舉幾種來看一看「打倒反動派」「打倒昏庸老朽」「打倒腐化份子」「打倒封建勢力

」「打倒新軍閥」「打倒個人獨裁」「擁護革命份子」「擁護民主勢力」「擁護總理的三大政策」等等由此類推，不勝枚舉。

這一類的口號，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也很近情理，誰也應該贊成，誰也不應該反對。「反動」「昏庸老朽」「腐化份子」「封建勢力」「新軍閥」「個人獨裁」這些字面完全是不革命反革命的字面，一望而知其爲該應打倒。「革命份子」「民主勢力」「總理的政策」誰也不應該反對，誰也應該擁護。尤其是國民黨總理的政策。那能不擁護呢？

這就是俄國人的方天印，這就是俄國人的倒脫靴，忠厚老實的國民黨同志，以常理來度這幾個口號，就着了他們的道兒了。他們的這些口號，外表雖屬官冕堂皇，內容却不是這麼一回事。他所謂「反動」「昏庸老朽」「腐化份子」「封建勢力」「新軍閥」乃是國民黨的代名詞。他所謂「革命份子」「民主勢力」「總理的政策」就是共產黨與俄國的代名詞。「打倒反動派」「打倒昏庸老朽」「打倒腐化份子」「打倒封建勢力」「

打倒新軍閥」無異就是說打倒國民黨。『擁護革命份子』『擁護民主勢力』『擁護總理的政策』，無異就是說擁護共產黨，擁護俄國。這幾種口號之中，最狠毒的，莫過於擁護總理的三大政策。第一三大政策之上戴上一個總理的帽子，國民黨同志還有誰敢反對。第二我們只曉得總理有三民主義，從未聞有什麼三大政策，他竟迷離惝恍來，這樣一個三大政策，弄得人莫名其妙。非上他們的當不可。這三大政策照左派先生們說，是農工政策、聯共政策、聯俄政策，此卽所謂三大政策。孫先生對於農工並沒有甚麼側重且含有階級性的政策，因爲國民黨是謀全民的利益，當然不會分開階級來，定什麼政策。孫先生對工人演講的時候，極力抬高工人的地位，但是要抬高工人的地位，必先抬高國家的地位。對農民演講的時候，主張耕者要有其田，但是要以和平方法行之。聯共政策一個口號，共產黨更是說謊。國民黨只容過共，而並未聯過共。就是容共也要他遵守國民黨的紀律，服從國民黨領袖的命令，他若要搗亂，我們當然要反共。至於聯俄政策，更要審時度勢，看俄國是不是以平等

待我，不以平等待我，我們當然要對俄絕交。

總而言之，他們運用這些口號的秘訣，就是順之者則曰革命份子，民主勢力……逆之者則曰腐化份子，封建勢力……朝順之則朝可以得擁護之奉承，夕逆之，則夕可以得打倒之報復。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使人人自危，共產黨之計售矣。他所以要用這些迷離惝恍口號，而不敢公然拿出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的口號，是因爲共產黨在當時羽毛未豐，勢力未足，不敢以共產黨與整個的國民黨對抗，只得用這些迷離惝恍的口號，來捕風捉影，使國民黨同志人人自危，而並不好自己承認這個口號，就是對他而發，就公然的出頭反對。這麼一來他就可以隨意汚衊我們的同志，陷害我們的同志，使我們的忠實同志，走頭無路，不得不投降，不得不妥協了。看吳稚暉先生在請查辦共產黨呈文所引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就可以證明他們的秘訣和苦衷了，『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心理機會……以打倒原來一般舊軍閥。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

爲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爲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來解決他們……」他們這種說法，無異說第一步，是因他們的勢力未足，不得不以國民黨的勢力做工具，等到他們勢力既充，再來消滅這種工具。說到末了被打倒者固然是共產黨已用過的，或是現在用不着的工具，被擁護者也不過是現在得用着將來也要被打倒的工具。被打倒的固不必以爲可恥，被擁護者也不必以爲可榮，都在人家頑笑之中，無勢力者先倒，有勢力者後倒，莫要以爲人家不打，不過時辰未到。親愛的同志們，看見我這幾句話，也應該驚心動魄罷。

共產黨這種詭計，說穿了一錢不值。可是自十年到如今同志中間被這個狐狸精的法寶迷住的，不知多少。他們所以上當的原因，就是都是過看重人家的法寶，過看輕了自己的法寶。我們的法寶是甚麼——便是我們國有的道德。如若我們看重我們自己的法寶，我們不管遇到甚麼希奇古怪的東西，拿這一個法寶一測量，那怕狐狸

精的原形不出現，可是我們設若把固有的法寶失去，且看經了自己法寶，那就不得不上狐狸精的圈套，直被他纏得骨瘦如柴，自己已成了張邦昌吳三桂還以爲是向左走呢？

『俄國人到中國來，究竟是用的甚麼法寶呢？他用的法寶就是帽子。如若你是順他的，他就把頂好帽子你戴戴。如若你是逆他的，他就把頂壞帽子你戴戴。『左派』『革命者』『左傾者』是幾頂好帽子，『右派』『反革命』『腐化份子』是幾頂壞帽子。要想戴好帽子，第一條件，就是要承順俄人的意旨，不然只好戴一頂甚至於戴上多少頂壞帽子。由上文看起來，俄國人到中國來，那裏是本扶助弱小民族善意想幫助中國國民黨來完成革命，簡直是要破壞中國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破壞中國。我們要是想俄國人把好帽子給我們戴，我們就要跟着他破壞中國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破壞中國；這就是戴『左派』高帽子先生們所做的勾當。如要想忠於國民黨，來實行國民革命，反抗一切帝國主義，使中國在國際上得到獨立平等的地位，俄國

人當然要把『右派』『老朽昏庸』『腐化份子』『封建勢力』『新軍閥』這些壞帽子給我們戴上了。

如若我們歡喜戴高帽子，我們果然要上當，就是我們怕戴壞帽子，也要上當；我們最要緊的就是把我們的標準拿定，在我們的道德標準之下以爲是的，我就應當做，在我們的道德標準之下以爲非的，我們就不能做，管他把甚麽帽子給我們戴呢？這些人所以上當的原故，或是因爲他們本來就沒有道德，或是看輕中國固有的道德，本喜新厭舊的心理，亂學時髦，所以他們的測量是非的那根尺被人家換掉了，他們自己還不知道他們的是非已經用人家從俄國帶來的定造的、存心欺騙不革命的一根尺量出來的，他們還在那裏做夢。這種尺寸，完全是靠不住的，尺寸完全是只利於俄而不利於我的尺寸。這一根從俄國定造得來的尺是甚麽呢？就是：無產階級是革命的，第三國際是代表無產階級的，俄國不但代表第三國際的。而且就是第三國際。所以俄國派來的鮑羅廷等，和俄國僱用的工具共產黨，都不能反對。如若反對

他們就是反對俄國，或是第三國際，反對第三國際，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就是反革命。這一根俄國定造的尺，可正可反，可是可非，可以作看家的法寶，可以做侵略的工具，可以維護一切壓迫別人的行動。這一班受欺的先生們，就是手抓着一把俄國人送他的一根俄國御用的玉尺，測量自己的行為，焉得不弄得是非顛倒，黑白不清呢？

其實這一根『俄國御用尺』也是曾經張溥泉吳稚暉兩先生說破，他並沒有甚麼希奇，實是一件中國的舊骨董，中國從前的帝王和強盜也曾用過，且藉這根尺維持了不少的私利，所謂『朕卽國家』『國家卽朕』所謂『受命于天』，這都是帝王御用的尺。還有那水滸傳上所說的『替天行道』那就是強盜御用的尺，帝王享受特別權利，怕人民反對他，所以他就造一根御用的存心欺人不公平的尺來維護其特別權利；他的這一根尺就有：他是國家，他是『天』，所以人民要反對他，就是反對國家，反對『天』；反對國家，反對天，就是造反，造反就是『反叛』。強盜運用『替天行

道』這一根御用的尺，也是一樣的情形。強盜是替天行道，反對強盜就是反對『天』，反對『天』就是造反，造反就是反叛。我們從這兩個例子來一看，西洋鏡馬上就拆穿。國家與『天』是兩個很抽象的名詞，帝王何以能受命於『天』？強盜爲什麼能替『天』行道？國家如何是『朕』？『朕』如何又是『國家』？我們除掉用行循環的論理來下答案，是沒有方法可以找出答案來的。

然而俄國就是第三國際，就是受命於天替天行道的騙子，至於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一句話，也嫌太籠統，無產階級是革命不是革命的，全要看革命的定義如何，如若說一個階級，用一種經濟勢力去壓迫別一階級，被壓迫階級，起來反抗，當然是革命的。所以無產階級反抗有產階級的壓迫是革命的。如照這個意義來說，那麼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壓迫其他階級，無產階級，豈不是成了反革命了嗎。其次也要看環境怎樣，這句話才有意義，比如像中國現在，國內有除掉幾個帝國主義的走狗官僚買辦外，就沒有資本家，更談不到資產階級，人民所受的壓迫不是一階級受

其他階級的壓迫，而是全民族受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的勢力——政治力——武力——經濟力的壓迫，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說小民族是革命的，才有意義，若說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便沒有意義。我們要不管「革命」的定義如何，限制這一句話盜開的如何，這無產階級，一個名詞就可以作為萬應仙方，可以拿他去殺人放火，可以拿他去奸淫擄掠，因為只要是無產階級做的，便是革命的，還有什麼不對的呢？再進一步說所謂無產階級，也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與國家和天是一樣的空洞的。怎樣叫做「無產階級」？那些人算為「無產階級」？第三國際是怎樣代表無產階級？俄國何以同第三國際是一樣的能代表無產階級？俄國的政權是不是在無產階級手裏？如是在無產階級手裏，何以俄國還有乞丐與娼妓。我們若是這樣的來問一問，就可以看出俄國這御用尺上的機關，不過是新帝國主義者侵略他人的工具，壓迫者對於被壓迫者運用的一種巧妙罷了。怎樣夠得上談革命呢？

這一種俄國定造存心欺騙、不公平的偽尺，這種新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工具，這

種壓迫者對於被壓迫者運用的一種巧妙，一天不消滅，我們的國民革命的障礙，就一天不能掃除；中國固有測量是非標準，一天不恢復，我們敵人和朋友，就一天辨不清楚，我們所要實行的國民革命，就一天不能完成。

我們的這一根最準確而且最公平的眞尺是甚麼呢？就是我們固有的道德。我們的這一根最準確最公平的眞尺固然可說是我們固有的，也可以說是世界公有的。因爲一根可以測量眞是眞非的尺，一定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如若受了空間時間的限制，那便不是最準確最公平的眞尺，而是存心欺騙不公平的假尺了。一根最準確最公平的尺，必定有他的對象，而對象必定是人類全體，有益於人類全體者就是是，無益於人類全體者就是非。如偏於一個階級，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者，就是爲私，爲私就是不公，不公就是非。不過有時人類的部份也會互相發生衝突，或是一個階級壓迫其他階級，或是一個民族壓迫其他民族。我們遇到這種衝突的時候，我們若是以人類的全體福利爲前提，我們只應當把那個壓迫除去，而不應該使他們互相

報復，因爲一互相報復，那個『壓迫』，就始終還是存在。今天這一個階級壓迫那個階級，明天那個階級又要壓迫這個階級，今天這個民族壓迫那個民族，明天那個民族又要壓迫這個民族，壓迫者雖然變成了被壓迫者，被壓迫者，雖然變成了壓迫者，而壓迫依舊存在。壓迫存在，公理就不存在，公理不存在，人類的幸福就享不到，人類的幸福享不到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不道德。

現在再拿俄國來做例說明，俄國人到中國來聲稱以平等待我，放棄不平等條約，且謂因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不需共產革命，所以使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幫助中國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他要是講眞是非，他要顧信義，也就應該根據同我們立的約，實行放棄一切帝俄時代從不平等條約上所得的權利，中東路的和其他一切權利，當然應該放棄，外蒙古不當侵佔，對於中國國民黨更不應當用分化離間的策略，來破壞中國國民革命。換句話說，他就應該拿他和我相約那根尺，來測量彼此兩方面的行爲，殊不應該拿他在俄國定造的一根存心欺騙不公平的尺，來測

量彼此兩方面的行爲。這一根尺的本身，已偏重一方面，還有甚麼公道可講。當然便利於俄者，全是革命。不便利於俄者，全是反革命了。其實他所謂，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不需共產革命云云，根本就是鬼話，惟其因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他們才把這種黃巢張獻忠的革命方法，拿來中國試驗，如其中國的產業發達得像歐美那樣，這種革命的方法，就失了效用，他便不白費心思了。

或謂俄國人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俄國是想完成共產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是想完成國民革命，俄國人是謀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國民黨是想謀全民政治的，中國國民黨要成就中國國民黨的目的，俄國人也要成就他自己目的。俄國人之破壞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以及破壞中國，也不過是要實行他的信仰，實行他的主義，他從前的聲明，也不過是他實行他的信仰，實行他的主義的手段罷了。俄國爲信仰的成就，主義的成就而行其手段，有甚麼不對呢？俄國的這種行爲，在我以爲是手段，在他以爲此不過他的目的之一段非實行這一段，他的目

的就不能成就，所以他就非這種手段不可，「Necessity Knows No Low」又有甚麼不對呢？

我們姑且退一步講，俄國在中國所行的陰謀，乃是爲實現他們的主義的手段，從俄國人目光來斷定，或者俄人因爲要實現他的主義而行手段，未嘗不是。不過我們現在所要問的，就是俄國自己究竟相信馬克斯主義不相信？共產政府裏的執權者，是否是無產階級？俄國的無產者，現在的情形究竟怎樣？

我們先來答第一個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盧隱先生已在本刊的十一期說得很詳明，他說：「共產黨取得政權，所應用的是策略，而所沒有實行的是主義」（參看本刊十一期第六章），足見得俄國革命的成功，只不過是列寧策略的成功，欺騙無產階級的成功，少數人專政的成功，並不是馬克斯主義的成功，並且證明是馬克斯主義的失敗。又證明他相信馬克斯也不過是一種策略。只要取得政權，新經濟政策固好，舊經濟政策又有什麼不好，畢竟得到政權就罷了。旣得到政權以後，橫豎是用

紅色恐怖的暴力來維持他們的政權，誰有這些閒暇來談甚麼主義呢？有的是暴力，有的是權威，誰敢反對，誰就是反革命。除了蘇維埃又有誰有資格爲馬克斯主義說話呢？

關於第二個問題，可把最近俄國的事實來做我們研究的材料，最近俄國反對派託落斯基被放逐，隨行的行李有七十餘件，不知者以爲託氏是美國的一個大資本家，誰能斷定他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的一個被放逐的領袖呢？還有一段新聞說，俄國某領事夫人有一珠練竟價值七千餘元，他們所過的這種生活，那裏是無產階級，簡直比大資本家還要闊綽些，這眞是如吳稚暉先生所說的：『至於共產主義無產專政云云』都是說鬼話用騙術的材料，你看木司科無產階級整千百的睡在火車站待客室的內外，那專制的止是幾個說得鬼話更像、用得騙術更辣的共產黨。他又說：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闊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授給慈悲呢？他們在木斯科無產階級專政十年了。爲什麼無產中尤無產所謂乞丐還是滿街呢？爲什麼男女社交已經

公開，四千女子僅占有他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

我們由此可知俄國所謂信仰馬克斯主義，所謂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可還是一種欺騙的法術，就拿那根定造的存心欺騙不公平的尺去測量，也還是不信不忠，所以是反革命反道德的。

最後所要研究的，就是他們的幌子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含有四種理論，唯物史觀，階級鬬爭，資本集中，剩餘價值。我們要批評他的全部理論，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了事。但是批評馬克斯主義，不是本文的原旨，而且篇幅有限，我現在只好把總理在民生主義裏對於馬克斯所下的結論，美國威廉氏在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裏對於馬克斯主義所下的結論敍述一下，就可以知道馬克斯主義的本身，也不過是反科學的、反社會的、反進化的、反革命的，主義而已。

孫先生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求生存，人類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

生存，才是社會進化底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化進底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祇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馬克斯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爲因。因爲馬克斯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指福特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斯的盈餘價值來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斯都是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但是馬克斯當時的判斷以爲要資本家先銷滅，商人才可以銷滅，現在合作社發生，商人便先銷滅。馬克斯的判斷和這種事實，又是不相符合。……照馬克斯的學理講漢冶萍公司既是有鋼鐵的好出產。又有大資本。應該要賺錢。可有大發展，爲甚麼總是要虧本呢？由漢冶萍這一

個公司的情形來考究。實業的中心，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在銷費的社會。所以不能發展，總是不能賺錢。因爲實業的中心，要靠銷費的社會。所以近來世界上的大工業，都是照銷費者的需要，來製造物品。近來有知識的工人。也是幫助銷費者。銷費甚麼問題呢。就是衆人的生存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所以工業實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重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爲社會歷史的中心。

再看美國威廉氏的對於馬克斯主義的結論：

『(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第七三頁)

他說：『(一)馬克斯主義不根據於社會進化底定律所以是非科學的而是烏托邦的。(二)馬克斯主義不是社會的而是反社會的。(三)馬克斯底烏託邦主義與聖西門及其他烏托邦主義者，是想用社會方法行社會主義的，而馬克斯是想用反社會方法行

社會主義的。他在結論裏又說：（第二一九頁）我們將馬克斯底原理重行考究，已發現他的原理，既非科學的，又非社會主義的。他底原理不是以社會進化底定律爲根據，所以是非科學的。馬克斯以階級鬬爭理論爲中心的經濟史觀，是根本上一個反社會的歷史觀。」

由孫先生和威廉氏對於馬克斯的批評看來，馬克斯的學說，完全根據一種不科學的武斷，所以才會誤以社會進化中間發生出來的毛病『階級鬬爭』爲社會進化的原因。現在資產階級以經濟力壓迫無產階級，固然是不對，固然是要把這種壓迫掃除，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又要壓迫其他階級，完全是報復主義。階級鬬爭，如其是歷史的重心歷史。便成爲階級互相報復的歷史，彼此報復不已，壓迫的苦痛，總有一個階級來忍受；這種提倡壓迫理論，完全是反革命的理論。如果說到了階級專政的時候，便消滅階級，再把一切所有權交還社會，這就更加滑稽，無產階級捨死忘生流許多血，犧牲許多性命，爲的是專政，如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再消滅階級

，把一切所有權，還諸社會，我們可以起初就提倡社會革命，社會的大多數要求少數享受特別權利者，把分外的交出來，豈不又直接而又痛快嗎？一方面他的理論是反社會的，一方面又要自圓其說，那麼這種矛盾，就會發生出來，而這種矛盾之所以發生，完全是他不根據科學亂下武斷的結果。總而言之，馮克斯主義，是反科學的、反社會的、所以是反革命的、反道德的。

（中央半月刊）



中國人的普通毛病

李景漢

我因爲在近二年裏專從事社會調查，所以與普通人們多有接觸的機會，就不得不理會他們的性質和習慣。社會調查者的最大本分是要實地調查社會的狀況，搜集赤裸裸的事實，分析所得的材料，作出統計，供學者的研究。若所搜集的材料去事實甚遠，社會調查就算完全失了它的功用，準確的事實無論在天下甚麼地方本是不容易得著的，自然在中國不能是例外。不但不是例外，恐怕在這一方面中國要列爲天下第一了。

實地調查最常用的方法是編出問題表來，向人們去詢問，再記錄他們的回答。若一個人不高興告訴所詢問的事，他自然是不肯回答，即或回答而不說實話，或故意用含糊其辭的話。可是中國人大多數的回答，就連他肯回答和歡喜告訴事實的時候，也是與不回答和不願說實話幾乎相同。茲從我差不多每日所遇見的回答裏舉出幾

個例來。

你若到一個工廠或舖店詢問它的經理現在共有多少工人或傭員，雖然他知道準確的數目他的回答仍然是「有幾十人」或「有幾百人」。這種回答使你無法記錄，因爲三十人是幾十人，八十人也是幾十人，相差太多。稍滿意的回答是「一百多人」或「一百來人」，至於到底一百「多」若干或「來」多少仍然放你在五里霧中。再稍好一點的回答的「三四十人」或「一百上下人」。你必須用很久的工夫和各樣的問法纔能擠出一個準確數目來。你若問一個車夫昨天拉了多少錢，他的回答是「幾十枚銅元」或「一百多枚」。問一位久居本村的老者關於村中的戶口數目，他的回答是「人家不多」，「不少人家」或「有百十來家子」。你若旅行的時候問本地的鄉人關於前面的村莊有多少里，他的回答是「十五六里」。及至你往前走了二三里路，再同一個人還有多少里路，他的回答有時是「二十多里路」。往往自甲村至乙村的里數不等於自乙村至甲村的里數，山路的十里不等於平地的十里，相差不止一倍

以上的回答還是被詢問的人明白了你的問題，纔有如此的比較好的結果。還有許多時候簡直是所答非所問。你到一個工人的家裏問他家中的主婦昨天吃的是甚麼米麵並且一共吃了幾斤，她的回答是「二斤玉米麵」。及至你驚訝問道「怎麼六口人會吃這麼少？」她回答說「這是早飯」，她沒把晚飯計算在內。你問賣白菜的人一天賣多少斤白菜，他的回答是「能賣兩筐」。你問一個賣果子的人「像這樣大的蘋果你一天可以賣多少？」他的回答是「十幾斤」。

還有時人們的回答和沒回答毫無分別，可是回答的人覺得已經給了滿意的回答。你問一農人爲甚麼本地不種棉花，他的回答是「我們這裏不種棉花」。你問一個人爲甚麼這一方的人多種樹，他回答是「是，我們這裏人多種樹」。

中國普通人們的這種糢糢糊糊，所問非所答的習慣不但是一種普通的毛病，也可以說是成了一種神經病。不過我們自幼活在這種環境裏，也就不覺得它的存在，討

厭和重要。到過中國的西國人士就立刻感受它的不便。一位久居中國，善操華語的美人嘗云「中國人說話好像穆罕默德的棺材，懸於空際，四圍沒有着落。」他也嘗引用幾件事情表明中國人的言語含糊和麻木不仁的狀態。他一次問答某人身高幾尺，及至某人囘答以後，旁邊聽見的人都很奇怪，因爲看他的身材比他所說的尺寸一定還高許多。後來纔知道此人並未將他的頭算在其內，祇高至肩膀爲止。因爲他曾當兵，軍隊中祇注重軀幹的長短。一次問某鄉人的本村離城多遠，他的囘答是九十里，但後來繼續談話纔曉得他說的是來囘九十里，其實是四十五里。某人至醫院買了入門證，從候診室按着病人的次序進入看病室。醫生爲他用了很久的工夫看病配藥。他出去以後，過了很久的工夫又自候診室進來。問他不是已經看完了麼，他的囘答是「但是除去方纔所看的病還有一樣別的病！」又有某人在頸上生了一個茶碗大小的疙瘩，住在病院醫治，日見痊愈。到院後十八日忽然他告訴醫生他的腿使他疼得不能睡覺。及至醫生一查看纔發見他的腿上也有一個與頸上大小相似的一個惡

瘡。這個病人的意思是先治好了頸上的再治腿上的！我在從前讀了這一類的故事，以爲若不是有意糟蹋，必是言過其實。及至我有了這許多與普通人們接觸的機會，使我不得不有幾分同意，這實在是人們的普通毛病。我恐怕這種毛病不止限於知識簡單的普通人。

陳翰笙先生在新教育評論第十二卷第十二期裏發表了一篇「嗚呼中學的歷史程度」。他研究科學和整頓教育的熱誠使他深爲投考歷史的學生非常可惜。不但答錯了的佔大部分，而且所答的笑話極多。若陳教授作幾天社會調查的事情，或者他能得着不少的安慰，不至於爲他們的成績如此的着急。誠如陳先生所說「五十年或一二百年的差別，在中學畢業生的記憶中許是毫無意義」。我很疑惑是否這許多地點，人名或年代的等錯與我們中國普通人們的糢糢糊糊的性質很有關係。普通人們所知道的事情尚且不能給一個明白回答，或很顯然的問題尚且聽錯；何况歷史的事實沒有記得清楚，無怪乎所答的是與題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從中國的文章裏也可以看出這種不準確的毛病來。每逢描寫一個美人的時候，不是用「蔽月羞花之貌」，就是用「沉魚落雁之容」，不然，就是「傾城傾國之色」。這種說法絲毫沒有告訴我們她美的眞相。報紙上的通電也叫我們摸不着頭腦，看不出他是主和還是主戰。固然有許多是滑頭，故意叫人弄不淸楚。有人說中國人的言語文章是「八仙棹蓋井口，隨方就圓」。

無怪乎中國各處的度量衡不相等，貨幣不統一，編製的統計出笑話。我在十幾歲念地理的時候，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現在仍然是四萬萬，還有說五萬萬的，也有說三萬萬的。美國人口的總數纔有一萬萬，我們人口的差數就等於二萬萬。

這種不精密的毛病與向來中國的科學不發達或有很大的關係，恐怕也要阻礙我們將來科學的進步。因爲科學必須是極準確的，決不是「大概齊」的人們所能發明或改進的。我信這種毛病決不是中國人生而就有的性質，乃是環境所養成的習慣。這一種差不多已經成了第二種天性的習慣，若不設法糾正或劃除，與我們社會的進步

很有關係。至於剷除的方法我不得不希望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尤其是小學教員。在兒童應對或作文章的時候要造成他們的精密準確的習慣，將論理學和統計學列入中學與大學的必讀課程裏。

若任憑這種毛病繼續下去，不但我們的社會調查工作感受極大的不便，就連我們民族的精神都受影響。再小而言之，以這些糢糢糊糊的人管理汽車、火車、與各種無情的機器，恐怕也不見得妥當！

十五，十一，七，北平。（現代評論）

說腐化

王昧辛

以三民主義的立場來觀察一個國家，則腐化兩字所含的意義，當較一般的意義更爲嚴格，且與一般的意義亦不類同。所以此處我所說腐化，其內含可分爲下列三點：一、帝國化；二、官僚化；三、資本化。這三點，在一般的國家，並不算爲腐化，或且認爲一個國家發展的必由的途徑，而爲一種光榮的。但在現在以三民主義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中國，則帝國化是違反民族主義的，官僚化是違反民權主義的，資本化是違反民生主義的。腐化與三民主義不能並存，一腐化，即等於根本取消了三民主義。因此，在我們中國，不能不認這三點爲腐化。如果我們中國能夠實現眞正的三民主義，防止了這三點的腐化，則我們中國將爲世界上第一個最幸福最進步最光明的國家。我們將視世界各國爲通通落後，通通沉淪於腐化。即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若不以新經濟政策爲一種暫時的手段，而以爲一種目的，若斯達林一

意孤行，不實行託羅斯基工人德謨克拉西的提案，若因爲要維持自己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基礎，而蔑視了別個民族的生存，則我們也將認爲腐化。

我們中國將來是否腐化，當然應由全中國國民負其責任，但在一般握有中國政治上最高權力的領袖，其應負的責任更爲重大。更進一層說，領袖既擔負了全中國國民政治上領導的地位，所以全中國國民所負的責任，也應該完全由領袖去担負。國家只是一個空虛的形體，自己沒有意志，國家的腐化，完全因人的腐化而表現。因此，我們中國是否腐化，我們只要看一般握有中國政治上最高權力的領袖的本身是否腐化。領袖本身的腐化，是國家腐化的風雨表。

在羣衆，固然大多由他的環境來決定他的意識；在領袖，則斷然應該由他的意識來決定他的環境。因此，我對於領袖的是否腐化，撇開了唯物的原則，而採取了唯心的觀察。帝國化是基於一種偏狹的英雄主義的心理。官僚化是基於一種傳統的封建思想的心理。資本化是基於一種私有的財產觀念的心理。此處所謂英雄主義，是

包括個人的領袖慾、權力慾、光榮慾、偉大慾。此處所謂偏狹，是指對於本國的偏愛，和對於他國的殘忍。其實帝國化，並非是爲着國家，只是個人的慾望的極度的發展，而藉國家的形式的一種表現而已。因爲一國的政治領袖，有了偏狹的英雄主義的心理，希望個人成爲全國民族億萬斯年所頌讚的光榮的偉大的偶像，以既得的權力地位爲基礎，而更無限制的擴展之，欲藉國家的名義的擁護而統治了全世界，於是勢必損害其他一切國家或民族的利益，而引起民族間的戰爭，以致對待其他一切國家或民族，不惜造成極端的殘暴與慘酷。這樣，便成功了反民族主義的帝國化。此處所謂傳統的封建思想，不必以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爲一定形式的標準，即在中國，封建制度雖早經廢止，但以別一種形式而表現的封建勢力，仍舊非常的強固濃厚，封建思想根本蔑視人類平等的原則，而把人類分爲幾個身分不同世代相襲的階級。上層的少數有爲下層的多數尊敬服從供養的特別權利。下層的多數有爲上層的少數鞭撻牛馬賤視的特別義務。因爲一國的政治領袖，受傳統勢力的影響，有

了封建思想的心理，自然的要以自己及其附從，建築起一個享有一切特權的壁壘，而與民衆隔離，至於既得的特權，當然更得其優勢的擁護，於民衆的權利遂大受損害，而時起反抗，結果則對於民衆更嚴厲壓迫，至權利剝奪淨盡，成爲一種無革命的智慧及勇氣的奴隸。這樣便成功了反民權主義的官僚化。此處所謂私有的財產觀念，即認世間一切由天然的物質再加以認不淸那個人算不淸多少人的勞動而成的可用以滿足人類生存的幸福的享用的這種財富，可以因一種僞作的法律的規定，而爲某人所私有。這種私有的財富，更可以由錢幣的形式，而無限制的積集起來，再附以一種法律的規定，使在所謂資本的名詞下，成爲搾取他人的勞動的武器。因爲一國的政治領袖，有了私有的財產觀念的心理，除原來在經濟上佔有特殊地位的人當然被確實承認外，自己更極力設法移轉一切財富爲私有，使私有的財產擴大。高額的俸給、私相授受的賄賂，以及一切不正當的攫取，都是基於這種心理而浮露的罪惡。生活的奢侈，私產的突然增殖，都是這個罪惡的明顯的結果。又財富的生產必

須勞動，於是民衆的勞動遂被用政治的與經濟的兩種方式，而無限制的榨取。於是經濟上一般民衆處於極端相反的窮苦地位，而築成一道經濟的鴻溝。這樣，便成功了反民生主義的資本化。

政治的領袖，在沒有獲得可以腐化的基礎地位時，當然沒有腐化的可能性。但現在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則政權的奪取已經成功，而處於中國政治上最高權力的領袖的地位了。正是這一個時候，開始去定是否腐化的傾向。至於究竟腐化與否，則尙須等將來的事實去判斷。開始的傾向是可決定了後來的結果的，所以我們中國，正是這一個時候，是國家是否腐化與政治領袖本身的是否腐化的一個最嚴重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的前面，展開了兩條歧路，一、反三民主義化的腐化，一、反腐化的三民主義化。政治的領袖，領導了全中國國民，到底會走那一條路，是我們急於要知道的，是我們應該十分注意的。

政治領袖已經腐化了的改變的方式有二，一由民衆的起來革命，一由領袖的自己

悔悟。政治領袖還沒有腐化，而要確定他的方向，和防止他的腐化的方式也有二，一由民衆的起來監視，一由領袖的自己覺醒。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治療腐化病的特效藥。所謂領袖自己覺醒，就是要自動的眞正的三民主義化。三民主義化可以分內的外的兩方面。偏狹的英雄主義，傳統的封建思想，私有的財產觀念，這三種心理的消滅，是三民主義化的內的一方面。扶助弱小民族，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取銷官僚政治，全民的四權的實際行使，領袖的生活的平民化，財富的生產與分配的社會化，這六條綱領的實現，是三民主義化的外的一方面。關於六條綱領的實現，要以犧牲最少而又最經濟爲原則，因之實現的時期，根據社會的事實，可以有或遲或速。關於三種心理的消滅，則至多在個人心理上發生一些暫時的不平衡的騷動外，別無其他損害，當然應該馬上設法去消滅他。能夠眞正的三民主義化的政治領袖，才是不害腐化病而爲最健全的政治領袖，才配做在三民主義下的中國的政治領袖。

我們中國是否腐化，我們全中國國民是否腐化，都要看我們政治領袖的本身是否腐

化。你看，政治領袖的責任，是怎麼一個艱鉅的責任呵！

正在開始去定是否腐化的傾向，而究竟腐化與否，則尙須等將來的事實去判斷這一個時候，發表這一篇文章，我想是絕不會被人家誤解爲一種攻擊的策略的。在這一個時候，發表這一篇文章，或者更有益於我們的中國，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全中國民衆。因此，在要求不被人家誤解和希望爲有益的貢獻的心理狀態中，我決然把這篇文章發表了。我相信，事實決不會與我的要求與希望衝突。

新黑暗時代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一個新黑暗時代快到了——一個與羅馬帝國滅亡後相同的黑暗時代。這並不是說在我們這個進步時代以後要有一個退步時代；我只是說我們不久要有一個新時代——一個與由文藝復興至歐洲大戰的文化性質迴異的時代。

這個新時代的意義不在實現，而在預備。所有的新生命都是在黑暗中長大成熟，都是經過混沌醜惡的時期後方走進光明中。歷史上的黑暗時代都是醞釀生長的時代。普通一般人總以為只有光明的時代是重要的，豈知牠們不過是成熟的時代，完滿的時代。只要世間一日有人類，黑暗時代就必永遠與光明時代不斷的互相交替。正當的說起來，進步的概念中是包括這個節奏的。

歷史上真正的勢力不是物質的，乃是心理的。物質的事實本身並沒有甚麼重要，只有牠們的意義是要緊的；因為這個抽象的物象——意義——代表人類的創造能力

。沒有人以他們所看爲無價值的事物爲他們生活的目的；但是生活的目的卻是隨時代而變更的。我們今日以提高生活程度爲生活的目的，但已往的時期中人類曾往往的以貧窮爲他們生活的理想。

新黑暗時代的朕兆，凡明眼慧心的人都能看得出的。今日的青年與歐洲中世紀初期的青年是同樣的蔑視他們的父兄的理想與宗旨。一切的文化傳統——無論牠們是如何的美善，無論牠們是屬於宗教的，或是社會的，或是政治的，或是藝術的——對青年已都失了牠們舊日的效用。今日的理想人是汽車夫式的人——一個又返回元始時代而保有一切文明工具的人。

歐戰以前或者有人對這種論調要發生懷疑，但歐戰以後我們就不能再懷疑了。一件事情的意義並不在當事者口頭上所聲明的目的，而在那件事情的結果，因爲這些結果代表當事者下意識的欲望的實現。歐洲大戰的眞正結果是甚麽？絲毫不是協約諸國的理想的實現，乃是舊社會舊制度的結束。這並不單指世界上政治離合的改變

，較此還重要的是人類心理上的改變。

不只俄羅斯發生了一個新理想人；這個理想人在德國，在英國，連在美國也是最占勢力的。這個新理想人並不是文明的，他的最高象徵與代表就是汽車夫。他的性格是元始的，凶暴的，富有生氣與青年人的驕氣的。我說新黑暗時代快到了，就是因爲這個原故。

★   ★

預測將來是辦不到的事。從前有人問一個俄國聖賢將來的新宗教時代的性質如何。他拍那人的肩，微笑着說：「我們能彀知道一個嬰兒要在何時產生，我們能彀知道他的父母如何，我們能彀猜他大概要承受何種的遺傳的影響；但是沒有人能彀知道他將來的面龐如何。」

所以我不敢預測新時代的外表形式，我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叫讀者明瞭他自己內部中的新勢力。我想我最好是用鑒往知來的方法把羅馬滅亡時代的情形敘述一下。

希臘羅馬極盛轉衰後歐洲經過了一千年的黑暗時期。雖有許多日耳曼人勉勵要把自己羅馬化，但結果總是枉然。例如五六世紀之間佔據義大利半島的日耳曼王 Theodoric 在在要保存繼續羅馬文化，但義大利仍是黑暗如故。

勉強要把自己羅馬化所以失敗的原故，就是因爲文化是有機體性的，並不是機械的。凡研究過地質學的人都知道在某一時代某種生物忽然絕跡滅亡；凡研究過生物學的人都知道一個樹苗的命運要靠母樹的年歲。一個文化個體已經完滿牠的一週的期限之後也是同樣的不能再繼續生存。這是生命的一個基本事實，不能加以若何的解釋的；就如生死的事實不可解釋一樣。

生命的存在不單靠外物的環境，生命的基本在生命本身。除開少數的特殊例外，我們人類並不因病而死，我們死是因爲我們內部生命的節奏已到了牠的自然停息的時候。民族也與個人一樣——一個昨日富有生氣，今日仍然健壯的民族可以忽然之間滅亡。這個原故上面已經說明——在歷史上與文化上事實本身並不要緊，要緊的

在事實的意義；歷史的基礎不是物質的，是心理的。

我們可向別人去學習領教；但我們若不與他們精神一貫，我們就萬無與他們相同的希望。教育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一個人若要摹仿一個理想的模型，他就必須吸收那個模型的生氣；若不然，一定摹仿不成。一個中國人無論把英文學得如何透澈，他永遠不能變成一個英國人。由外表上看起來，一個日耳曼人受羅馬教育之後，雖然與一個羅馬紳士相同，但是他的羅馬教育只能叫他明曉羅馬精神與日耳曼精神的根本不相融洽。

關於這件事有一個很好的例。Cherusia 人 Arminius 雖是一個「羅馬紳士」，但是他却率領日耳曼人把羅馬的勢力逐出日耳曼。與羅馬人來往戰爭之後，他的心中纔漸漸的發生了一個「日耳曼國」的觀念——一個普通日耳曼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觀念。現在的東方也是與西洋交接之後纔發生了國家觀念。

古代的羅馬人對於這些與他們外表相似而內心不同的夷人態度如何？他們看他們

爲不長進的摹仿者，永遠不能進到與他們羅馬人同等的地位。

★　★　★　★

學習羅馬戰術後戰敗羅馬軍隊，用羅馬法律治國的日耳曼人與羅馬國的關係就與今日西洋化的馬來人或黑人與文明的法國人英國人的關係一樣。但是這些日耳曼人後來覺變成羅馬人的承繼者，變成世界的主人翁。他們創造了一個新文化，一個與古代精神完全不同的文化。

我們若靜心思索，這一個比較觀就能使我們明白我們若以天演爲不間斷的進步就大錯了。日耳曼各族的人並沒有變成羅馬人。即或假設 Arminius 彷彿是一個盡善盡美的羅馬紳士，假設 Theodoric 能與北義大利古代的人來往自如，但是羅馬的精神仍是一代比一代的衰微，以致於完全絕跡。

法國是一個絕好的例。當五世紀法蘭克人（日耳曼人之一種）侵入的時候，法國已經完全羅馬化了。內侵的法蘭克人數目甚少，也沒有對舊制度加以若何的推翻。

但是法國的精神却是不可遏止的漸漸改變。當西歷一千年的時候法國的精神已完全變成日耳曼的。只在近數世紀來法國纔又漸漸恢復古代的拉丁性（羅馬性）。這是因爲西洋民族近來已漸漸衰老；現在的法國比奧古斯督（羅馬第一皇帝，西歷前一世紀與西歷一世紀之間在位）後數世紀的法國還要與羅馬性質相近。

在美國也有同樣的演變過程。美國最初的精神是英吉利的，但英吉利性在美國日漸消沒，新精神逐漸發達。歷史上的重要元素並不是種族，因爲全人類本是屬於一種的。血統的關係並不能解釋文化的繼續性。「教育」尤其不能算爲文化繼續的原因。眞正的原因是影響血統影響傳統的內心生命精神。

這個生命精神與外物事體的關係就與一句話的意義與那句話中的文字字母的關係一樣。埃及的生命精神並不能由金字塔建築法中找出來，金字塔建築法却能由埃及的生命精神中找出來。希臘的精神不過是古代地中海諸民族的一個新宇宙人生觀。基督精神是一個尤新的宇宙人生觀。

由此看來，以教育爲進步的工具是根本錯誤的。我們自然要盡力教授學習；我們自然也要盡力去改善我們的種族。但生命並不是一種機械的動作。如果某一個文化的精神尙未消滅，那我們就大致能彀預測那文化中的大人物要表示何種的精神，也能預測最高教育的結果如何。但一日這個文化精神死亡，我們一切的預測就必都落空。到那時「進步」一詞就失了原來的意義，牠在這種情形之下惟一的意義就是一個不可捉摸的新精神的產生。

故此在俄羅斯近代的科學與專技不過是布爾塞維克精神的表現工具。在中國與印度也有同樣的情形。歐洲的傳統文化在美國日漸變成表現一個全新精神的工具。這個美國新精神的一部就是侵略征服的精神。這個精神大致與古羅馬人的精神相同，而與英國法國的精神迥異。

   ★

在人類史上已經有過許多文化的與精神的改變。但是只對此中的一個變化時期我

們比較的澈底了解，因而能稱牠為「黑暗時代」——就是西洋的中世紀。何以見得一個新黑暗時代又快到了呢？——並且這個黑暗時代是要普遍全世界的。這個現在已經漸漸臨到的變化與二千年前的那個變化是同樣的激烈。「激烈」的意義就是「澈底」。在古代與中世紀之間有一個絕對的間斷，因為一切由前者所傳留下來的文物只不過是表現新精神的工具——一個性質全新年紀幼稚的精神。

一個孩童並不嚴格的承繼他父親的遺業。承繼之先必要有一個很長的胚胎醞釀準備時期——一個生物的生長成熟時期。這是在古代的燦爛文化之後所以有七百年（四至十一世紀）的野蠻混亂時代的原故。一切的禽獸和孩童都是如此的。

所以我們若籠統的審查今日的人類，我們就看出世界大戰的結果並不是平民政治，乃是布爾塞維克主義。今日的精神並不是渴望和平，乃是渴望暴動；並不是要維持舊日的民權，乃是要建設全新的民權。今日的美國是一個與全世隔絕的海島，門羅主義已得了一個新的意義。

只有美國能得保守鞏固近來發展所收穫的結果。所以普通一般人以爲全世界是在漸漸的美國化，其實今日的世界是絕對的不能美國化，不要美國化。今日的世界是絕對的不能引用美國的理想與標準。我們若把物質的富庶與專技的進步看爲美國文化的表現，那就太膚淺了。科學專技與機會平等的社會乃是今日世界的普遍特性。這些事實本身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那個貫徹這些事實以牠們爲表現工具的精神。

在中國、印度、土耳其、俄羅斯，連在大戰後的歐洲都有這種絕對非美國的精神。在這些地方並沒有人信仰民治主義、私產權、或嚴格的禮教。這個新精神是非常幼稚非常元始的，與牠比起來所謂「新世界」(美國)的精神已是蒼老了。近東遠東諸地現在已又返回到一種「民族遷徙」的時代(即魏晉後胡人與日耳曼人擾亂亞歐兩洲的時代)。在世界各處今日都有新民族或復興的民族興起，作歷史上的主要人物。連非洲也蠕蠕欲動。歐戰後的所謂「德謨克拉西之勝利」其實只是新階級之推到瓜代舊階級。今日安格魯撒克遜族(英美)的德謨克拉西理想乃是一個來源甚古

的自由自治理想的迴光返照，除英美外並不是在別處所可見得着的。

連美國都漸漸的被這新精神所浸染。今日美國青年對一切舊制度的革命態度與蘇俄的革命甚爲相似，而與傳統的美國精神戛然不同。美國那日漸強盛的「社會服務」觀念幾乎與蘇俄的集合主義完全相同。美國那以提高生活程度爲最高理想的心理也是由蘇俄式的唯物哲學產生出來的。

此點最足使我們明瞭「生命精神」爲何物，「新黑暗時代將臨」爲何意。美國的精神是絕對的反布爾塞維克的。然而美國青年生活的哲學基礎大多與布爾塞維克主義如出一轍。一個觀念或用英文或用法文都可同樣的表現出來，語言文字的分別是無關緊要的。我們不要把外物的分別看得太重。美國今日很富庶；牠信基督教和私產權；牠不受一個少數團體的高壓統治。雖然如此，美國的新精神很像蘇俄的精神，而不像當初殖民美國的英國人的精神。

美國與俄國的分別只在語言文字——一個外表的分別。我們萬不要忘記歷史的要

點不在事實本身，而在事實的意義；歷史的原理不是物質的，乃是心理的。

據我個人的眼光看來，美國與俄國的精神一致乃是新黑暗時代將臨的最有力的證據。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社會服務主義與集合主義是由同樣的心理產出的。但是集合的國家並不是高等的國家，乃是元始的國家。文化的最高表現乃是特立獨行的個性，不是平平庸庸的標準化的平等個體。

若與古代羅馬相比，中世紀是一個集合主義社會服務的時代。此種的返回元始時代乃是人類復興的必需方法。但這並不是一個絕對的退步，也不是一個機械式的絕對進步；不過是往前跳躍之先的後蹲架式。

一個富翁的兒子也必得要與他父親同樣的經過孩童時期。但幼稚期一過，他的生活就與他父親的生活大不相同。所以這個不久要實現的集合國家一經過去之後，人類就必要有新的個性目標。

真正說起來，德謨克拉西時代也是一個階級嚴格權利分明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白

人——尤其是安格魯撒克遜人——是權利階級。但是現在全人類都要自過自己的充分生活，不願再有權利與階級的障礙。但我們若要進到這個理想的平等世界，我們就必須經過新黑暗時代的門。所以我們不要因不久將要臨到的紛爭戰鬬而優慮喪志，因爲非這樣我們不能建設一個全新的高等的文化。

（原文見英國“Fortnightly Review” 一九二八年三月號。雷海宗譯。）

（當代）

復古思想有幾天的生命

桑士

一

人的思想與人的生活狀態，如形影相隨。一定的生活狀態，必需要一定的思想。反過來說，一定的思想是反映着一定的生活狀態。但是，同時，思想對於生活狀態，也有很大的勢力。舊社會舊制度之所以能維持，是依靠舊的思想。舊社會舊制度中種種腐敗、不平、汚濁、殘忍，都要靠舊思想去文飾曲解，才能繼續存在。被壓迫者受了舊思想的麻醉，才能甘心帖服，不思反抗。壓迫者利用舊思想去維繫人心，使被壓迫者視被壓迫爲當然的事，然後才能保持自己的特殊權利。所以，凡是革命，一方面是政治的鬥爭以至武力的鬥爭，一方面也是思想的鬥爭。不但此也，有時思想的鬥爭，比武力的鬥爭還要激烈，思想鬥爭對於最後勝敗的關係比武力鬥爭

還要重要。古今中外的專制君主，都要利用一種宗教或一種學說去羈縻人心。就是帝國主義者統治殖民地，也是要用宗教和學說去麻醉殖民地的人民。所以自漢武帝尊崇孔子罷黜百家，以至去年香港政府看見了中國民族運動勃興，特在香港英王大學設立講座提倡孔教，時代雖有不同，其理則無二致。因此，革命者若要推翻舊社會舊制度，總是由批評、攻擊、破壞舊思想入手。而研究思想的背景，牠的成立和沿革的條件，都是革命者份內的事。

二

思想雖然是獨立的自由的，然而思想的獨立與自由，決不是絕對的。一種思想，是與一種政治社會制度相伴而生。同時，一定的思想，恆代表一定的利害。思想是生活需要產生出來的，而不是自天而降的。當然，此地所謂『生活』，並不是個人的生活或一部份人的生活，最重要的，還是民族的生活或全社會的生活。一個社會

。在一定的狀態之下，有牠一定的需要。大體講起來，一個社會，可以有三種的狀態，就是：

(1)進步的，

(2)停頓的，

(3)衰敗的。

以上三種的社會狀態，各有牠的生活需要，而每一種生活需要，又要求一種想思。茲依次論列於下：

(1)進步的社會

在一個進步的社會裏，不但社會全體，在物質上精神上是進步的，並且社會中每個份子也是進步的。因此，社會與個人利害，沒有——或很少——衝突的地方。進步的社會裏，個人之間，不必一定平等。但是無論社會的上層還是下層，都可以由整個的社會進步中得到利益。在這種進步的社會裏，平等與自由，不是迫切的要求

，而最普通的要求，都是「上下相維」。「上下相維」，是於上層與下層的人都有利益的。

(2)停頓的社會

一個社會在物質上精神上沒有進步，首感不安者是社會的下層。因爲，社會的進步雖然停頓，那上層人的享受仍然是要求增進的。這種享受的增進，祇能靠着加緊剝削下層，而下層的生活便有低落的趨勢。在這種停頓的社會裏，最普通的思想，便是教訓下層人如何忍受剝削。最普通的倫理，是贊美獎勵人的忍受與服從。因爲這種社會，祇有使大多數的人忍受與服從，秩序才維持得住。停頓的社會的唯一道德，是教人怎樣忍受。忍受，是這種社會中唯一無二的生存條件。

(3)衰敗的社會

在衰敗的社會裏，物質上精神上都是退步的。退步的原故，是統治階級的墮落與被統治階級有加無已的痛苦。此時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利害是絕對衝突的。這

種社會唯一的自救之路是革命：被統治階級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權而自代。和這革命運動同時併進的，在思想上是『自由與平等』的要求。然而自由平等，祇是希望中的理想，祇是抽象的表徵。至於革命思想原始的直接的表現，則是對於舊日一切神聖尊貴的偶象的反抗。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的，是對於一切壓迫者的鬥爭。祇有對於壓迫者的反抗與鬥爭，是革命精神的眞正的表現，也是衰敗社會唯一無二的自救方法。在一個衰敗的社會裏，祇有大多數人起來對於共同敵人反抗與鬥爭，才能使社會由衰敗變爲健全。

反抗的思想與鬥爭的思想，是打破舊社會片面道德的最重要的武器。反抗思想與鬥爭思想普及之後，舊社會虛偽的欺騙的禮教，完全破壞，舊社會的秩序，乃難於維持。舊社會的腐敗、不平、汚濁、殘忍，是建築在舊社會的秩序之上的。所以，要建設新社會新道德，便不能不破壞舊社會的秩序。同時，舊社會的統治階級墮落，本身已入於崩潰紛爭之路，舊社會的秩序本已維持不住了。

『互助』與『和平』的思想，雖然是人類永久的理想，但是在衰敗的社會裏，互助與和平的思想是不能普及的。因爲衰敗社會，永遠是極端不平的社會。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極端不平之下。決沒有『互助』與『和平』之可能。現在的中國人，能和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講互助與和平嗎？祇有平等的自由的世界，才能實現和平互助。

在革命時代，祇有相信革命民衆的創造力，由反抗與鬥爭之中，形成嚴密堅固的組織。這個組織，乃是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的細胞。民衆不是盲目的，不是愚蠢的。民衆的直覺，比上等社會的智慧較爲可靠。衰敗的上等社會的智慧，是由舊社會環境養成的。這種智慧，祇是教個人怎樣趨利避害，趨安避危，怎樣在民衆的水深火熱之中，取得個人的權位利祿，怎樣麻醉民衆的政治意識，使其甘心就範。所以上等社會的智慧，祇是於個人有用的。民衆呢？他們雖然一時可以受統治階級欺蔽與麻醉，却是到了國家民族危急的時候，他們總是站在前面奮鬥，他們總是最可靠的。

部隊。他們的知識雖然缺乏，但是他們無意識中或下意識中確乎可以判斷國家民族的利害。在中國士大夫死心搭地投降滿洲人二百多年以後，中國的民衆還可以組織一個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的排滿運動。南方民衆所組織的太平天國，是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開始。當時的民衆，都是站在太平天國一面的，祇有上等社會出身的孔子門徒曾國藩左宗棠一流，才搬出聖人忠孝的道理，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延長滿洲人的統治。庚子以前，列強瓜分中國的計劃已經成熟，中國的士大夫還在那裏熱心功名利祿，中國北方的『無知愚民』，都已經起來排滿排外。迨運動擴大，中國的上等社會都取旁觀態度，不敢出來領導，所以落得被滿洲人利用。義和團的運動失敗了，世界的正論，都說這是中國國民反抗外國侵略的抗議，是中國偉大的國民運動，可惜沒有好的領導，所以弄出許多笑話。但此後歐洲反對瓜分的論調却勝利了。最近兩年的革命運動，也是民衆的事業，而決不是個人的功勳。就是去年的反共，雖然現在一般昏庸老朽和藉着反共的題目敲詐發財的人們都引爲自己的豐功偉烈

，却是反共之所以那樣有效那樣容易，也完全是由於民衆的意思與民衆的力量。因爲各地的民衆——學生、工人、農人、等等，都起來反對共產黨。所以共產黨的技倆無論如何凶惡陰險，也無所施用。

三

國民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要想完成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定要全國民衆起來，反抗和鬥爭。然而若想使全國民衆起來反抗和鬥爭，尤其要在思想上打倒一切舊禮教的束縛。但是實際上，幾個月以來，復古傾向，已經伴着官僚政治充滿了全國。這復古傾向，從何而來，歷時久暫，於革命前途的關係如何，這都是革命者所應當注意的。

復古傾向，祇是表示一個在厭煩疲倦中求得暫時甯靜的慾望。歐洲大戰之後，有許多人羨慕所謂東方思想，研究所謂東方的宗教哲學，希望以東方的思想糾正西方

的思想。這種種舉動，都是在厭煩疲倦中求暫時的甯靜，並沒有甚麼深奧的歷史意義。所以過了幾年，厭煩疲倦過去之後，戰地瘡痍漸漸的復原，這些羨慕東方的表示，都已消滅了。中國人的性格，（至少上層人的性格），原來是保守甯靜的，所以每次政治風潮之後，復古傾向，格外倔強。這在辛亥以後，特別是在癸丑以後，格外看得清楚。在在上者復古的主張，自然是有一定的用意：復古可以維繫人心，警察偵探可以少用些。然而一般人因爲精神無所寄托，心力無所運用，隨便一種安定心神銷磨精力的方法，也一概歡迎。至於究用何種方法，就要看個人的身分、知識、景況、等等，自然可以不同。所以自那比較堂皇好聽的聖人遺教，等而下之，至於駢文、念佛、鴉片、嗎啡等等，都不過是一種安定心神銷磨精力的方法。在每次新勢力失敗之後，上海報紙上總是充滿了壯陽種子藥的廣告，這也是同類的現象。總之，政治變化後的復古現象，是證明新勢力的失敗，證明改革的失敗。政府的復古，是證明牠與人民之間的相互恐懼與相互懷疑。人民一般的復古，是證明社會

的舊勢力戰勝了新勢力，是證明人民對於國家社會並沒有新的希望，並沒有協作的熱心，是證明新思想新希望新信仰沒有建設起來。

法國革命最大的成功，要說在轉移人民心理與思想的一點。由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年四年革命之中，產生了一個新的法國，特別是新的法國農民。革命以前，法國大多數的農民，實際上還是生活在農奴狀態之中。但是鄉村革命的結果，使他們爭得政權與經濟權。他們覺悟了自己的地位，覺悟了自己是法蘭西的主人，所以他們不但用了向所未見的力量去耕田，增加全國的生產，並且有餘力支持若干年的對外戰爭——勝利的戰爭，把自由平等的主義傳播到歐洲各國去。這種精神，這種熱心，我們現在可有？我們任往何地，所見的祇有普徧的失望。

復古傾向和對革命失望，這是否長久的現象？我們要知道，一切主義，一切運動，都是爲解决人民的生活問題的。在此種問題沒有解决之前，失望與復古傾向，祇是革命暫時停頓中必然的情緒。思想上的出路，和衣食住的出路是一樣的急迫，不

可一日斷絕的。新的沒有做好，當然要趨向舊的。結果自然是更加做不好。那些為生活問題所驅迫的民衆，不久還是回過頭來，積極的去解決生活問題的。那時失望心理，便要變成奮鬥的精神，復古思想，便要變成革新的努力。所以，我們對於目前的普徧的失望與復古的思想是不必悲觀的。

（前進）

堅壁清野主義

魯　迅

新近，我在中國社會上發現了幾樣主義。其一，是堅壁清野主義。

「堅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並非我的素業，所以這話不是從兵家得來，乃是在別的書上看來，或社會上聽來的。聽說這回的歐洲戰爭時最要緊的是濠塹戰，那麼，雖現在也還使用着這戰法——堅壁。至於清野，世界史上就有着有趣的事例：相傳十九世紀初拿破崙進攻俄國，到了墨斯科時，俄人便大發揮其清野手段，同時在這地方縱火，將生活所需的東西燒個乾淨，請拿破崙和他的雄兵猛將在空城裏吸西北風。吸不到一月，他們便退走了。

中國雖說是儒教國，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但上上下下却都使用着這兵法；引導我看出來的是本月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據說，教育當局因為公共娛樂場中常常發生有傷風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

女學生往遊藝場和公園；并通知女生家屬，協同禁止。自然，我並不深知這事是否確實；更未見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當局之意，是因爲娛樂場中的「有傷風化」情事，卽從女生發生，所以不許其去，還是只要女生不去，別人也不發生，抑或卽使發生，也就管他媽的了。

或者後一種的推測庶幾近之。我們的古哲和今賢，雖然滿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無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結果是：收起來。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專以「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第二，是器宇只有這麼大，實在並沒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經濟法，只有將錢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樣。古聖人所教的「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就是說子女玉帛的處理方法，是應該堅壁清野的。

其實這種方法，中國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過的地方，除北平外，一路大抵只看見男人和賣力氣的女人，很少見所謂上流婦女。但我先在此聲明，我之不滿於這種

現象者，並非因為豫備遍歷中國，去竊窺一切太太小姐們；我並沒有積下一文川資，就是最確的證據。今年是「流言」鼎盛時代，稍一不慎，「現代評論」上就會彎彎曲曲地登出來的，所以特地先行豫告。至於一到名儒，則家裏的男女也不給容易見面，瞿渭匡的家訓裏，就有那非常麻煩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構造圖。似乎有志於聖賢者，便是自己的家裏也應看作遊藝場和公園；現在究竟是二十世紀，而且有「少負不羈之名，長習自由之說」的教育總長，實在寬大得遠了。

北平倒是不大禁錮婦女，走在外面，也不很加侮蔑的地方，但這和我們的古哲和今賢之意相左，或者這種風氣，倒是滿洲人輸入的罷。滿洲人曾經做過我們的「聖上」，那習俗也應該遵從的。然而，我想，現在却也並非排滿，如民元之剪辮子，乃是老脾氣復發了，只要看舊曆過年的放鞭爆，就日見其多。可惜不再出一個魏忠賢來試驗試驗我們，看可有人去作乾兒，幷將他配享孔廟。

要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這正是教育者所當為之事

，「收起來」却是管牢監的禁卒哥哥的專門。况且社會上的事不比牢監那樣簡單，修了長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溝高壘，都沒有用處的。未有遊藝場和公園以前，閨秀不出門，小家女也逛廟會，看祭賽，誰能說「有傷風化」情事，比高門大族為多呢？

總之，社會不改良，「收起來」便無用，以「收起來」為改良社會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車往奉天。這道理很淺顯：壁雖堅固，也會衝倒的。兵匪的「綁急票」，搶婦女，於風化何如？沒有知道呢，還是知而不能言，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頌德的！其實，「堅壁清野」雖然是兵家的一法，但這究竟是退守，不是進攻。教者就因為這一點，適與一般人的退嬰主義相稱，於是見得志同道合的罷。但在兵事上，是別有所待的，待援軍的到來，或敵軍的引退；倘單是困守孤城，那結果就只有滅亡，教育上的「堅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麽呢？照歷來的女教來推測，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

天下太平或還能苟安時候，所謂男子者儼然地教貞順，說幽嫻，「內言不出於閫」「男女授受不親」。好！都聽你，外事就拜託足下罷。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襲來了，足下將何以見教呢？曰：做烈婦呀！

宋以來，對付婦女的方法，只有這一個，直到現在，還是這一個。

如果這女教當真大行，則我們中國歷來多少內亂，多少外患，兵燹頻仍，婦女不是死盡了麼？不，也有倖免的，也有不死的，易代之際，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於是生育子孫，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斷，但到現在還很有帶着奴氣的人物，大概也就是這個流弊罷。「有利必有弊」，是十口相傳，大家都知道的。

但似乎除此以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闊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麼善法來，因此也還只得奉這為至寶。更昏庸的，便以為只要意見和這些歧異者，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的是匪，也正是當然的事。但最近，孫美瑤據守抱犢崮，其實倒是「堅壁」，至於「清野」的通品，則我要推舉張獻忠。

張獻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誰也知道，誰也覺得可駭的。譬如他使ABC三枝兵殺完百姓之後，便令AB殺C，又令A殺B，又令A自相殺。爲什麼呢？是李自成已經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殺完他的百姓，使他無皇帝可做。正如傷風化是要女生的，現在關起一切女生，也就無風化可傷一般。

連土匪也有堅壁清野主義，中國的婦女實在已沒有解放的路；聽說現在的鄉民，於兵匪也已經辨別不清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

（新女性）

漫遊的感想

胡適

一　東西文化的界綫

我離了北平，不上幾天，到了哈爾濱。在此地我得了一個絕大的發現：我發現了東西文明的交界點。

哈爾濱本是俄國在遠東侵略的一個重要中心。當初俄國人經營哈爾濱的時候，早就預備要把此地闢作一個二百萬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設備，應有儘有；幾十年來，哈爾濱就成了北中國的上海。這是哈爾濱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裏』，現在租界收回，改為特別區。

租界的影響，在幾十年中，使附近的一個村莊逐漸發展，也變成了一個繁盛的大城。這是『道外』。

『道裏』現在收歸中國管理了。但俄國人的勢力還是很大的，向來租界時代的許多舊習慣至今還保存着。其中的一種遺風就是不准用人力車（東洋車）。『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車。一到了『道裏』，只見電車與汽車，不見一部人力車。道外的東洋車可以拉到道裏，但不准再拉客，只可拉空車回去。

我到了哈爾濱，看了道裏與道外的區別，忍不住歎口氣，自己想道：這不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界點嗎？東西洋文明的界綫只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的界綫——這是我的一大發現。

人力車又叫做東洋車，這眞是確切不移。請看世界之上，人力車所至之地，北起哈爾濱，西至四川，南至南洋，東至日本，這不是東方文明的區域嗎？

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製作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作出機械來，減少人類的苦痛，便利人類的交通，增加人類的

幸福，——這種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義，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眼看那些圓顱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灣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拖我們行遠登高，爲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我們當此時候；不能不感謝那發明蒸汽機的大聖人，不能不感謝那發明電力的大聖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車的大聖人：感謝他們的心思才智節省了人類多少精力，減除了人類多少苦痛！你們嫌我用「聖人」一個字嗎？孔夫子不說過嗎？「制而用之謂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孔老先生還嫌「聖」字不夠，他簡直要尊他們爲「神」呢！

二　摩托車的文明

去年八月十七日的倫敦晚報（Evening Standard）有下列的統計：

全世界的摩托車共二四，五九〇，〇〇〇輛。

全世界人口平均每七十一人有一輛摩托車。

美國　每六人有車一輛。

加拿大與紐西蘭每十二人有車一輛。

澳洲　每二十八人有車一輛。

今年一月十六日紐約的國民週報（The Nation）有下列的統計：

全世界摩托車　二七，五〇〇，〇〇〇

美國摩托車　二二，三三〇，〇〇〇

美國摩托車數佔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一。

美國人口平均每五人有車一輛。

去年（1926）美國造的摩托車凡四百五十萬輛，出口五十萬輛。

美國路上，無論是大城裏或鄉間，都是不斷的汽車。紐約時報上曾說有一個故事：有一個北方人駕着摩托車走過Miami的一條大道，他開的速度是每點鐘三十五英

里。後面一個駕着兩輪摩托車的警察趕上來問他爲什麼擋住大路。他說，『我開的已是三十五英里。』警察喝道：『開六十里！』

今年三月裏我到費城 (Philadelphia) 演講，一個朋友請我到鄉間 Haverford 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車往鄉間去，到了一處，只見那邊停着一二百輛摩托車。我說：『這裏開汽車賽會嗎？』他用手指道：『那邊不在造房子嗎？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來做工的汽車。』

這眞是一個摩托車的國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車去做工，大學教員自己開着汽車去上課，鄉間兒童上學都有共公汽車接送，農家出的鷄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車送上火車或直送進城。十字街頭，向來總有一兩家酒店的；近年酒禁實行了，十字街頭往往建着汽油的小站。車多了，停車的空場遂成爲都市建築的一個大問題。此外還發生了許多運帶的問題，很能使都市因此改觀。例如我到丹佛城 (Denver)，看見牆上都沒有街道的名字，我很詫異。後來才看見街名都用白漆寫在馬路兩邊的『

行道』(Pavement or Side Walk)的底下，爲的是要使夜間汽車燈光容易照着。這一件事便可以看出摩托車在都市經營上的影響了。

摩托車的文明的好處眞是一言難盡。汽車公司近年通行『分月付款』的法子，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購買汽車。據最近統計，去年一年之中美國人買的汽車有三分之二是分月付錢的。這種人家向來是不肯出遠門的。如今有了汽車，旅行便利了，所以每日工作完畢之後，回家帶了家中妻兒，自己開着汽車，到郊外去遊玩；每星期日，可以全家到遠地旅行遊覽。例如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遠在海濱，可以縱觀太平洋上的水光島色；每到星期日，四方男女來遊的眞是人山人海！這都是摩托車的恩賜。這種遠遊的便利可以增進健康，開拓眼界，增加智識，——這都是我們在轎子文明與人力車文明底下想像不到的幸福。

最大的功效，還在人的官能的訓練。人的四肢五官都是要訓練的。不練就不靈巧了，久不練就遲鈍麻木了。中國鄉間的老百姓，看見汽車來了，往往手足失措，不

知道怎樣迴避；你儘管嗚嗚地壓着號筒，他們只聽不見；連街上的狗與鷄也只是懶洋洋地踱來擺去，不知避開。但是你若把這班老百姓請到上海來，請他們從先施公司走到永安公司去，他們便不能不用耳目手足了。走過大馬路的人，眞如封神傳上黃天化說的『須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你若眼不明，耳不聽，手足不靈動，必難免危險。這便是摩托文明的訓練。

美國的汽車大概都是各人自己駕駛的。往往一家中，父母子女都會開車。人工貴了，只有頂富的人家可以僱人開車。這種開車的訓練眞是『勝讀十年書』！你開着汽車，兩手各有職務，兩脚也各有職務，眼要觀四處，耳要聽八方，還要手足眼耳一時並用，同力合作。你不但要會開車，還要會修車；隨你是什麼大學教授，詩人詩哲，到了半路車壞的時候，也不能不捲起袖管，替機器醫病。什麼書獃子、書蹾頭、傻瓜，若受了這種訓練，都不會四體不動，五官不靈了。你們不常聽見人說大學教授『心不在焉』的笑話嗎？我這回新到美國，有些大學教授如孟祿博士等請我

坐他們自己開的車，我總覺得有點慄慄危懼，怕他們開到半路上忽然想起什麼哲學問題或天文學問題來，那才危險呢！但是我經過幾回之後，才覺得這些大學教授已受了摩托車文明的洗禮，把從前的『心不在焉』的獃氣都趕跑了，坐在輪子前便一心在輪子上，手足也靈活了，耳目也聰明了！猗歟休哉！摩托車的教育！

三　一個勞工代表

有些自命「先知」的人常常說：『美國的物質發展終有到頭的一天；到了物質文明破產的時候，社會革命便起來了。』

我可以武斷地說：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因爲美國天天在社會革命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天天有進步，故天天是革命。如所得稅的實行，不過是十四年來的事，然而現在所得稅已成了國家稅收的一大宗，鉅富的家私有納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這種『社會化』的現象隨地都可以看見。從前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者說資本愈

集中則財產所有權也愈集中，必做到資本全歸極少數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國近年的變化却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衆。一個公司可以有一萬萬的資本，而股票可由僱員與工人購買，故一萬萬元的資本就不妨有一萬人的股東。近年移民進口的限制加嚴，賤工絕跡，故國內工資天天增漲；工人收入既豐，多有積蓄，往往購買股票，逐漸成為小資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漸抬高。紐約城的哈倫區，向為白人居住的，十年之中土地房屋全被發財的黑人買去了，遂成了一片五十萬人的黑人區域。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

我且說一件故事

我在紐約時，有一次被邀去參加一個『兩週討論會』（Fortnightly Forum）這一次討論的題目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叫作什麼時代？』十八世紀是『理智時代』，十九世紀是『民治時代』，這個時期應該叫作什麼？究竟是好是壞？

依這個討論會規矩，這一次請了六位客人作辯論員：一個是俄國克倫斯基革命政

府的交通總長，一個是印度人，一個是我；一個是有名的『效率工程師』（Efficiency Engineer.）是一位老女士；一個紐約有名的牧師 Holmes; 一個是工會代表。有些人的話是可以預料的。那位印度人一定痛罵這個物質文明時代；那位俄國交通總長一定痛罵鮑爾雪維克；那位牧師一定是很悲觀的，我一定是很樂觀的；那位女效率專家一定鼓吹他的效率主義。一言表過不提。

單說那位勞工代表 Frahne（？）先生。他站起來演說了。他穿着晚餐禮服，挺着雪白的硬襯衫，頭髮蒼白了。他站起來，一手向裏面衣袋裏抽出一捲打字的演說稿，一手向外面袋裏摸出眼鏡盒，取出眼鏡戴上。他高聲演說了。

他一開口便使我詫異。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好的最偉大的時代，最可驚歎的時代。

這是他的主文。以下他一條一條地舉例來證明這個主旨。他先說科學的進步，尤其注重醫學的發明；次說工業的進步；次說美術的新貢獻，特別注重近年的新音樂

與新建築。最後他敍述社會的進步，列舉資本制裁的成績，勞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十二分鐘之內描寫世界人類各方面的大進步，證明這個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我聽了他的演說，忍不住對自己說道：這才是眞正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來被壓迫的社會分子能站在大庭廣衆之中歌頌他的時代爲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四　往西去！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見着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很勸我在俄國多攷察一些時。我因爲要趕到英國去開會，所以不能久留。那時馮玉祥將軍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聽說他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我對他的秘書劉伯堅諸君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卽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

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平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囘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囘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我希望馮玉祥先生帶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國美國；李大釗先生却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且聽再說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我在日本時，同了馬伯援先生去訪問日本最有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我說：『福田先生，聽說先生新近到歐洲遊歷囘來之後，先生的思想主張頗有改變，這話可靠嗎？』

他說，『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我問，『改變的大致是什麼？』

他說，『從前我主張社會政策；這次從歐洲囘來之後，我不主張這種妥協的，緩和的社會政策了。我現在以為這其間只有兩條路：不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

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路。』

我說：『可惜先生到了歐洲不曾走的遠點，索性到美國去看看，也許可以看見第三條路，也未可知。』

福田博士搖頭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

我說：『先生這話使我頗失望。學者似乎應該尊重事實。若事實可以推翻學說，那麼，我們似乎應該拋棄那學說，另尋更滿意的假設。』

福田博士搖頭說：『我不敢到美國去。我今年五十五了，等到我六十歲時，我的思想定了，不會改變了，那時候我要往美國看看去。』

這一次的談話給了我一個絕大的刺激。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卻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孫中山先生曾引外國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那一種是真的』。豈但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資本主義還不止五百七十種呢

「拿一個『赤』字抹殺新運動，那是張作霖吳佩孚的把戲。然而拿一個『資本主義』來抹殺一切現代國家，這種眼光究竟比張作霖吳佩孚高明多少？

朋友們，不要笑那位日本學者。他還知道美國有些事實足以動搖他的學說，所以他不敢去。我們之中却有許多人決不承認世上會有事實足以動搖我們的迷信的。

（現代評論）

上海

煦章

在足跡不出里門專門坐在柴積上哂黃日頭的老頭兒，或是生長內地正在背誦『天、地、人、手、足、刀、尺、……』的小學生，一聽到上海兩個字，就以爲這是神奇不過了的地方，方寸之地的腦海中，幻出種種美麗的、雄壯的、妖嬈的、嬌滴滴的不可思議的印像。若是看過一册鏡花緣的，不期然而然的會要連想及於什麼君子國、女兒國、兩面人種種的奇跡上去，以爲天下馳名的上海，也會有這些意外的寶藏。若是一般托足異邦尚未一返國門的華僑，以及畢生未曾遨遊東土的西方人士，在遊記中或是新聞紙上，看見了一些歌頌上海的字句，恍惚上海就是倫敦柏林巴黎紐約一樣的繁華富麗，莊嚴燦爛，炫耀得使人頭腦發昏。這些大約不是一般患遠視眼的病夫，定是一般『思而不學』的冥想家，想的想錯了，傳的傳錯了，於是就將上海兩個字弄成一個最神秘的東西。究竟上海是怎樣的上海，住在上海的人，總可

體會得到。現在聊且將我眼光中的上海，寫幾段在下面：

烟霧籠罩了的上海　我們在上海的馬路上走來走去，只見七八層的洋樓高高的聳入雲霄，電車汽車馬車黃包車脚踏車東西南北的馳騁，鑼鼓喧闐，語聲嘈雜，是何等的繁華熱鬧啊！可是我們若從江灣或是吳淞，或是閘北的鄉村中，遠遠地望着上海，只見半空中烟霧瀰漫，十里洋場，完全埋沒於烟霧叢中，分不出什麽高樓矮屋來。試想，數十百萬住在上海的人們，整日整夜的在煙霧瀰漫中過活，生命是何等的危險，縱不立刻被烏煙瘴氣薰死，至少也要短十年陽壽。在冷天燒起汽爐來，隨處都是煤氣佈滿了，室中的人，歡欣鼓舞的浸浴於暖和的空氣中，而馬路上的行人，當常爲煤氣窒塞得連呼吸都不能連續，感覺異常煩悶。這樣，上海之爲上海，所謂衞生在那裏？

藏垢納污的上海　上海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商埠，地當東西洋之衝，中外士女如雲，海陸珍奇山積，有學校、有報館、有大公司、有遊戲場、以及各文明都市中所應

該具有的事物，無不色色全齊，樣樣完備，猗歟休哉，何其盛也，然而考其實際，上海的文明，只有『臭』『淫』『險』『糟』『騙』幾個字可以代表。何謂臭？每日早晨起來，衖堂裏蕭蕭的馬之鳴聲，夾着一股奇異之氣，攢入鼻孔中，令人要作三日嘔，此其一。無事經過各衖堂中，垃圾箱中腐氣，水溝中的汚水和小便的酸臭之氣，委實也足令人不敢當，此其二。閘北一帶，如止園路兩旁空坪中填滿了的垃圾臭，偏僻的馬路旁邊，以至菜園土中所停放的棺材裏面的死屍臭，每令行人為之裹足不前，此其三。還有水菓灘上的爛臭，鹹魚灘上的腐臭，黃包車夫身上的汗臭，以及其他種種的奇臭，無往而不聞其臭。然而久住在上海的人，幷不覺得有什麼異樣的難過，這是什麼道理？何謂淫？什麼長三、么二、各大遊戲場和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以及各大小旅館中開房間秘密賣淫的姨太太小姐和一般慣出風頭的女名人，精密的統計起來，恐怕不止三四位的數目，只要看每天的報紙上所登載的廣告，什麼壯陽廣嗣金丹，白濁遺精丸等類的藥品這麼的多，以及各馬路上懸牌專治花柳病的醫生

這麼的多，就可知道上海的淫風到了如何的程度。何謂險？『馬路如虎口，當心街上走，』這兩句話，確是上海的名言。我們行過每一條馬路的時候，稍一不留神，被汽車撞死了，只算是死了一條狗，值不到幾文錢。要是有錢的，天天要當心綁票的降臨。穿了一件稍許光彩的衣服的，也要當心碰着剝猪玀的朋友們攔截在馬路上，與你左右爲難。口袋裏放了一兩件不値錢的東西，或是一兩元另用的票幣，也要時時防備扒手光顧到自己的身上來。還有一樁最危險的事情，如果在馬路上遇見綁匪與巡捕相互開鎗射擊的時候，過路的閒人，免不掉又要寃枉的享受幾粒無情的衞生丸，這是多麼危險的事。何謂糟？上海的租界，到處有巡捕，指揮路上的車馬以及往來的行人，秩序應該要好一點，然而萬頭攢動，橫衝直撞，實只看見一團糟。至於遊戲場中，則更不消說，是糟透了。旅館中，叫囂狂肆，通晚不息，早上則紅日正中，大多還是睡夢未醒，就是家居的生活，大多亦復如此。至於閘北一帶的馬路上，如寶山路口滬寧車站各處，車馬夾在行人當中亂撞，警察站在街中不管閒事

的張開兩隻眼睛望着，我們每次行過這些地方，脆弱的心靈，必會感覺一種不可名言的糟狀。總之上海的糟，是隨時隨地可以遇見的，以上所舉，不過小而又小之一二節哩。何謂騙？試舉二例如下，上海五方雜處，花樣十足，海外華僑不知其中底細，只要是來自上海不管人才優劣，貨色高低，總以爲是好的，每每相信而不疑，去歲我正在南洋羣島孟加錫的時候，會有假名籌賑雲南震災寫信給孟加錫的四百多商家募捐的。最近我有一位女同鄉，新來自內地，看見報紙上有所謂招考女子職業人才的，她曾做了一篇論文去應考，不意論文剛剛寄去，馬上得了一個錄用的消息，附帶聲明，要三百元保金，我這位女同鄉，是來上海謀生活的，那裏會有三百元的保金，可惜這所招考女子職業人才的公司，白白地費了一番心機，眼看得到了手的錢，還是『空空如也』。『舉一可以反三』，有此二例，上海的騙局，大可以窺見一般罷。

我是一個生長內地的人們，住在上海來，也有不少的日子了，偉大的上海，所給

予我的恩惠，除一些物質文明——或者可以說是物質文明之病徵以外，精神上只覺痛苦多，快樂少。我想住在上海的人們，總也有些與我同此感覺的。我們試一回想山青水秀柳暗花明的故鄉，便不覺油然而生其『嚮往之思』啊。中外馳名的上海，你對於人類的貢獻，究竟有什麼呢？

北平與上海

章淵若

在北平混了幾年，歸了故鄉，碰着照例點頭招呼的「朋友」，寒暄以後，第一個免不了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北平怎樣？』受了幾次的促動，加以平時的感想，屢次想做一篇「北平底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大文章，在我們今年初創的社會科學雜誌裏發表；却是『行之匪艱，知之唯艱』，手邊沒有參考的資料，可靠的統計，如此實實在在的文章，決不是空空洞洞的胡扯可以混過。祇得倒退幾步，用閒談天的態度，來亂說幾句，比較可以談吐自由，而且可以不負責任。單講北平，太單調；所以，再拉上海來做陪客。

北平從地理上，說起來，並沒有什麼大出息；祇是仗着祖先底遺產，大闊老的庇蔭，得在物質文明的二十世紀，維持空架子。當我們乘火車快到北平的時候，首先引起注意的，便是巍峨的城牆，正可以套孔老先生底調，大嘆一聲，『巍巍乎，煥

乎其爲北平也！」進了城去，好像劉老老進了大觀園，這樣那樣，都會引起神秘的好奇的觀念。雖然塵土踢脚，飛沙撲面，鬧了一身土，鼻孔、眼底、耳邊、塗塞漆黑一層，好似煤礦工人；却並不因此稍殺風景。北海公園、中央公園、萬牲園、頤和園，尤其是前兩處，想着去，就可以去，隨便兒賞心悅目。要是借了大闊老底光，還可以到中海，南海去逛逛，要是逢到佳節勝會，淸宮開放，中路、東路、西路，珍奇祕寶，簡直目不暇接，就是走馬看花，眞眞腿苦跑；窮一日之功，尚嫌太促；要是玫古家進去了，祇怕到了頭髮白，還不願出來。遇着特別機會，到太和、中和、寶和三殿去瞻仰瞻仰，那種莊嚴偉大的氣象，立刻會使你起一種不可思議的思想。平時來往街市，到處可以看到從前皇親國戚底大建築，就是所謂王府，以及大闊老底府第和所謂中央政府底各大機關，門前的大石獅子，雄赳赳地格外增加事勢，啓發一般人底虛榮心！北平底工商業，因爲他們別有懷抱，是不大講究的，而且是恐怕是他們所不屑講究的。試登在北海白塔頂上放眼遠眺，光耀奪目的，祇是金

光澄澄的黃瓦屋頂，却很難找得到黑烟繞繞的大煙囪。營業方法，他們也不知改良，雖然現在已算學了些上海人底皮毛，門前豎了一塊呆笨的木板，貼上一張用大紅紙寫的廉價廣告，櫃上開唱留聲機器，算是招攬生意，却是他們對於商業的組織，以及房屋底建築，和門面底裝飾，不曾想到改良，許多店鋪底式樣，好像是公卿底第宅，有的門前漆得紅紅綠綠，有的還塗上些金，在他們以為非常漂亮，其實又俗又土。上海本可說是一個鄉村農戶，那能想見京都底繁華，殊不知它東濱大海，天生的「風水」很好，派它丁財兩榮，自從洋大人光顧以後，它便一交跌在白米裏，於是「黃銅頂子交鄉紳」，非但能和北平並駕齊驅，並且仗着它金錢底勢力，還大有頤指氣使的神氣！大洋房、大貨棧、大公司、大工廠、大百貨店，以及一切近代新都市底建築與設施，和北平南北輝映着，並不遜帝王底威風。馬路裏的人，熙來攘往，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鎮日徹夜沒有停止的時候。黃浦灘，江西路一帶的大銀行裏叮叮噹噹，數洋鈔的聲音，眞使人聽得垂涎三丈！風聲所播，連帶鄉下的阿狗

，村莊的大姐，也都放下了鋤頭，丟開了織機，望這多金的上海來想發財。上海人底腦中所思，祇是發財，目之所視，祇是金錢；他們底人生觀祇想住洋房，坐汽車；他們最高的理想，就是做公司的經理，或洋行買辦；祇要有洋錢，便是當西崽、洋奴、也覺有榮！北平人對於金錢，雖說不會不要，却沒有上海人專一，他們最高的理想，不是想做督軍省長，便是想當總長總理。貴而不富，在他們總覺得沒有什麼了不得。所以，上海的年輕人，祇想在英文專修館，或是教會學校，學得一口流利英語，可和外國人對答如流，將來便可以腰纏萬千，做面團團的大富翁；北平人却祇想在什麼機關謀得一個差使，巴給大老，以為便得扶搖直上，實現理想。

一般地說起來，上海人「游滑活動」，北平人「服從呆笨」，上海人罵的口號，什麼「曲辮子」、「阿土生」、「阿木鈴」、「曲屍」，便是表明他們自己性格是靈敏；北平人罵起來，大沒有上海花樣齊備，却是「混蛋」、「胡鬧」，總用一種命令式的口氣，便可想像北平人底態度。上海人重視的是「洋」，所以穿衣要洋裝；說話

要洋話，——連車夫都會「也是」「喔拉」對付幾句，打電話用英文，便會立刻替你接上。北平人崇拜的是「官」，所以穿衣要有官派，說話要打官話，打電話要說某機關。上海人用電話電燈，到期一定要付錢，惕於洋人威勢，誰也不敢拖欠半文；北平却大不相同，祇要是有力的機關，或有勢力的府第，非但不必付錢，每逢節期電話電燈公司，照例有信送來，祝你公祉，勛安，信裏至多苦着臉說是金融緊迫，「希望」勿再拖延，受信人至多一笑了事，甚至看都不看；然而普通用戶，却要如期付清，不能享受這種權利。北平人底稱呼，非常複雜，即使在學校裏，也帶些官氣，要是您當了校長，主任或是科長，聽差就會換副面孔對你，不稱您先生；而稱您底官銜，至於送請帖、賀片、訃聞、封面上一定要開大人，不管那個人是十幾歲的少年，否則就算是不客氣；對第二身的稱呼，還有「您」和「你」底分等，真是無微不至，格外道地。至於上海人，就祇會稱「儂」，客氣些，就說聲「先生」；近年「密司特」倒很通行，究竟是洋人勢力大！這亦可以分別上海人和北平人底

性情。

我們走到飯館裏，也可以知道北平人和上海人底不同。當進去的時候，便看到排得齊齊整整地一隊「伙計」，灣着身子在一旁恭而敬之地迎候，並且還異口同聲地說：『您來啦！』走出來的時候，也是這樣。在上海飯館裏，就不能受如此慇懃的待遇；而且要上海人似釘死了地鎮日價站着不動，亦是比上青天還難。在小飯館裏，分別格外顯著，偶然到「切麪鋪」，或「囘囘館」去吃一碗炸醬麵，或是吃個把家常餅，吃幾個「火燒」，伙計招待也很周到。擦筷的小紙碟子，以及幾盃鹹菜，樣樣齊全，臨走賞他幾個子小費，他還很感激地說，『您「蓬」(不用)給啦』。要是您到上海五芳齋去吃點心，非但走進去的時候，沒有人來招待；就是坐下了一刻，還沒有人來睬您，「堂倌」底心理，好像很不耐煩，吃一碗麵的「癟三」，最好不要來費手脚，祇是嘴裏說不出罷了。

在電車上，我們也可以觀察北平和上海社會底內幕。北平電車底售票生，是很坦

白，很戇直，很盡職的。我們上了電車，祇看到他趕前趕後，忙着賣票，直着嗓子喊『票來票來』，鬧得乘客不耐煩，駭得不買票的人祇好摸出銅子來。在乘客極擁擠的時候，他還是前後亂嚷，亟皇皇地賣票；要是在上海，賣票員就站着休息，認爲是揩油的絕好時機。他們對於電車公司，好像自己開的一樣，從來不揩一個子油，或讓乘客少付一個；有時甚至會和乘客爭嚷起來，從而停止開車，乘客在車裏弄得心焦，催他拉鈴吹號，他却還是氣憤塡胸，祇管鬥口。他們底頭腦大半都是很簡單，記憶力也不很強，乘客有未買票，他往往以坐立做標準，以爲坐的一定是早來，早已買票；立的一定是剛上來，還沒有買過票。要是上了車找不到坐位，雖買了票，他也會不久來和你糾纏；要是一上車就找得坐位，他便不會來向你開口。上海電車售票員，便另外一種態度，你上車的時候，他不亟亟向你買票，（當然不是常常如此）就是你拿出了銅子，有時他會用嘻皮笑臉朝你一看，給你一個暗示說：『等一歇，』到了下站，他便開始收賬，誰七十，誰五十，誰一百十，記得毫釐不爽

，一個人也不放他逃過，一個子也不會放你短少。要是不到目的地就下車，他也能記清楚，他就向你討下車票，轉售別人，從中取利，手段眞是高明！

比較地說起來，北平可算是風氣未開。旁的不要說，連現代新都市最起碼，最普遍的自來水，還不能十分通行。北平人大半的飲料，全要取給山東幫的挑夫，街裏每隔不遠的距離，就有一口井，挑夫天天依此爲生。聽說這些挑夫，勢力很大，要是誰家要裝自來水管，他們便成羣結隊，會來把水管打毀。幸虧當局不當「赤化」嚴辦，也不加以「階級爭鬥」，「妨害治安」的罪名；否則，我們眞要替他毛骨竦然哩。水夫以外，還有糞夫，背上肩着糞桶，手裏拿把糞杓，到每家去括糞坑；街道巷尾的馬糞，以及大街裏西人出的恭，市政當局不理會，也全靠這些糞夫的收拾。他們糞桶盛滿以後，便轉裝在糞車裏，我們在街裏來往，不論上午下午，時時會領略到這些糞車的木樨香。車夫滿載而歸，要維持車底重心，擺開了八字步，小心翼翼地推着前進，臭氣撲人，固是常事，乘了洋車，從旁掠過，偶一不小心，還受要

宅糟塌。北平底市政，辦得太無成績。街道雖不能算不寬，——這大概還受從前皇帝「好大」心理之賜——鋪砌，設備，却太不相稱；洒水方法，簡直笨得可笑，兩個人扛了一桶水，一杓一杓像鄉間農夫施糞般地洒，碰着人馬走過祇得停止，一杓未下，又有人過，又得停止，所以洒得這頭，乾了那頭，省得時時煩麻，便索性把馬路弄得泥濘水積，誰穿漂亮鞋子，誰就算倒霉。電車通了沒有幾年，又擠又少，有時等了半點鐘才有車來，却還擠不上去，冬天北風括面如刀刺，夏天炎陽逼人如火烤，等車的苦，眞是難受。我們在馬路裏站停了看看來往的人，可知北平人還有一種古樸之風，在上海很少見的靑大布，在北平却是很普遍，旗人底怪性，尤爲可笑，連女子也有扎褲脚的，簡直有幾個時式人，可是他們祇要開起口來，一定十九是外省人，不是本地的土著。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從「油鹽店」裏出來，小小的竹筐裏有一些醬，幾根葱，幾株菜……又可想見他們生活的簡單，與儉樸。還有一樁奇特的事，就是「廟會」。土地廟、白塔寺、護國寺、隆福市，都是集會的地方，古

玩、家具、玩物、以及一切你想要的東西，都一應俱全，好比大百貨店，日中為市，日入而退，大有古時市府經濟時代，在神廟寺院致民聚貨，懋遷有無的遺風。類此的還有各處的夜市，黑市；黑市尤為奇特。北平人比較保守，祇要看他們住的房屋，就可想見，樓是很少的，窗是不用玻璃的，用紙糊上，風吹雨打，就得重糊，而窗又裝得很笨，簡直是不能開關，然而他們却祇能因循成規，不想改良。在大街裏，時常還能聽到算命先生，敲鈴吹笛的聲音，這也可算是現代首都底特色，同時也可想見北平市街寂靜的景象了。看看上海，風氣就完全不一樣，自來水已很普遍，司空見慣；大便以後，祇要水管一拉，便會自己流出屋外，不必來肩負手推；馬路平滑，光可鑒人，灑水用汽車，交通方法，捷而又便，汽車有公共，私用之分；電車有無軌有軌之別；身上穿的，花色鮮艷，式樣新奇，樣樣都非北平望塵可及。然而，這不過是皮相之談。我們試走出租界，到閘北南市去細細考察，便覺別有天地，自來水是黃色的；馬路是窄狹而且高低不平的；住的地方是低小擠悶的；朝晨

經過弄里，還有一陣陣馬桶臭味。可知上海底文明，並非上海本地人底文明；驢蒙虎皮的上海人，揭露了真相，又何嘗會比北平人好呢？而上海人底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却還不如北平底誠篤儉樸。中國自從黃河流域創造的文化消失以後，便成了長江流域的金粉文明，海禁開後，且變本加厲。工國底長處，沒有學得，工國底陋習，却已百肖，無怪「吾家」行嚴，要痛哭流涕，大放其農村立國之詞了。雖未免輕重倒置，近於因噎廢食，想亦有感而發，非無病呻吟也。

這幾年來，因爲國事玄黃，政局俶擾，北平底學校，大門雖開而課常停，學生雖多而席常缺；有遠見的學者，都已聯袂作東南飛；「不識相」的教授和學生，都已作「赤化」的犧牲；以讀書爲名，騙文憑，及領本省津貼爲實的學生，鎮天在公寓打麻雀；夜夜到胡同去吃花酒；中央政府底各部署，祇有部員來簽到，却不見人來辦公，堂堂國務院，會客廳破爛不修，椅桌雜亂，連茶都無錢預備，我問裏頭聽差，據說工錢都領不到，還要倒貼飯錢；還有些商店，因爲機會不好，營業不得法，

便先做了時運的犧牲，收束的收束，關門的關門。我底神經作用很利害，在北平街道裏走，看到新開的鋪子，總要替他們大抱杞憂，怪他們不識時務！上海因爲地理的優越，外人底經營。而最近政治中心。又已移到長江流域。將來底發展，定是相得益彰。然而我覺得北平底自然環境。有一種說不出的安閑氣象，所以，雖作客異鄉，每流連忘返，及今追想，亦覺戀戀不捨！

記得有人說，北平代表過去；上海代表現在；廣州代表將來。名震古今的北平，將一蹶不振，從此而已嗎？光華燦爛的上海，將得寸進尺，竿頭直上嗎？我不具預言家；讀者不是無目光，我何能又何必直說呢？

（現代評論）

家庭組織的進化(一)

陳荻帆

I 導言

誰都承認，家庭是社會的單位，許多社會組織中最固定的要素，也是現代生活中的至要部分，因爲家庭最合少數個人而成爲有組織的最小團體，全備社會的一切關係，用以訓練或維持社會安甯的，現在許多人們都主張個人是社會構成的單位，這自然是毫無根據的理論，簡直沒有一駁的價値，實際上，最簡單的社會組織仍是家庭，因爲社會上的各種關係，毫無疑義是從家庭衍生出來的。

無論在什麼地方，當機器工業未發達實業革命未實現以前，家庭是富裕的生產者，貨物分配的中心。換句話說：家庭是社會上的主要機關，和貨物消耗有密切的關係。從廣義上說：自制服務尊從等等的特性，皆從家庭中訓練出來，經驗中所得的

效果，各個人都明瞭人與人的關係，並且理會享權和盡職的標準，家庭也是社會上一切文化的發源地和撫育者，因爲當學校未發達以前，文學政治法律宗教等等的學問，全賴家庭做傳遞的機關，在學校已發達之後，兒童上時期智識的灌輸也不能不仰給於家庭，並且在家庭中，兒童已經養成博愛扶助等等良好的習慣，將來推而廣之，立身社會的時候，便能夠本其友愛的精神替社會盡局部的職務，所以就從這點看來，可見家庭是社會惟一的根源。

家庭既然是社會上最重要的組織，那末要改良社會便要先從改良家庭着手。前代的家庭組織和現代的家庭組織不同，和將來的家庭組織自然也有差別。至於其組織的利弊長短，更是不同了，所以我們要改良家庭，便不能不先研究那種家庭組織是最適合環境最爲完滿，然後才有把握決其去取施行選擇，因而在未做到這層工作以前，我們對於家庭組織的進化，至少要下一番研究的功夫。

II 家庭組織進化的二階級

推考家庭的起源，實在是椿很不容易的事情，但自有歷史記載以來，我們知道家庭總有其組織的方式，即在下等動物及高等猴類裏，也曾發生家庭關係的，因爲在天性範圍內，父母對於養育子女特具的合作責任心，已經足夠促成所謂家庭組織了。大概家庭和其他的社會組織，同樣的有遲緩而不齊的進化，不過家庭生活的中心思想是扶養兒童，因爲家庭組織的形式便要適合於安甯生活的情形，所以在人類社會進化的路上，我們可以見出許多別異的婚姻制度。由詳細觀察的結果，更可以知道現代一夫一妻的家庭，其成立的家庭關係，完全是各種別異進化的收獲，家庭組織的變遷對於社會進化是這樣的有密切關係，所以許多人們都估定文化的進步，是根據於家庭組織的進化。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討論家庭組織的進化最早的二階段：誰都曉得，社會歷史上有兩種承嗣的制度：就是母系家庭 (The Metronymic Family) 和父系家庭(The Patronymic Family)；以上兩種制度，是極重要而不可忽視的，所以我們更不得不詳細

地分析一下：

(A)母系家庭(The Metronymic Family) 許多視婦女為奴隸施以不平高壓待遇的人們，盲目似的以為婦女自開天闢地以來就天然受着男人的支配，這完全是悖謬的理論，根本上要推翻乾淨，稍有歷史眼光的人們應該都知道吧。婦人們在未做奴隸以前，是曾支配男性的，美國社會學者吳德氏的女性中心說：人種學者巴霍分氏對於太古人類，性關係所下的新解釋，馬克黎南氏和莫爾甘博士等研究的結果，都可以證明女性在始初時代是的確的曾遠駕男子之上，地位權勢都是佔優勝的。至於母系家庭，大概是在牧畜時代發生。在那時候的圖騰社會裏，人類的部落很小，逐水草而居，到處飄流沒有固定。男子方面，因為只供交精作用而生，除受精之外別無所用；所以，除中選之外，很多都被淘汰悶悶而死。男人娶妻必定到女家的部落，一切都受女子支配，因為女子力量是極大的，在男人方面，因為到處游獵沒有一定的住所，所以也只得屈伏了。即是所生的子女也是依附母親的，他們簡直不知有父

只知有母，這自然是天性關係，因爲母氏對於子女本來是具有特別吸引力，而做母親的常負有教導和保護的責任，至少也可以算是種種重要原因之一。在這種狀況之下，父之觀念自然無從發生，兒女便成爲母氏的專有物了，即是到了有關於種族的戰事發生時，兒女也常留在母系家族裏，聽母氏的指揮受母氏的保護，現代澳大利亞(Australia)的蠻族，我國三代以前的初民，也都行過這種制度。

(B)父系家庭(The Patronymic Family) 在圖騰社會時代，人民經濟能力非常薄弱，後來由牧畜時代進爲耕稼時代，男人由是有固定的住所，固定的職業了。經濟制度變更，男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便無形提高，從事稼穡要女子們帮助，因而便感到處處都受女子們支配是非常不便，所以便不得不高揭其反對的旗幟，同時因爲女子們矜貴已甚不事生產的緣故，所以一推就倒了。除經濟變更之外，母系家庭失敗父系家庭勝利的第二原因，可以算是戰事的影響了。在那時候，種族部落間常會發生戰事，由是甲種族戰勝乙種族時，乙種族的婦女便成爲俘虜，成爲戰利品後，事事

都受侵奪者的支配和壓迫，的確，因爲戰事失敗的緣故，他們慢慢地便成爲個人的所有物，同時男性對於女性的崇拜心也歸烏有，一方面知道身體發育上，自己是處於優勝的地位，一方面漸漸了解女性經濟的價值，因而不把女性當人看待，肆其殘忍的手段以魚肉之，課以種種勞役以疲困之，由是父系家庭制度便登峯造極了。男子優勝的原因，不單只是經濟和戰事，卽是宗教也算得一種最有力的背景；在母系家庭制度時代，自然也有宗祖的祭祀，不過只限女性的神明罷了，但在父系家庭下，祭祀的有權力的中心却集在豐功偉積的宗祖身上，這樣一來，一面把婦人抑下，一面把稍有能幹的男子都高舉起來，因而從經濟的立足點看去，兒童是良好的工人，從社會的立足點看去：兒童是勇敢的戰士，先代祖宗的承繼者，婦人漸漸地被視爲生子的器械，凡不能生育的便爲社會所不容，神明所不納，至於不貞的婦人，那是罪在不赦死有餘辜。總之，這是最黑暗的時代，從前支配男子的婦人，這時反致屈居於奴隸的地位了，這種制度實在是大家庭制度的濫觴，古時的希臘(Greece)拉

丁(Latin)和希伯來(Hebrew),對於這種制度都有成例,詳細研究,可以見得女性所受的苦痛是怎樣,男人無人道的行爲那樣殘忍。

III 婚制的變更和家庭組織

家庭組織和婚制絕對的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可以從婚制的變更和家庭組織的進化程序中見得到的,所以我們要研究家庭組織的進化,便應先知婚制變遷的沿革。婚姻到底起於什麼時候?和爲什麼要有婚制?這兩種問題是完全沒有的確答案的,我們只能夠知道,婚姻在人類家庭成立以前就有了,至於婚制發生的原因,大約因爲要避免兩性間爭妒的悲劇和生育子女供獻勞力起見,因感着需要而設的。

自古以來,各種社會裏所有的婚制大約只有五種罷?像馬克黎南氏(Mc Lennan)等,曾費無限的心思研究由短期婚姻到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進化,他以爲婚姻制度進化的程序,並不一定似斯賓塞氏(Spencer)在他名著社會學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Sociology）中說那樣必經一種固定的進化，就是我們稍稍研究原始時代社會狀況的，也知曉原始時代連一定的婚姻形式都沒有。我們要說婚姻制度是由一定程序進化，那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只能夠說：婚姻制度是必經五層的階梯，至於孰先孰後，那更無從分別了。

（A）短期婚姻（Short Time Murriage）這種可以算是最簡單的家庭關係，大概最盛行於漁獵時代，發生的原因是：一個男子偶然的遇着了一個女子，他們雙方都覺得孤另另的一個人在山中獵佃是非常寂寞並且會遇危險，因而雙方互表同意後便無條件地結爲夫婦了。但是這種因一時便利互相締交的婚姻，既然缺乏愛情的維繫，一到了某時期某情形之下，便容易離棄而沒有阻礙，譬如：他們原爲互相從事獵佃較爲便利因而結爲夫婦，一到了山中野獸捕獲殆盡時候，一方面要他徙別覓圍場，一方面因感到過去生活不甚滿意的緣故，便各無留戀地各自分手了，那時說不到什麼眞正的愛情，更沒有什麼吃人的禮教在着羈束，結婚是平常，離婚也不算得什

麽希罕的一回事，這種稀有而罕見的婚制，是漁獵時代特具的彩色，在阿丹喃島（Admnan）的民科俾斯民族（Minchpis），澳大利亞（Australia），的亞波里訊民族（Aborigines），巴西（Brazil）的印度土人（Indians）咸北格林蘭，（Northern Greenland）的人民是實行這種婚制的。

（B）羣婚制度（Group Marriage） 這是一羣男子和一羣女子互相結合的形式，其發生的原因大概是這樣：（一）一羣男多女少的種族，遇到一羣女多男少的種族，兩方便感到合併的必要，一方藉以分配佳偶，解除兩性間的煩悶；一方藉以傳嗣種族，以免亡種的危險。（二）兩種族的宗教信仰同，羣衆生活同，性質相似，實力相下，因而便想互相攜手以求臻至富強的地步，一方更可以不至受着外人的侵淩，所以羣婚制度，便應運而生了。不過原始時代，女子們永不離却自己的家族，在男子方面，應長途遠就，先把漁獵所獲有的做進見禮，徵得對方同意後，才得長住在女子的家裏，一切家政和財產享有權都屬於女子，男子曾不得過問一聲。在地位

上說：女子因爲附近都是自己的親族，所以比較的有權力些，男子只算得是外來的賓客，自己對於妻子的家族要特別地獻些殷勤，特別地表示服從，這種現象，在現在印度(India)吐達民族(Todas)裏是常見的。

(C)一婦多夫制(Polyandry) 一婦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是相對的名詞，不過前者是多婚制，後者是多妻制罷了。其發生的原因大約不外以下兩種：(一)經濟方面——這大半因爲土地瘦瘠生產缺乏，人民謀生，到處都感到不容易的緣故，絕對的沒有力量瞻顧妻子，爲變通起見，便糾合了兄弟或朋友共養着一個妻子，共同組織個家庭。(二)社會方面——在瘠瘦的地方本來是男多女少的，多森博士(Dr. Dusing)已經證明這是天擇的作用，大概環境良好氣候良好的地方，女子總多於男子；凡飢饉荒涼兵燹連年的地方，女子總比男子少；何況更加以毀棄女子是窮人的通病呢？女子不夠分配，自然的會實行這種制度，不過這種制度，不很常見，現在大概只有中國的西藏和印度的北部民族，還在這種情形之下，凡行一妻多夫制的民

族，同時也行一夫多妻、一夫一妻等等的制度。

（D）一夫多妻制（Polygamy）這種制度是古今中外各國最流行最普遍的，古希伯來人（Hebrew）古條頓民族（Toutonic）和我們中國人差不多都實行多妻制，其發生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數點：（一）傳嗣觀念非常深固、（二）法律上不加制裁，（三）男子色慾的衝動，（四）女子在社會上是儕於奴隸之列，所以一人擁有多妻，是很平常並不希罕的一樁事情，其流弊的厲害，實堪痛哭流涕，別的且不說，我們只就中國講，便能夠了解中國數千年來所受的遺毒是怎樣：（一）摧殘女權，對於國家的存在發生絕大的影響；（二）夫婦之間缺乏愛情，生產率會無形減色；（三）費用浩大，致女子教育於不顧；（四）家庭常啓爭端，人生的趣味全無。自然，以上的弱點是容易見到的，但是何以卻難於推翻呢？究其原因，只有傳統觀念的潛勢力在着作祟，換句話說：我們中國人已經被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荒謬絕倫的理論麻醉得不可動彈了，所以治本的方法，總以打破這種惡觀念爲始

(E)一夫一妻制（Monagamy） 在歷史上，一夫一妻的家庭委實是最驚人的組織，這種終身配合的家庭生活，對於民族的國民性也會發生絕大的影響，其中有固定的宗教生活，和特有的社會利益，對於老幼都盡保護的責任，在父母方面，對於女子盡撫養的責任，教育的義務，以養成良善的國民，做子女的，一到相當時期，富有自立能力時，也能夠本其固有的天性照顧年老的父母，老人家不至有凍餒的恐慌，這種的家庭常呈着一種溫和恩愛喜樂的景象，陶冶出和平的性情，推而廣之，到社會上時，也便能夠以羣衆利益為前提，不至有越軌的舉動。在別一方面說：家庭是社會的單位，一夫一妻的家庭可以算是最簡單最適合的組織，這種組織是有永久性和持續性的，而社會既是合許多家庭而成的，那末，家庭組織可以堅固無虞，社會組織自然也不至發生動搖了，所以在現在文明強盛的國家裏沒有一國不採取這種制度的，即是文化不甚進步經濟不甚發達的國家，有時因為沒有力量維持多妻的

家庭，這種制度也很通行。

綜合以上的五種婚姻制度，我們可以下個結論道：短期和羣婚是婚姻制度的初步，到了一婦多夫和一夫多妻制，可以算是半成熟時期了，至於一夫一妻制發達時期，那可以算是婚姻進化的最高峯。

IV 家庭組織的變遷

家庭組織是隨時代而變遷，所以原人時代的家庭組織和十九世紀的不同，古希臘的和現在美利堅的不同，寒帶民族的和熱帶民族的又不同，因爲家庭的內部的組織和社會上的各部組織，都有互相表裏互相影響的作用，無論甚麼風俗習慣政治經濟心理宗教等等，和家庭組織都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研究家庭組織的變遷，至少要明瞭社會上其他的外力，對於社會發生何種的影響，然後才有頭緒。

現在將其犖犖大者分做三層說：

（A）經濟的影響　我們已經說過家庭是代表社會中最早產生的單位，在古代的家族中，狩獵的收獲，田地的自然物產，全歸家中普通管理，分配給附近親屬，後來在牧畜及農業時代，才有私人管理業產的制度，土地孳畜歸於家屬，住屋及較爲直接的貨物和動產則歸個人管轄，由是家庭便成爲經濟中心了。到了以後就不然了，家庭的收入儘經過家長的手裏，其他的只盡職地做他們的事情，其實這種家庭組織還不如從前那樣比較經濟些，美國在殖民時代（Colonial Time），編績、紡織、以及平日常用的物品，都在家庭中製造，這可以做最經濟的家庭組織的刊例，也可以表明未分工未用機器以前原始家庭的特性。至於五十年前經濟生活的變遷，影響於家庭生活委實是極大的。婦女們謀生本能的成立，以及便於自謀生活良好機會的增加，給他們以自立的便利，因而舊時家庭的羣衆團結力便因而渙散了；並且因爲工廠生活的利便和工人們集合的結果，家庭的經濟官能便漸漸地成爲不重要了。所以最近調查的結果，只就美國說：約有七萬多的婦女們不在家裏工作，多在磨房公司

和店鋪裏過活。實業是這樣的發達，差不多把家庭的經濟基礎推翻了。婦女們在家庭經濟便難於獨立，所以他們此後的職務只限於（一）生理方面——養子，（二）社會功能方面——育子。若使他們想離却家庭往外工作，那末對於生理社會，兩方面都失其功能了。但是，現在已從家庭工業時代進爲工廠工業了，經濟組織的變遷影響於家庭的組織，是個不變的定律，也沒有法子避免的呵。

（B）心理的影響　家庭中的情愛感情的進化，對於社會安甯的原始和安全，均有極重大的關係。種族的繁殖漸成人類愛感最後衝動的基礎，但我們不能說道：家族和家庭是惟一的愛情的基礎。我們只能承認道：家族和家庭是博愛主義對於其他種種影響力的最高發源地，把社會的構成和理想中所發生的情緒掉開，那末人類野蠻性的伸張便難於阻止啦。家庭關係已經把家庭觀念和家庭思想調和一下，將來更能夠使人類因許多共同扶助的必要點而聯合起來，因爲羣衆的利益和溫和，是全從家庭聯合中的情感帶來的。

（C）宗教的影響　宗教對於家庭生活所發生的關係確很密切，所以許多作者都誤認宗教爲家庭的基礎。其實這是很沒理由的錯誤，因爲家庭是建築在生物的基礎上，並非在宗教的基礎上，宗教能夠使家庭的思念加強并且會給以相當的補助，那是我們所知道而承認的。我們只看母系家庭時代的情形便可以知道了，在那時代，祖先的祭祀視爲一種極重大的典禮在每個家庭裏；都有一個特別的祭壇，以便崇拜所謂英雄者，這樣使家庭羣衆更見聯絡，并且養成一種強健的抵抗力，和爲生存同他種族奮鬥的精神。至於缺乏宗教範圍的種族，簡直是輕視聯合的必要，因而也沒有團結力了，這樣一來感情的刺激和思想的狹小便跟着齊來，所以從歷史觀點上說：宗教對於家庭組織進化的影響，是不能不稍加以注意的。

V. 結論

綜合以上所討論的結果，歷史上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家庭組織完全是社會組織

的基礎，自產業革命之後，他底組織從繁絮趨爲簡單；他底功能更從狹義的家庭方面趨向廣義的社會方面，因爲從前一個人只算得家庭一份子，現在却成爲社會一份子。生產業革命之後無論男的女的，大部分都有不得不在工廠裏謀生的趨勢，這是經濟組織的根本改變，和經濟組織有密切關係的家庭組織自然也隨之動搖。我們可以用歸納的法子下個判斷道：在家庭工業時代，大家庭制度還有其立足的所在，一到了產業革命工廠工業時代，在各種環境下，大家庭制度根本推翻，小家庭制度便應運而生。這種家庭組織在經濟組織根本不搖動以前，我相信是可以永久存在着，因爲他是最適合不過的，我們不是已經說過，家庭組織和婚姻有密切關係的嗎？現在根據事實，我們更可以明瞭，以現在的情形說，一夫一妻的婚制是工廠工業時代最適合於小家庭組織的制度。

末了不才的兄弟已把家庭組織進化稍稍加以一番研究，其中自然難免錯誤處，所以還望表示同意的同志們加以指教。（完）

（新聞報）

犯罪的原因

陳寶鍔

犯罪問題，是一個極重大的社會問題，把它當做社會問題，從廣義上去討論，便可以說犯罪是一種反抗現在社會所公認之標準，或和它相衝突的行爲，也卽所謂離常經畔常道的行爲，（這自然不是從法律上的定義說的）所以我們要考察一個社會的情形，必預考察個人在社會裏能夠任意行動的程度，然後纔能明白這個社會的法律道德的大概標準，凡異於這個標準的行爲，普通認爲犯罪；犯罪和不犯罪，由這一點講起來，原是我們心理上有沒有情緒、感情、情義（Sentiment）的衝突，由這衝突發出來有沒有與世抵觸的行動，這樣，就可讞定犯罪的普通原因，近年以來有許多精嫻犯罪學的學者提倡在監獄裏創設犯人養病院，用科學方法研究犯人精神上生理上種種狀況，以期改良刑罰和監獄待遇，我記得去年八月在倫敦和某法學家參與世界監獄會議，聽過一位意大利 Turin 大學的醫科教授卡納納(Prof M. Carrara

）自誇說「犯罪人類學發源於意大利地方，著名犯罪學學者羅伯祿梭（Cesare Lombroso）在 Turin 監獄裏創辦的精神研究科，成績斐然，迄今意國全境仿辦不少」，根據我所知及我那時所聽到各國人的報告，歐洲到處都有同樣的組織，譬如巴黎警察所，設有精神檢查部，司太師堡（Strasbury）大學和該處的監獄，共立有這種專門學校，其它在 Bavaria, Cologne Madrid, London, Birminbam, Ghent Antwerp & Moscow 等處都有，美國及南美之 Brazil, Buenos Aires 也有相彷彿的機關，並且很發達。凡此，其最初的目的不必說是想改良監獄，後來竟以研究各種事實對於犯罪行為的影響，去追溯犯罪的原因；於心理學上有極好的貢獻。

但是說到犯罪的原因，却不是一椿容易的事，社會的生物的關係非常複雜，若僅用普通道理去找出催確切的原因，竟會找不出來，大概講起來，由於兩種元素的交相為用，——一是個人自遺傳上得來而形諸於外的一種行為，一是完全受社會環境影響的，質言之，一種是自然的元素一種是教養的元素。雖然，這樣分法不免近於

人爲的，我們平常看得很明白：人類行爲多起於生物的作用，縱使環境有時影響到它，也須合乎生物的需要或變遷，比方說人受經濟的壓迫去偷竊或賣淫，因爲這類事給他或她一種滿足身體需要的方法，——爲這樣下級的衝動力所驅使，掩着面孔去幹，久之且「顧而樂之」！可是我們也可以那樣辯說：個人固有的機體上的先天餘跡，也許是他的祖先得自環境遺下來的，關於後一層，甚至於通常不相信遺傳的人也不容易反對，試舉一有毒害的影響爲例，如陳年的癲狂，本來偃伏在 Parental Germ Cells 的，一旦發出，會影響子孫的發展和神經組織，此兩種元素這樣的參互交錯，實是不容易分別。但是，仔細考研起來，這兩種元素之單獨運用的地方，也不是絕對沒有，(一)先以原來起於生物——生理的——原素的瘋癇而論，人人固然有因操勞過度或外物激刺而發瘋狂的，但其主要原由純因他有這特別的病態根性，就說戰禍震撼社會生活及戰後經濟痛苦一事——上次大戰，依精神病院的統計報告，除臨陣戰慄病 (Shell-shock) 外，患精神病或類似精神病的比例，並沒有增加，

又如通常男人在社會上及工業界活動較女子爲多，自然受此中煩苦也更利害，然而男女患精神病的數目幾乎沒有差池，這都可以證明瘋癲起於生物原素，和環境沒有什麼大關係。(二)反之，以原來起於社會狀況的影響，如酗酒一事來講，確與上述的不同，飲酒太多，可以麻醉精神的能力，減少大腦的機能，而又可以疲勞感情，迨至疲勞的感情一起，縱使個人生理上的組織非常强固，勉强去從事，其所業務或凌亂不整，或優絀相間，和身體素來衰弱相等，不會有相當的效果，這因爲純是倚賴環境的，綜合來說，瘋癲、酗酒、和犯罪在性質上有相同之處。

現在以犯罪去比擬酗酒與瘋癲，那麼犯罪更近於酗酒，酗酒和犯罪同因應經濟關係而起，彼此有密切的關係，據美國邦吉 (W. A. Bonger) 所調查，富歲則商業與旺，工作繁多工資昂貴，作亂犯罪的事隨之減少，當財政支絀之年，罪犯便增多了，男人酗酒的時候比女子多，犯罪亦然，因此文明國家爲此訂了許多法律去預防，或禁止它，是想從社會環境方面做點補救工夫，但是專從環境方面設想不見得全然

有效，因爲犯罪之事決不會風行無忌，倘若個人自己沒有生成一副犯罪的根性。

我們僅管照上文假設的講，但若一讀自十九世紀以來的犯罪學書，才知道關於此類的議論還多，舉幾個顯名的做代表，羅伯祿梭說「一個眞正謀反犯事的人，係一種特別與衆不同的生物」，「他本是能缺陷無力應付社會生活的人，且有不少的生理上解剖上特質」，由此推論，可以說天下有一種生成的強盜，兇手與娼妓，自是有人看犯人是賦有多種兇殘極惡，現代人類不需要的性質的元始人，也有人說犯人的「反社會的本能」是屬於各種病態現象，如羊癇症之屬，不是僅僅反常的「Abnomal」。羅氏學說並未得一般人承認，後且被法國人類學者 Manowvier 駁斥，但所謂「研究犯人人格是研究犯人生物原素的良好方法」一層，確是羅氏的特見，後來經許多學者多方用實驗方法研究，其較有價值的，惟有德國伯埃 (A. Baer) 和英國戈林 (C. Yoring) 二氏的實驗，他們證明犯人生理解剖的構造，與奉公守法的普通人的是一個模樣，可惜戈林建築了一變相的羅伯祿梭學說，雖然他曾推翻羅氏固有的

主張，照戈林意思，犯人和低能兒有連續的關係，低能兒長成了什九犯罪，其所以然的緣故係因知慧上的缺陷是犯罪的大根原，他根據實驗結果的分析，把犯罪歸納到精神虧缺上面去，把智慧上稍有虧缺看作犯罪的必要條件，一般人信奉其說，以為「低能」之於罪犯，猶之乎銅渣之於黃銅，積銅渣鍊所以造成黃銅，積「低能」的份子所以構成罪狀，其實他的學說，依然與羅伯祿梭的無殊，二氏承認罪犯是一種生理的根性的結果，不是環境影響的產物，理論縱然十分充足，不合事實，也不外是空論罷了。而且他們把人類的才智（Aptitude）和舉動（Act）混了宗，如法國Menoveurier 所指出的，所以不免將天賦的才智和運用此才智的舉動之結果，弄不明白，一個踰牆鑽穴的盜賊是以他的舉動不是以他的才智著稱的，但是技術精密的盜賊，必然大有才能，羅伯祿梭戈林却忽略這一層。

總之我想，沙林文（W. E. Sullivan）主義的比較是妥當的，他以為凡有犯罪行為都是社會元素和生物元素交錯為用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有機體的根性和環境交錯為

用的結果。但這兩元素發而施諸實行，爲犯罪的原因複雜已極，不能在這裏詳述，

上面說的，僅是各家關於犯罪的原因的大略，眞像一段贅話，或偏而不全的話了。

（現代評論）

近世刑罰論之史的發展

（十周年紀念論文）

王惠中

一 緒說

法者以維持社會秩序爲目的之團體的規律也。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謂人爲社會的動物，捨實行社會的共同生活而外決不能孤立而獨存，蓋社會生活者以社會構成員之相互利益爲前提之生活也。然欲使此種生活能日進於繁榮之域，非賴社會自身有整然不紊之秩序不可。善乎，德之公法學家耶律勒克（Jellinek）之言曰：『秩序者社會存立之要件也。由於秩序而社會構成員之利益始得保存，無秩序之社會，吾未見其能保障各人之利益也。』社會秩序既重要若是，勢非有一定之團體的規律以維繫之不爲功。蓋不如此，則恐有如霍布士（Hobbes）之言，隨時隨地皆足起「

萬人對萬人之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社會將永無寧日也。

道德及宗教雖亦能維持社會之秩序，然其效果遠不如法之敏切，故舉凡法治國家(Rechtsstaat)莫不以法制爲維繫社會秩序之不二法門。就中如刑法之本質在以科刑爲防衛法益(Rechtsgüter)之手段，此人所共知者也。雖然，刑罰自身實一社會的害惡也，換言之，刑罰者對於犯人所科之苦痛也。然則以刑罰爲根幹之刑法，何故能爲維持社會秩序之團體的規律乎？且刑罰自身是否具有目的，苟有之，則其目的安在？關於此點之議論，實近世刑罰論發展之關鍵也。今請依其發展之順序逐一論之。

二　古典學派之刑罰論

古典學派(Klassische Schule)之刑罰論乃建設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us)及意思自由論(Willensfreiheit)之上。個人主義以個人爲中心，不認社會之實在；而意

思自由論則以人爲具有理性之動物，且爲自由意思之主體，舉凡個人之自由活動皆得依理性之要求以爲之。此派之主張以爲，凡人當其行動時，無論其爲善爲惡，莫不有選擇之自由。苟違反理性之要求以爲惡（即犯罪），則報之以惡（即科之以刑罰），亦理性之要求上所生之當然的結果。故對於此派之主張，吾人得以應報主義（Vergeltungstheorie）名之。惟屬於此派之學者，其論調未必盡同，今擇其尤者略述如下：

(a) 康德之道義的應報說

康德（I. Kant, 1724—1804）之刑罰論，道義的應報說（sittliche Vergeltungstheorie）而已。氏之言曰：『社會之成立實根據於人人各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之公約，此公約不外實踐理性之無上命令（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質言之，即道德法（Sittengesetz）之命令是也。此種命令，除以遵守之一事爲目的外，幷未附帶任何條件，故凡與此命令相違反之事，其事自身即有受制

裁之價值。約言之，刑罰者，以違反無上命令為理由，對於違反者所科之苦痛是也。復次，吾人對於由犯罪所生之不均衡，苟不設法以恢復之，卽懷不快之感。刑罰者與犯人所作之害惡相均衡之社會的害惡也。』

(b) 黑格兒之法律的應報說、

康德以違反無上命令為科刑之理論的基礎，誠能打破盧梭(Rousseau)、貝加利亞(Beccaria)等民約論者之無根據的詭辯。(註)然依康氏之說，則犯罪害惡也，刑罰亦一害惡也，凡有一定之犯罪，必須有一定之刑罰以隨伴之。——卽所謂以應報的正義(Instalionis)為標準而決定刑罰之種類及程度——其結果，極端正當之事適成極端不正而已(Summum ins summa iniuria)。故就此點而言，吾人當採黑格兒(G. F. W. Hegel, 1770—1831)之法律的應報說(rechtliche Vergeltungstheorie)。黑氏以法律為一般意思之表現，對於侵害法律之特別意思宜與以否定，實為論理之當然。黑氏有言曰：『刑罰者法之否定之否定(Negation der Negation des Rechts)也

。故刑罰自身，在形式方面雖帶有否定及破壞之色彩，然在實質方面實具備調和及建設之性質。何以言之？蓋刑罰者恢復法律秩序之手段也。」

(c)阜耶爾巴哈之心理強制說

阜耶爾巴哈（L. Feuerbach, 1804—1872）之心理強制說（Theorie des psychologische Zwangs）乃以康德之無上命令說爲基礎。阜氏以國家爲保障相互交錯之自由之法的共同團體；凡侵害他人之權利，即與國家之目的相牴觸，故科之以刑罰，乃理性之所要求。然爲防遏犯罪計，實有制定強制制度之必要。而此種強制制度可分爲外部的及內心的（心理的）之二種。權利未受侵害前阻止犯罪之成立，及權利既被侵害後則命犯人賠償之，此外部強制之使命也。然僅恃外部強制，其效果甚微，故爲豫防犯罪之發生，捨內心強制之外，實無善法。阜氏以爲凡犯罪之發生，大抵因犯人以侵害他人之權利能滿足自家之情欲，故國家爲防止犯罪計，宜豫先制定刑法以威嚇世人，俾其知因犯罪所受之苦痛（刑罰），較諸因犯罪所獲之快感爲尤大。

由是觀之，阜氏之刑罰論亦帶有應報之色彩。其與康德異者：康氏不認刑罰有相對之目的，而阜氏則認刑罰有一般豫防（General prävention）之效果，此其特徵耳。故對於阜氏之說，吾人得以相對的應報說名之。

（註）關於近世刑法之理論的研究，當推意大利米拉諾(Milano)人貝加利亞(Cesare Beccaria,1738—1794)爲始祖，然貝氏之說實本於盧梭之民約論(Contract Social)。氏在其犯罪及刑罰(Dei delittile delle pene 5764)一書中有言曰：『凡人莫不享有心之自由；而民約之內容不外人人各犧其自由之一部，合成之以作秩序維持之用。故刑罰自身乃建設於合理的要求之上，明矣。』雖然，貝氏之說實無根據之空論也，蓋依氏之說而推論之，則科刑之根據乃出自犯人自家之同意，其爲詭辯也，不待論而自明。

(d)科賫爾之贖罪說

代表黑格兒之刑罰論者當首推科賫爾（J. Kohler, 1849—1919）。黑氏以犯罪爲法之否定，故本諸論理的要求，實有處罰犯人之必要。雖然，犯罪者對於社會秩序之現實的侵害也，故以刑罰加之犯人，乃出自實生活的要求。科氏之言曰：『刑罰

者對於犯人所科之苦痛也。因犯人領受苦痛，社會始得廓清；詳言之，刑罰有消滅罪業之力，犯人因受刑罰，其責任始得解除，社會始能恢復其固有之完善的狀態。故刑罰之輕重，當以犯人之性格與其心理的苦痛之大小為標準而定之。」此科氏贖罪說（Sühnetheorie）之要旨也。

三 實證學派之刑罰論

古典學派之刑罰論乃建設於十八世紀之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之哲學之上，已如前述。反之，實證學派（Scnola positiva）之刑罰論則以十九世紀中葉達爾文（C. Darwin）等所唱之進化論（Evolution theorie）為基礎，實別開生面之研究也。進化論認人類不過生物之一種，故其活動常以能維持生存及適應環境為目的；苟認人類活動為出自自由意思之判斷，徒見其說明之不充分耳。此派之主張以為人類之活動常受意思必至論（Willensnotwendigkeit）之支配。詳言之，人類之活動莫不為個人之性格

（個人的原因）及環境之狀況（社會的原因）所影響；犯罪者犯人不能依社會通常之方法以維持其生存時所採之非常手段也。故國家爲使犯人仍能適於社會生活，非先究明其犯罪原因，然後以能順應其性格之特異的刑罰科之不可；蓋刑罰之目的乃在對於犯人而防衛社會故耳。故此派之刑罰論，通常皆以目的主義（Zwecktheorie）或刑罰個別主義（Individualisation de la peine）名之。今請將其代表學說略述如左：

(a) 龍布羅梭之犯人論

龍布羅梭（C. Lombroso,1836—1909）者意大義實證學派之始祖也。彼因多年從生物學上研究犯人之結果，以爲犯人自有生以來卽具有爲犯人之素質，所謂生來性犯人（Delinquento nato）是也。龍氏在其大著犯人論（L'uomo delinquente, 1876）中有言曰：『犯人者不能順應社會進化之落伍者也。蓋就吾人從生物學上研究所得，隨時皆可發見犯人之精神及肉體常與普通人不同。其所以如此者，因受隔世遺傳（atavismo）之影響，其精神肉體皆與生於上古野蠻時代之人類祖先相同。故具備此種犯

罪相（Tipo criminale）之人實不能順應社會之進化，明矣。犯罪者因不能以常人之生活方法以遂其生之保存時所採之非常手段而已。故對於犯人宜適應其犯罪相而爲種種之處置，與待遇病人無異也。」

龍氏之生來性犯人說雖爲學界攻擊之的，然龍氏之研究特注意於犯罪之個人的原因，且主張須依犯人之性格而加之以適宜之處置，在刑法學上實爲哥白尼古斯（Kopernikus）之轉回，此其功績之不可磨滅者也。

(b) 費理之犯罪原因論

費理（E. Ferrie, 1856年生）之犯罪原因論實本於其師龍佈羅梭之學說，然費氏特注力於犯罪之社會學的研究，此其功績也。今依費氏關於犯罪原因之研究，將犯人之種類列舉如下：

(甲)從犯罪之社會的原因分類之，則爲：

(1)慣習性犯人（Gewöhnheitsverbrecher）此種犯人雖無先天的犯罪性，然因感

染外界之惡習，又因常出沒於監獄之中，遂於不知不覺之間漸失其辨別是非善惡之能力。其結果常乏道德的抵抗力，且有怠惰及累犯之特性。

(2)偶發性犯人(Gelegenheitsverbrecher)　此種犯人本無犯罪之性質及傾向，然因其抵抗外界誘惑之能力極弱，且無豫見行為之結果之明，遂至於犯罪。

(乙)從犯罪之個人的原因分類之，則為：

(1)生來性犯人(Geborener Verbrecher)　此類犯人之性格實由於祖先之遺傳，故帶有先天的犯罪性。其道德觀念甚微，不能辨別是非善惡，且偏狹執拗，常具早熟及累犯之特徵。

(2)癲狂性犯人(Wahnsinniger Verbrecher)　此類犯人因精神發生障礙，不能節馭其犯罪的動機；心神喪失者，心神耗弱者及道德狂等實此類犯人之代表也。至精神障礙之重要原因當推遺傳及酒精中毒。

(3)激情性犯人(Leidenschaftsverbrecher)　此類犯人之感情異常敏銳，每因受些

微之刺激亦能卒然爲惡。然待其發作經過後，則有如幻夢之初覺，其感情亦能冷靜如常人，且能悔悟其行爲之非。

由是觀之，犯人之種類既有不同，則處置犯人之方法亦當依犯人而各異，此自明之理也。費氏在其犯罪社會學（Sociologia criminale, 1881）中說明之，曰：「犯罪之原因大概可分爲社會的及個人的之二種。社會的原因中最重要者當推教育關係，社會的乃至個人的經濟狀況及其他社會之必然的現象；而個人的原因中之最重要者遺傳，性格及心理的或生理的不正則等是也。故爲阻遏犯罪計，除應個人的原因而爲特異之處置外，尤宜同時究明犯罪之社會的原因，且設法根絕之。」此費氏根本思想之大要也。

(c) 嘉諾法羅之自然犯罪論

嘉諾法羅（R. Garofalo, 1852 年生）之犯罪學（Criminologia, 1885）一書，其特色在力說自然犯罪（delitto naturale）。依嘉氏之說，則犯罪爲存在於人類社會中之

必然的現象，不爲特定時代之事情及要求所左右，亦不爲立法者獨特之思想所影響。換言之，犯罪非法律所創制之人爲的事物，實自然的現象也。犯罪旣爲自然現象之一種，則犯罪之認定，不宜依法律上之構成要素之分析，勢非依人類感情之分析不可。至關於感情之分析，當以研究犯人自身爲必要。嘉氏以爲，犯人因受遺傳及墮落之影響，其心理作用爲變態的。所謂自然犯罪者，道德意識痲痺之結果所生之現象也。故對於犯人之處置法，當依犯人之性質而不同。改善犯人，使其仍能適於社會生活，此一法也。苟認犯人爲不可改善，則覓排除之於社會生活之外，亦一法也。

★ ★ ★ ★ ★

屬於意大義實證學派之學者皆認犯罪爲自然現象，已如上述。今請更就彼等之主張，將處置犯人之方法例示如下：

(1)犯人中有改善可能者及改善不可能者之二種。改善不可能之犯人，其犯罪之

危險性極大；爲保護社會之利益，宜以無期徒刑或死刑科之。對於改善可能之犯人，則宜利用適當之刑罰以矯正其惡習及馴致其真摯的生活。

(2)對於精神障礙之犯人，則宜收容之於特種瘋狂病院之中，且以藥餌療治之。

(3)犯人中有本無犯罪之性質及傾向，然因一時之激發或外界之誘惑以至於犯罪者。此種犯人，其意志力異常薄弱，苟科之以短期之自由刑（Freiheitsstrafe），反使彼等有感染獄中之惡習及變爲慣習性犯人之虞。故對於此類犯人宜以極輕之刑罰（例如損害賠償，罰金等）科之，以警告其將來幷喚起其意志力。

(4)從防衛社會之見地觀之，刑罰之效力極弱，故一派之學者以爲，苟欲澈底地阻遏犯罪之發生，則不可不適用保安處分（Mesures de sûreté）。所謂保安處分者，對於將來有犯罪之可能性者所施之感化，治療或社會的隔離是也。

★　★　★　★　★

(d)李斯特之刑罰目的論

李斯特氏(F. V. Liszt, 1851—1919)一面贊成意大義實證學派之主張，他面受耶寧(Jhering)目的思想之影響，故其刑罰論乃建設於實證論及目的論之上。耶甯曰：『目的者一切法律之創造者也(Der Zweck ist der Schöpfer des ganzen Rechts)。』然則爲刑法根幹之刑罰，其目的安在？此急待解決之問題也。李氏謂犯罪爲社會之病的現象，其在形式方面雖僅爲法律秩序之破壞，然在實質方面實侵害社會生活之利益。刑罰者對於社會的侵害之社會的反動也。故李氏以爲刑罰應有下列之目的，卽：(1)抑制世人之犯罪的傾向，(2)緩和被害者及公衆之感情，(3)順應犯人之性格，或威脅之，或改善之，或排除之於社會生活之外，以保社會生活之安全。然在此三項中，李氏特注重第三之目的；蓋李氏既不認應報刑(Vergeltungsstrafe)之價値，則注重特別豫防(Spezialprävention)，實理論上當然之結果也。

四　結論

由以上之論證，可知古典學派及實證學派關於刑罰之見解，其立足點各不相同；

因之，兩派之論爭亦相持不下，所謂刑法學派之爭（Streit der Strafrechtsschulen）卽指此耳。今請略評論之，以作本文之結束。

古典學派以犯罪爲違反理性之行爲，刑罰爲報復犯罪之手段，對於刑罰之本質固可爲圓滿之說明，然因之遂不認刑罰有相對之目的，其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明矣。蓋據社會進化之法則，則社會之活動常由本能的反動漸向從生存必要之打算上所生之反省的行動進行；一切文物制度亦莫不由反射的而進於自覺的。雖然，應報主義，社會的反射運動也；目的主義，社會的自覺運動也。故從社會進化之原則着眼，吾人不能不捨古典學派之應報主義，以採實證學派之目的主義。且依近時各國之犯罪統計，則犯罪有增加之趨勢；且累犯者人數之增加率常較犯人全般之增加率爲尤大。僅此二端，亦足見目下刑事上之設施勢非參酌採用實證學派之主張不可。現代諸文明國皆以改正刑法爲急務（註），蓋爲此耳。然則實證學派之理論果能滿足吾人之欲望乎？曰，是又不然。

（註）諸國之改正刑法草案中最爲世人所注意者，當推意大利草案（總則）及德意志草案。意大利刑法改正委員會之委員長爲實證學派之泰斗費理氏，故一九二一年發表之草案純依實證學派之意見作成，今將其特色例舉之，則爲：(1)排斥立於責任觀念上之刑法，(2)對於犯人之危險性質而防衛社會。

德意志自一九〇九年以降至今日，前後共發表四種之刑法改正案（一九〇九年案，一九一五年案，一九一九年案及一九二五年案）。此四種草案莫不帶有刑事政策之色彩。就中，一九二五年案在形式上避去責任觀念，且廣汎地承認裁判官之自由裁量，此其特色也。

彼實證學派之功績，在究明犯罪之人類學的要素及社會學的原因；且主張適應犯人之性格而科以特殊之刑罰，從他面言之，即主張刑罰之目的在對於犯人而防衛社會之利益；此無論何人皆不能否認者也。雖然，此派之主張決不能滿足世間一般之感情。蓋依此派之見解，則對於犯人是否有科刑之必要，不能以犯罪事實之輕重大小爲標準，當以犯人此後仍有犯罪之危險性與否而定之。換言之，此後無犯罪之危險性者，縱令罪大惡極，亦無科刑之必要，苟有犯罪之徵表，即無犯罪之事實，亦

須科以刑罰。故此種思想不能與世間一般之感情相容洽，明矣。復次，苟依此派之主張，則對於犯人之責任能力實無糺問之必要，不獨此已，且對於無能力者之處罰，勢非較能力者加重不可。何則？蓋無能力者侵害社會利益之危險性較能力者爲大故耳。此外，苟依此派之論旨，則刑法上之責任論及違法論直等於蛇足，刑法之精神，其不亡也，幾希！

由是觀之，古典學派及實證學派之主張，皆各有其缺點，然則比較合理之刑罰論應兼二者之長，且超越乎其上，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據吾人之見地，應報爲人類之本能，正與自己保存及種族維持爲生物之本能相同。自古迄今，刑罰之種類雖數不勝數，然未帶應報之性質者，孤陋如余，實未之前聞。據吾人之觀察，則刑罰之本質爲應報，其內容爲苦痛，其目的爲社會秩序之維持。雖然，刑罰自身實一害惡也。此爲害惡之刑罰，何故能維持社會之秩序乎？科賓爾氏解之，曰：『此無他，苦痛之力能贖清罪過，解除責任，及助長社會調和故也。』

（學藝）

自殺

澤雷

自殺這件事，佛家是反對的，耶教也是反對的，都以爲自殺是一樁極大的罪惡，但是不論宗教家如何反對自殺，事實上很不幸，自殺竟常常有的。去年（一九二七年）我們遠東自殺了兩個名人，一個是我國的王國維，他是自沉於昆明湖死的，一個是日本的芥川龍之介，他是仰藥自殺於田端寓中，這兩位是學者和文士，所以他們自殺了，便轟動了東方的學術界文藝界。去年日本各地平常人的自殺，以及我國革命軍勢力初到長江流域時土豪劣紳的自殺，實在是不少，只因爲他們是平庸人，世人不大注意罷了。

自殺這件事，在日本，眞是司空見慣的，常常可以遇到，戴季陶先生看出日本人有一種特殊的自殺觀念與其他民族的自殺觀念有所不同，他頗推崇日人的特殊的自殺說道：

「日本人的自殺，我們可以用兩種區分來研究：一種是普通和別的民族沒有分別的，懦弱至於不能生存乃至不敢生存的自殺，屬於這一種。一種是很特殊的，在自殺者心理狀態上，含得有一種積極的意義，物質無常和精神常住兩種觀念，很明晰地現出在自殺者的意識上面。在別的民族自殺方法的選擇，普通是選擇世人所認爲痛苦最小的，最消極的，不須努力的方法來行，投水投繯者之多，全是爲此，而在中國，更多一種吞鴉片自殺的人，在這一種人當中，有許多自殺的決心很不明確，最後因爲到底遇不着救星或是救的方法時間錯過了而死，然當其服毒時，還是希望中途遇見救星，使他旣可以不死，而他生存中的可憐又得原諒，這更是懦弱至於不敢生存時而尙存着不願死不願卽死的倖存心理。在這一種心理當中，決看不出一點物質無常和精神常住的觀念來。日本人的切腹，決不是如此的，切腹是痛苦最多的積極的必須努力而後能達目的的自殺方法，自殺者在死的時候，還是積極的保持他很明晰的生存意識，很堅強的奮鬭精神，到最後一剎那

為止，不願意拋却努力的義務，不使身體有傾斜，不使十字後有偏倚，不把使用後的武器隨意散亂着，生存中作他生存意義的主義，是貫徹到底，更不存着自殺途中幸而得救的打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繼續到他的最後一剎那。」(見新生命創刊號日本人的信仰力和愛美性)

戴先生這一段自殺的方法論上說明日本人的特殊自殺觀念確是透澈極了。

我常常想人如果要自殺，也要自殺得美一點，藝術一點，我雖不敢像戴先生那般說吞煙、投水、投繯自殺的人，有許多自殺的決心是不明白的。我却也反對吞鴉片自殺，據說不抽鴉片的，吞了鴉片，腹中極端地難過，而且會嘔吐，吐到滿地，實在齷齪得很；吞紅燐火柴自殺和吞鴉片自殺不相上下，當然也不行；至於吊死，那更不美了，吊死的人，眼睛彈出，拖出着一個血紅的舌頭，懸空着身體，直掛着四肢，那副情景實在太醜惡陰慘了。隨園詩話裏有一首吊死鬼的詩，正描出吊死的可怕：

眼如魚目徹宵懸；身似柳條終日掛；月明風緊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

我們看了這首詩，能不感覺吊死鬼的可怕？吊死的醜惡嗎？

芥川也以爲吊死太醜惡，他的致舊友的手札中說：『吊死固然可以達到死的目的，然而想到吊死的樣子，不禁感到美的嫌惡了。……所以最後決用仰藥的一途了，仰藥雖比吊死苦痛，但不特沒有吊死那樣不美，而且沒有蘇生的危險。』他果然最後仰藥而死了。

但是在我們蘇嘉湖一帶，却認爲吊死是「古典主義」的自殺方法，據說：因爲明朝崇禎皇帝是吊死的，所以凡是吊死的鬼都有一點優越權，就是能走過橋的，由土地公公扶持過橋去，其餘的自殺鬼都不能過橋，譬如溺死鬼，吞鴉片鬼等。至於吃紅嶙火柴，用手槍擊自己腦殼等等自殺，那是後起的新方法，大抵是「浪漫主義」的，做了鬼不能過橋，理所當然了。

然而吊死無論其如何爲古典主義的，我總覺得太醜惡了，我以爲自殺的方法中，

還是用刀來自殺最爲藝術的，但未必一定是要切腹。我們想雪白的刀，亮光閃閃的，突然猛向喉頭一刺或向腹上深深地一劃，立刻鮮紅的血就湧出來，湧出來，雪白的短刀早已染成血紅的了，這種情景不是比吊死吞鴉片等自殺，悲壯美麗得多嗎？俗語說：「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正可借來說明用短刀的自殺悲壯美。

明費宮人被李自成擄了去，強行把她嫁給他的一員猛將羅某，她是早存自殺的決心的，可是她先要殺死了羅某，然後再自殺。陸次雲描寫她道：

「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尚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頸粉項而悠然逝矣。」

你看這種自殺殺人的情景多麼美呀！而且正合杜威太太所主張的：「要自殺，先要殺死幾個該死的人。」

法國著名小說家法朗士在那本傑作泰倚思裏所描寫羅馬公史當時代一個斯多噶派

的哲學家安克利德的自殺，很能顯出那時代這種哲學家的自殺的情態。『安克利德說：

「我希望當就我正在矯正我自己的時候，專心盡我一切責任的時候，死神來找到我了，在死神面前，我將向天伸起我純潔的兩手，我將對神明說：神明呀！你們放在我靈魂的廟堂裏的你們的形像，一點也沒有被我汚穢，并且我在你們的形像上懸掛着我的思想，有如懸掛着花束，僧侶頭上的帶子以及花冠一樣，我是跟從着你們神明的思慮而生活着的，我已活得夠了。」

講着這樣說話的時候，他將兩臂伸向天空，他的臉上輝耀着光亮。

他靜想了一回兒，接着他非常快活地又說起話來了。

「安克利德，生命離開你吧！有如成熟的橄欖，感謝着擁抱它的樹木，祝福着養育它的大地而落了下來。」

說完這幾句話，便從衣衫的摺襞裏拔出一把短刀來，他就猛向自己胸口刺了進

去。」

安克利德這個老頭兒的自殺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他這樣鎮靜地用短刀來自殺，我們却覺得很美，據說羅馬奈龍時代，有等貴族自殺得非常藝術的，他們當男女歡宴之時，一面嘴裏唱着歌，一面用刀子來割開手臂上的血管，讓鮮血滴在一個美麗的磁盆裏，歌儘唱，血儘滴，血滴完了，歌聲也沒有了，人也在歡喜愉快裏自殺了。

除開了用刀子來自殺以外，我們覺得從極高的高山上跌下去，跌得粉身碎骨，倒也有點悲壯的美感。投水自殺也還行，不過有個條件的。要投水須投到大海裏去，投在小小的河流裏是不好的；第一因爲小河是經不起猥褻的人身體去一投的，人投身小河裏時，小河的半靜美麗就被振破了，因自殺而破壞自然的美似可不必。第二投身小河裏的人，過不了一兩天，就要浮起來，變成發胖的浮屍，發散腐化的屍臭，甚至弄得水都腐敗而害公衆的衞生，這是自殺得太不道德？所以要投水自殺，至少要投到大海裏去，像上海的黃浦江自然不覺得太小了，給洶湧的怒濤捲入幾千尺

的海底，或者趨着落潮去葬身大魚的肚中，都是很勇壯的。

以上所說的話，只是季陶先生的論日人自殺所引起我對於自殺方法的一點私見。我要聲明：我並不要自殺，因為我很愛那生命的，我覺得生命很好，雖則我有時也悲傷，也失望，也痛苦，甚至也哭泣，然而我終究還極愛那生命。生命！悲喜哀樂中的生命！是何等的好呀！至少在我這樣青年時代，我不愛死，所以我也不愛自殺。

這篇東西寫好後十多天，上海發生一樁新聞：就是馬振華女士的情死，馬的投河，乃因見疑於愛人汪某，不是處女，無以自明，乃不惜以身為殉。汪某見馬女士死後，便在身上繞了繩子，趕往黃浦江救生局前，將身上繩子結身木排上後再投河，其所以將繩子結於木排上者，據云恐怕被水衝去。照汪某這種行為看來，像戴先生的批評自殺，如果應用到我國人身上來，真是還覺得十二分的寬恕的。

(申報)

自殺問題

林越聲

自從馮振華女士尋出了一條向黃浦江裏跑的出路以後，這兩個月中間，許多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男女，因爲不能解决本身痛苦的淵源而自殺的，我們雖沒有去作一個詳細的統計，然而據報紙所載的，續續連連已經不下二三十件了，這固然不能完全說是馮振華案所引起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夠說這是陡然的現象。在這裏邊，當然是一個問題，有值得我們去探討追尋的必要。

不過很奇怪的，社會上忽然發生了這樣駭人聽聞的自殺數量，然而並沒有人來注意討論這個問題，雖然唱文明戲的老板們也排過幾本新劇，影片公司的明星們也會攝過幾卷影片，那不過是借着死人發財吧了，並不是拿着當一重大的社會問題來討論，至於學者之流，社會學家，也許因爲這種事，並沒有繫國大政重要，不值得毫費精神去討論，更一聲不響。但是不知道在這個小小的問題當中，雖然在他的本身

也許看不出政治上的關係來，可是牽動所及，恐怕還有比政治更重要的問題糾纏在裏邊。

所以要談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攏攏統統的給這些死者加上一個『弱者』或『輕生』的批評就算完了，同時也並不是含含混混說是『社會的罪惡』所能夠解決的；並且我們更不需要來估計余美顏的死價值輕，或者是劉維賢的死價值重，我們只能夠就着這整個的現象，找出他社會的背景合時代的關係加以探尋分析，就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了。

因此要了解這個問題的社會背景合他的時代關係，馬上就有兩個討論點擺在我們面前。

第一：這許多自殺案件的發生，究竟是甚麼原因？

第二：爲甚麼在這時候忽然發生了這許多的自殺案件？

（A）自殺案件的一般的原因：

關於這一點：自殺是一種罪惡，自殺是懦弱的行爲，這是當然的。不過自殺者都是因爲受了周遭的惡勢力所包圍，受了環境的支配與壓迫，在掙扎而無可再掙扎的時候，才會發生這種這種消極的觀念，厭世的主義，不然，一個人除掉瘋子與傻子以外，絕對不會發生樂於跳黃浦江吃毒藥水，這種自殺——任管那個人——很明顯的是受了某一種惡勢力的驅使而造成的，因此社會對於他們的自殺是不能不負重大責任的，我們不能夠專去責備自殺者，把社會丟掉，無論如何己先決定，社會的毒惡，是造成自殺的原因，於今，我們姑且不去管他誰個自殺的本身上所發生各別的原因，只就一般的綜合起來去推勘一下，大概是不外乎下列的三種社會原因所造成。

(一)：經濟生活的壓迫。

(二)：舊道德的支配。

(三)：性愛的枯煩。

（一）在目前的社會制度底下，整個的受了資本主義的支配，尤其是在帝國主義手中次殖民地的中國，一方面受了國內的資產階級的壓迫，另一方面又受了國際資本主義的操縱，社會狀態是一天一天資本主義化，社會上一般的經濟生活一天一天的提高，隨便那許多僱傭勞動底下在機器生產的工人們，合店員們，小手工業者，不但是生計困難，不能維持，幾乎他們全部的生命，都操在廠主，老板手裏，工資、待遇，甚之罰工、停工，一切都由廠主老板的意識去決定，因而最後就有失業問題的發生。於是一方面便有勞資衝突的問題，一方面就有了失業無以自活，自殺案件層出不窮的現象，這種自殺，名之曰自殺，而其實便是資本家的操刀，試看最近這下列的一件事，就是很明顯的實例：

小泉門立興祥綢緞莊店員穆少棠因被店東無故減薪，憤而吞烟自盡。

就這段簡短的事實，我們已經不用詳細的解釋，這種的原因已排在面前，是不是他們自己的懦弱？是受不了社會的壓迫？難道這種自殺，還應該責問他們嗎？

（二）新舊道德的衝突，目前已經到了極端，尤其是在物質進化最速的都會市場，許多事件中，都能看得出這種衝突的現象，在這過渡期間，舊的道德舊的禮教已經搖動不穩，而社會上的青年男女，一方面已開始向參新的企圖，但另一方面猶是被了那舊道德舊禮教所牽絆，隨使他們感到徬徨、猶豫、徘徊在歧路的枯煩，而同時社會上一般骸弄的迷戀者總是露出次一般冷酷的獰臉，向着他們，使他們無以自容，隨不能走入消極的一途，而至於厭世自殺。

我們看馬振華問題，其初則汪馬自由結合，繼則因『處女膜』問題而成爲雙方爭執的要點，這種舊禮教的傳流、觀念，姑勿論雙方所爭執的誰是眞實，然而一方面已拿着舊禮當了工具，一方面却衝不出舊禮教的包圍，在這種原因之下，馬振華的自殺，我們不應指責該如一般舊勢力下的人們，指責他是『失身』，或是『犯罪』，我們嚴正歸罪汪世昌，但更要看清他所持的工具——舊禮教。

同時，我們還要知道這種舊禮教一方面已經動搖，一方面還能夠繼續的施展他的

權威，而能夠支配一切人們思想的原因，就是現社會是在新舊過渡期中，那這『處女膜』『守宮砂』的鬼把戲問題，原是宗法社會底下所持的護符，現在社會物質進化過程，已經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宗法社會底下的殘燈，已經沒有再維持的力量了，不過威權者爲保持他們的威權，仍不能不借他來作了暫時的維持，因此便有這種社會上的矛盾的現象，因此才造成這類自殺者的發生。

（三）說到因爲性的枯悶，因爲戀愛的失敗而走到自殺的途徑，就表面上看只是個人本身的問題，牽連不到社會上了，但是試看在此資本主義社會底下，戀愛是完全受了經濟勢力的支配，戀愛寄託在甚麽上邊，勢力、慾肉、金錢……，各種魔力抗制在青年男女的愛的死疇裏邊，使他們所認定的愛也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變成一種商品化的東西，因此自然而然就會發生了急戀、誘惑、各種的現象，由這各種的現象再進一步，就會容易有失戀而倒戈等危機的發生，而使戀愛也合時代一般，成了一種顛動不能隱定的形式，在這種形勢底，青年男女一面制不住性的狂燥

，一方面又使自己的愛無所寄託，不能隱定，因爲愛煩抑鬱，輕則有 Hysteria病的發生，重則容易流入消極自殺的一途。

並且在此資本主義社會底下，物質生活條件一天一天的提高，社會因物質的進化，漸漸的由質樸而推進到奢華；一切青年男女，在此新式市場上，平日目所睹，耳所聞，都是肉的香，肉的臭，肉的氣息，肉的衝動，自然而然造成了性的苦煩。然而在目前的經濟制度底下，戀愛是被了經濟的支配，他們沒有方法能夠跳出這個圈子，找到他們的出路而解除這種苦悶；因此，有的就成了金錢勢力的屈服者，浪漫、墮落，拿着他自己的愛玩弄社會，供社會玩弄，但是結果一到經濟方面或精神方面，一感到困厄倦怠，不能應付的時候，立刻就頹廢下去，以至於消極，再至於訴諸自殺的一途，余美顏便是此類代表。同時，還有一種人，一面因性的煩悶不能解除，但他又不肯甘心去作性玩的勾當，於是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情變態的行動，單戀、亂愛、各種不同的形式，使社會上常常發生．男的追逐女的，女的追逐男的，

好幾個女的追逐一個男的，好幾個男的追逐一個女的，現代一般的小說，就很能表現出這種現代變態心理下性愛的現象。然而社會的勢力壓在他們的頭上，經濟的勢力壓在他的頭上，使他依然還是找不出出路，結果，頹廢、色情狂、性病，到了最後仍是被壓迫着走的自殺的路去，劉維賢又是這一類的代表。

歌德在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一七七八年以後版本卷頭上，有這樣一句詩：「請做一個堂堂的男子喲，不要步我的後塵。」可是現在一般青年男女都在步他的後塵，這是爲甚麽？這當然不是命令式所能夠解決的，第一，先看他們的背後有一個惡魔——社會——在支配着。

關於以上所舉的，在自殺問題當中，所找出的社會原因，大概是如此的，結果是：自殺是懦弱的行爲，但是操刀者却是社會。

（B）在這時候忽然發生這許多自殺案的原因：

以上關於自殺問題的，社會問題已經敍過，不過爲甚麽在這兩月中間，這種事件

發生的特別的多，又是甚麼原因呢？我們當然不能說這兩月中資本主義才發展到最高潮度，同時，我們更不能說這一羣自殺的男女，因爲享受了北伐成功後的革命幸福，因此自由的不高興生活，所以很甘心願意自殺；那末是爲甚麼？這其中又有甚麼原因包含在裏面？

要了解這個問題，應該先看我目前中國的政治情形是如何的，社會情形又是如何的，然後才可答覆這個問題。

第一，我們要看最近統治階級的情形是如何？這個問題，我們看雖然目前中國的政治，一方面統治階級不住的在那明爭暗鬥，而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說的是一個暫時的穩定；在他們衝突的明爭暗鬥中，政治便不會有新的發展，而呈露出一種紊亂矛盾的現象；而同時又是一個暫時穩定的局面，全國的現象統在一沈悶的狀況之下，於是統治階級爲適用他們的政治行動，所以向着這資產階級的廠主、店東、老板等，徵收各種賦稅，——如二五庫等等——而廠主、店東、老板等又只有向工人店員

方面減薪停工，以補他們的損失，因此便成這樣的一個形式，就是廠主，店東，老板等直接的剝削羣衆，政府都是間接的向着羣衆討取。並且廠主、店東、老板，因爲得到政治上的穩定，——尤其是在停止民衆運動的政治情形之下，工人運動在被政府高唱出整理勞資的過程當中，資本家方面，無形中得到政府的一個護符，因此事實上便對於工人店員做出許多停工、開除、減薪的把戲，於是結果在兩重原因之下，使形成一個大批的失業，在大批的失業中間，便發生了工人店員的生計的窘厄，於是沒有出路可尋的自殺事件，便適合以上所敍的社會原因第一種，而且在工人店員當中，在這個時候，正是鬧這種問題最高潮度，於是自殺事件也就隨着這個潮流，一件一件的層出不窮了。

同時在這個時間，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勢力因爲統治階級勢力暫時的穩定而穩定，使他很自然的，毫無阻礙的顧得到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儘量的提高，儘量的發展，於是社會的奢靡風氣一天一天進展，結果在最正中的市場的建設，是突然的超

躭以前，上海一埠所謂物質的文明（從租界當局最高的政治設施，一直到跳舞賽狗的小玩藝止）幾成巴黎雛形。而一般男女，在此資本主義社會的浸潤之中，一面感覺到生活的困厄，一面又制不住這種新市場上各種淫奢東西的引誘，結果，有的加重了經濟的壓迫，有的受了資本主義的淫靡風氣的沉溺；加緊了以上所講的第一第二兩種社會原因。也是最近突然發生許多自殺案件的原因。

並且統治階級的政治設施本身上已結成了一種不能維系的狀態，一方面竭力向着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進展，而另一方面又因要維持他們目前對於社會的統治，又不能不備用舊的勢力來控制一切，因此成了一種畸形的矛盾狀況，而使社會上發生紊亂衝突的現象，在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社會的進化，現在是感到有新的企圖的必要，而統治階級為壓抑他們却又相反的，而後轉的趨勢（如引用舊禮教，恢復文言文，起用舊官僚政客），在這種紊亂紛擾的形勢底下，使一般民衆，感到苦煩了，愈是四面掙扎找不出出路，而這種新舊衝突，更是這種自殺問題的一切原因

在客觀方面既然有以上新述的種種情形，而主觀方面，則又是一般民衆——尤其是青年男女，在此矛盾的狀態底下，政治的煩悶，社會的煩悶，一天一天的加重，而在這加重的中，找不出路中，再加上物質社會的突進，更容易引起了性的煩悶；而性的煩悶也因爲政治社會的矛盾，依然還是找不到出路，於是三方面共同的支配了各種不同的社會心裏，使他們——一切自殺者——雖然有各別的個人原因，而在目前這種現象，總是具有了一種、二種、或者三種同時都有的主觀的原因，於是成了江海氾濫不可遏止的大批的自殺案件的發生。

總之，在最近一兩月中忽然發生這許多自殺案件的原因，我們當然不承認是偶然的，雖然有人講這種潮流的狂濫當中，一般煩悶的人，在他們波動所及，容易起心裏上的變化，所以才有這種現象。然而我們知道要先有煩悶，然後才容易受他們的波流所及，這先有的煩悶，便是以上所敍的原因——目前的社會政治的矛盾衝突的

造成，而同時於這一幕自殺的案件中，我們更從這裏反證出目前的政治社會的衝突矛盾的現象。

關於目前自殺案件的社會原因合時代的關係，都已經找出，由以上所述的各點，可以很明顯看出這種現象在背後所支配着他們的東西，因此我們不僅是不能攏統的罵他們是『弱者』或是『輕生』，我們更不能夠如一般冬烘先生，硬拉到道德禮教上去，我們很簡明很爽直可以答覆這個問題，就是：

社會環境的壓迫，時代現象的矛盾，逼死了他們！

一切徘徊在黃浦江頭的人們，一切拿着毒藥水尚未嚥進肚皮裏的人們，你們要自殺，你們先看看使你們自殺的原因吧！

七月十八日。

（上海）

自殺的意義

哲生

自殺的多事，有人至拿來解釋國民性的強弱。年來國內自殺的事體時有發生，是生活壓迫日見增加的緣故呢，還是人生解釋日見認眞的緣故，我們還不能研究出一個結論來。

我現在把一個美國醫生甘夫氏的意見（Edward J. Kempf's on the Meaning of Suicide）譯述出來。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自殺對當事人自身的意義。至於所以引致自殺的社會條件，則暫置而不問。

因學校中常發生青年自殺的事件，於是引起報章及一般社會的議論。近年以來，青年自殺的數量似稍減少。我們對於自殺的意義，如有所了解，庶幾可平一般社會的憧恐。我們不能尋出一個自殺的根本原因或有生之樂的根本原因；更不能抹殺了

前者的原因，而鼓吹後者的原因，來引致理想幸福世界。有人以為某種事業中，曾有人自殺，於是說某種事業，如何有危害於此中人的可能，這原是很笨的話。無論什麼事業，無論那種人類活動的範圍，都有引致自殺的可能的。

聚種種年齡，種種國別的自殺者而研究其自殺的意義，他們或當自殺而得被救，或自懼甚深，以為有自殺的追念，而不能自制。從這樣的研究，我們得以了知許多自殺的原因，及其結果之如何可以重為適應。

任何常態之人，皆有一種愛好生命，保持生命，享受生命之熱求。這種熱求，根本是生理的，所以有種種變遷和差異。牠從一個方向進行時，牠便促進了人們對於生活健康愉快的愛好。牠從別一方向進行時，牠便引致了弱病，無能和煩惱。有時簡直使人感到一種傾向於人格頹毀或死亡的壓迫。

從理論上講，一種感情或情緒的轉向，——從生命愛好到自殺——在任何人格中可以發生，如此人格被迫而生活在被壓迫的狀況之下。而實際上，則人們雖有自殺

的傾向，但總是爭扎着不能自了。假使有人對於自殺的壓迫覺得日見增加，但一想識別個人的自殺行爲，便似乎非常可怕，這種恐怖的心理，大有保全自我的價值。如再加上宗教上的見解，如不死，如自殺者身後的受罰，都可使自我保全的心理日固，人類想繼續生活的欲求，得宗教上善死者永有愉快的信念，和人間愛實現的希冀，而益使其根基深厚。這樣的常識和宗教連合起來，愈使吾人覺得生命值得一活了。

我們從自殺的情緒上來研究自殺的意義，我們發見至少有八種感情的形式可壓迫吾人傾向於自殺：

(1)從宗教的信念，或忠貞的心理出發，以爲義務所在，爲臣者必殉其君，爲妻者必殉其夫，爲屬下者必殉其首領。

(2)以爲吾人身死以後，轉可獲得一種生命之新形式，求實現此狂熱之信念，乃不惜以身一試。

(3)軍事失敗，將受死刑，以自殺爲逃刑之手段。

(4)自覺對於同伴有妨礙，而同伴在事實上確有顧及其人，自蒙大難之危險（如年荒，船毀及大戰）時，則自殺以免累。

(5)俘虜自殺，以逃酷刑或收編爲奴之苦。

(6)爲顛狂的戀愛熱所迫，而發生衝動的自殺。

(7)畏罪怕羞而自殺——避犯罪的處罰，逃吞款的追求，畏社會的唾棄，畏疾病，畏不幸，畏顛狂及性的惡習。

(8)報復性的自殺，如自覺受人中傷或戀愛失敗。

第八類的自殺，在今日的美國爲數最多。所以本文後頭要特別把牠的意義討論一下。從愛好生活轉變到愛好死滅，這一個過程，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如吾人的活力之感，向前、向外、向上的進迫，以造成環境及人間的關係，而此種關係，且多少是滿足的，則生活之享受得以實現。如活力之感愈精細，則種種自

私的動機，如對於權力、淫慾、報復、諂諛之希求，必可漸趨減少，而個人的行為，漸趨於人道的，公正的，雖處生活爭存之中，也能感到更大的生活趣味。在這種樣式中生活着的人，是決不會自殺的。

要實現生活的愛好，要知道如何生活，這是一種藝術。這藝術須由經驗和教育而得，須先對於構成人格之諸情緒動程有某程度的了解，須知道如何創造的生活來滿足這些情緒動程。一個人獲得了這種藝術，且進而使此藝術適合於日常生活之真際，則其人決不致為失望、不幸、疾病、與窮苦所毀害。據醫生的經驗，凡能愛人，能存一點前途希望的人，決不會感想到自殺的壓迫。

一切自殺的壓迫心理，經心理分析的研究，知道有這種心理的人，大概是沒有發達了愛的儲能的。在某種人間關係上，他們的情緒會變方向，而發生一種潛隱的趨向於死亡的壓迫之感。如戀愛實現的可能自覺失卻的程度增大，而戀愛失效之感的勢力日增，則自殺的傾向也就增進。在這個場合，其人一方面抵抗人格中內在的情

縱勢力，一方面抵抗他人之外在的勢力，這兩重勢力的存在，凡要了解自殺者行爲的人，不可不知。

凡受有抑制或過度活動的人格，都有一種嬰兒囘向慈母的願望。以尋求安適、保護、鼓勵、欣慰、及受愛的愉快。如此種囘向慈母的感情，退到受生以前的平面，甚至轉拉向後，對於一切高級生活的愛戀完全放棄。又如在他人中求愛，或於人生生長之事覺得太兇殘，而前面橫着不可超越的阻礙時，則自殺的傾向增加。因此時生活的能力，也在倒流了。這個環境產生了感情的倒流，思想集中於母愛的記憶，而對於日常生活之困難則無力對付。

形成自殺的壓迫之感，還有一個因素。這因素便是對於報復的衝動。換言之，就是毀滅自己以懲罰他人的一種心理。自殺者的關係人，或以血統，或以法律，或以事業而成立關係。自殺者就以自殺爲手段，來報復這些人。他以爲他一死，則錯待了他人，便會昏亂，會懊悔，會恐慌，會永不忘却自己的錯誤。這種報復方法的誘

識，在下意識中潛滋暗長。最初只是蘊之於心，聊自解嘲，後來自念不息，竟會不可抑制。

自戀者往往在童年時代，便有一種習慣，以柔情的自我主義給與自己的愛，而沒有一點滑稽的趣味。他給愛時，若受到了戲弄笑罵和冷淡，便不能不有沈鬱的反應。他給與對方以敏感的不健的自覺的愛時，若對方感到他的愛的弱點不能不加以拒絕，這個拒絕，會產生痛苦和恨情，此時情緒的紛亂不能好好的掩藏，更引起了對方的冷淡，甚至惡謔譏諷。這個人如屢次遇到這種情形，屢次要遏抑這種無效的被貶的戀愛，情形就要危險了。

如這個被人拒絕戀愛的人，能夠向對方發憤妒的狂怒，則其人總可回復他舒適的心地。這種類型，如情緒過趨緊張，常常會發生謀殺對方的行動。而謀殺他人，往往可免却自殺。但謀殺或難逃法網，當事人一念恐懼，便不敢做。社會個人的所以能夠安寧，幸虧了這一點。但謀殺既不可，則總向於自殺。在這個悲劇的歧途中——

——謀殺他人或自殺——我們如拿社會安全爲觀點，則讓弱者自殺，似乎好點。但從心理病態的理論上說，則覺謀殺他人和自殺，都不是不遂的戀愛中必要的結局。兩個迷戀的人，他們以狂迷之力使弱者趨於死滅是可以被阻止被覺醒的。第三者陷身於混亂的愛與恨之中，有不得不毀滅他人或毀滅自己之趨勢時，這也可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去救濟他，使他得到一個健全的情緒適應，只要其人不十分固執，能自承抑制下的恨情的弱點就夠了。自承並不先自己給愛以求愛，而一心想爲人所愛的願望，這無異是自己愛戀（Self-love）和嬰兒狹情的自訴，原是很難爲情的。存這種心理的人，勢易爲他人所棄絕。因爲人們總喜愛強者而唾棄弱者的。

許多成人，（不論已否結婚）及青年人，凡習慣所趨，易入這種情緒的歧途，往往是屬於下述的這一種人。他們在童年時，受到情緒的困難，弄得年長以後，完全不能了解自己感情發生時的情形。一般地他們弄得自己忘却了不愉快經驗中重要的細節，而全神貫注於煩惱的徵候，和先入的思想，愛與恨一錯置，他們便在人格中

行毀壞的工作，成了意識下不可控制的勢力。要在他們中喚起這些經驗，把錯置的痛苦的情感提到意識表面來，是很困難的。因爲經了全神貫注的工夫，他們已自形成了補贖的自衛的情感了——即固執和驕傲。

所以自殺者雖素以滑稽樂觀著名，其實他是以此掩飾他的可悲的對於戀愛的無能力。人們對於他的自殺，就很以爲詫異了。

如無補贖之術，或補贖之感破滅時，則其人必趨於沮喪自憐，無以自主流於混亂躁煩悶。此時如拒愛者的人回過來表示。充份了同情和謝罪，則會有情緒重行適應的奇迹發生，對於受人傷害的感情，一行抑制，當事人便很不容易自己覺得這些小小的事體，如假送情眼，如譏笑，如冷淡，會引致如許的抑遏和混亂。這事實是眞的，因爲受害者最初自承時，常受到對方的自以爲是的忠告，和故作不了解的態度。如說：「你這人眞可笑！我們不曉得你的話，請你不要講罷！」這樣一來，情況更難堪了！

這種深感痛苦的內省自愧的心理病者，在幼年時便經受了微弱之愛的拒絕的痛苦。有時做兩親的自己交互的做作愛情，或和一個最喜歡的孩子做作愛情，此時那有心理病的孩子的愛，就大受痛苦了。如此幾經重復，這種心理的類型，便成爲習慣，繼續存在。經過青年期，到了成人，便發生危險了。

這個孩子，不得不自謀保護。於是把他的愛藏起來，免得爲人譏笑和戲弄。又把遺藏起的情緒來設法自行滿足，於是發生種種報復的幻想，如逃亡，如犯罪，如自殺，好讓虐我者終身憂悔。

每一的壓抑愛情或恨情的經驗，其發生時的狀況，似乎足以決定生力緊張之感，將在何種器官發生。如或在心臟，或在頭部，或在胃，或在腸。一經決定，後來便成爲趨向於自毀的衝動的中心因素。因那爲緊張的器官所引起的緊張的感情，是沒有方法解免，也無法可以忍受的。無論用何處置——不管他如何的富於好感和暗示——都不能使這個人格自由。

有許多人，幾次的想自殺。他們試行時，總是向同一的器官下手。而仔細的研究，又發現當他們試行時，這被攻擊的器官，是罹在引起困痒之感。自殺者自己總說有不可忍受的惱悶和難受，思想不能轉移，想像趨於限制，於工作思想游戲都失了能力了。

有許多人經過幾次的失戀經驗，感情所聚的場所，就不分明了。他們自殺的幻想，又自不同。如自殺的前幾天，自殺者在報上看到某人自殺了，這個自殺的人格，與看報者是同樣的一個悲劇的人格，如有名的女演員，政治家，或社會上的闊人。於是他便自認與這一類人同樣。由於這種自認的心理，於是如房屋、橋梁、公園中的椅子，旅館中之房間，對這個慕效的自殺者，都有些誘惑性。他們在這些上面自殺，便自認與以前在這些上面自殺的，屬於同類，因而找到一個新的愛的關係。

有時一個暴躁的自殺試驗不得成功，倒反宣洩了壓迫之感。精神恢復了以後，便沒有自殺的傾向。因為精神一經震撼，感情便行轉向而趨於生命之愛好了。但如經

此以後，人格仍不少變，情緒也沒有重行適應，則其人或不免要再來試一下。

基於心理病者的情緒壓迫趨向於死的心理來解釋，我們不難知道爲什麼有許多人經過大病或大不幸之後，更趨於失望的心理。又如有些人，家中或朋輩中曾有人自殺，他們的自殺事件的暗示勢力，會使一個抑抑自憂的人，把自己同他們歸類，因而潛滋暗長的使他們走上同樣的一條路。

如這種遏抑下來的憤妒的感情，再加上當事者自憐的心理，和家人朋輩的遏抑的態度不能抵拒或擺脫時，則任何含有憂鬱性或病態的材料，便被取爲自解的資料。如文學中，戲劇中，藝術中的病態作品，及社會之不幸死亡與犯罪事件，在他都有暗示的價值。反之如家人朋輩的不公平不審慎的遏抑態度可以攻擊，可以抵拒，則這個可能的自殺者，便會變成一個熱誠的改革家。他以建設的工作，補贖他被傷的感情。如改革成功，其人便成爲革命的社會運動中健全的勢力，趨向於更合乎人性的狀態。雖然有時如拿破崙這種人。曾趨於不可滿足的權力與誇大之愛好。

有時這些被遏抑的人格，因了幸福的婚姻，或生了一個可愛的孩子，而得到人格的恢復。不過這種恢復，其性質至不一定。當事者與妻子間所成立的關係，一旦破裂或消滅，如離婚死亡，則快樂所倚，便會失却。其人重入於失望的抑鬱的情緒之中，而趨向於死滅。

我們如能漸次了解人類的行為，則我們對於人類自殺的事件，便不應有一般的結論。以為自殺只是怯懦和報復兩種心理促成的。自殺如因宗教信仰的壓迫而反對生命之愛好時，其意義與因戀愛實現的無能陷於傾向死滅的壓迫而自殺以圖解脫的兩者必不相同。

青年同老年的自殺，似是根本相同的。一般人以為青年總富於生力和希望，對於失望之事，總能忍受得過去，因此對於青年的自殺，一般人遂以為很可驚異了。實上際，自殺發生的時候，青年的進取感情每較強烈，而家庭中壓抑的勢力幾乎完全不能反抗。

作者的意思，以爲學校中及宗教機關中應有熟諳心理病態及心理分析之醫生，專司診察，使心理異常者還復其情緒之健康。這件事原需要專門的訓練，醫藥學校須於此項學科加以注意。

（東方雜誌）

中國何死人之多耶

俞鳳賓

生命統計　一國衛生程度之高低，可由生命統計測驗之：生命統計，足爲衛生程度之尺度，猶稱錘之於輕重，尺寸之於長短也。故公共衛生計畫之中，甚注重此項統計。所謂生命統計，包括人口、新生兒、疾病、死亡之種種計數。每年計之，以資比較。發見特殊狀況之時，即可設法補救之也。慨吾同胞中之缺乏智識者，往往以疾病壽命，諉之天數，不思防患於未然，不促衛生之進步，殊可憫也！近世文明各國，政府努力於公衆衛生之事業，人民受賜於科學方法之醫學，已得人定勝天之效果，觀其生命統計，可見一斑矣。

各國比較　英國人民，平均年齡，在數十年前，爲四十。今因公衆衛生之發達，已增加至五十八。美國各州之狀況不同，其在紐約數十年前，爲三十六。今以科學療法之醫學，日盛一日，改善社會狀況之處甚多，已達於五十三矣。日本自維新以

來，人民之平均年齡，已臻四十三。丹麥近亦至五十六以上。印度以社會狀況之窘苦，衞生常識之缺乏，其人民之平均年齡僅二十三。吾國尙無切實之統計，惟在北平近有衞生學家，考察都邑人民之平均年齡，僅三十而已。較諸英人僅及其半，衞生狀況之幼稚，不言而喻也。

吾國原因　吾國人民，平均年齡短少之原因，雖不一，然平時兒童死亡數之過多，傳染病蔓延時之無法撲滅，肺癆花柳之廣爲傳播，起居飲食之絕不注意，正當醫藥之不能遍及等等，皆屬重要之原因，吾恐國人平均年齡，在不開通之地，尙不及三十之數也。

嬰孩　嬰孩死亡數，各國均已逐漸減少。在英國依據一九二三年之統計，每千嬰孩僅佔六十九。吾國嬰孩死亡數，據私人調查，有謂每百達二十，卽每千嬰孩中，夭折者佔二百。有謂在下等社會每百達五十以上，卽每千嬰孩死亡數，佔五百以上，以與外國比較，相差遠矣！

平均年齡　平均年齡，與平均分數相彷彿。假使某甲享壽八十，某兒四歲而殤，則此二人之平均年齡，僅爲四十二。故兒童死亡數過多，則平均年齡當然不能升高。此爲不衞生之一種標記，於民生問題，頗有關係者也。

逾格死亡率　民衆之死亡數，在衞生狀況最良之國，每千人爲十至十二。近時南京衞生課調查，每千人中死亡數爲三十。北京有人設法估計，謂每千人中死亡數在二十五以上，比較英德之死亡率，實倍而過之。卽較諸日本，亦多二分之一。今世界公認之標準，每年每千人之死亡，超過十五人者，名曰逾格死亡率，吾國已超過此標準。依上文言，吾國每年每千人中死亡數達卅，逾格之數爲十五。莫謂此數關係極小，每年每千人中多死十五人，則全國計之，一年內多死六百萬人。每省以二十分之一計之，每年逾格夭折者，達三十萬人。此項逾格死亡之數，據專門家之調查，致死於腸胃病、癆病、天花、嬰孩傳染病等者，約佔逾格死亡總數四分之三，其餘四分之一，則死於其他各種傳染病症，非皆不可防止者。換言之，卽衞生狀況

改進後，其中可以保全者，每年不止六百萬人也。

二千四百萬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歐洲之戰，乃世界空前之大戰，鎗炮之猛，殺人之多，人所共曉，交戰之國，凡十二，生命之損失，達一千萬人，乃驚天動地之紀錄，令人咋舌而長歎息者。殊不知吾國逾格死亡之數，二年中已失去一千二百萬人，四年則二千四百萬人矣！則防免方法之重要，可知矣。

默察　予嘗默察吾國狀況，在中下等社會中，每因貧乏，教育缺如，以致健康上感受影響。在號稱上等社會中，既有資產，又得實受教育之機會，惟往往因涉足花叢，遭花柳病之蹂躪；沉湎麴糵，受麻醉品之荼毒；吞雲吐霧，爲阿芙蓉之奴隸；又有俾晝作夜，以阿堵物博輸贏；以致體育日見頹傷，疾病亦日多一日，不啻自就於死亡夭折之途，實宜回頭而猛省也。

可怕　在日本，每人平均資產，得一千七百三十一圓。（據一九二四年統計）每年人口之增加，達一百萬。其膨脹之程度可知。鄙彼不特鎗炮之力，而僅用和平移

民政策對我，已極可怕矣。況吾國人民，自殺之途又太多，若不切實改良，必致人口漸少，大好領土，亦惟有坐待外人之佔領利用而已！

何獨不能

疾病也，夭折也，非皆不可預防者也。在東西洋文明各國，藉衛生常識，公衆衛生之政策，科學方法之醫理，實事求是之行為，以保育兒童，預防疾病，增進健康，延長壽命，吾何獨不能哉？個人之老死，雖不可免；然一羣之生存，當常保其安全。一羣生存之安全與否，視其分子平均生活力之強弱以為差。欲知此中消息，須察生命統計中數字之升降也。